

精忠岳傳

鈇根



說岳全傳

第四十一回

翠家莊岳雲聘婦

牛頭山張憲救主

從來好事豈人謀，女貌郎才自好逑。

千里良緣成佳耦，兩心相得愿相酬。

卻說岳公子跌落陷坑，兩邊伸出幾把撩鉤來捉公子。公子大吼了一聲，那匹馬就猛然一縱，跳出陷坑。公子舞動雙鎗，將撩鉤打開，拍馬便走。

列位看官，你道這班響馬是誰？原來是劉豫第二個兒子劉猗，因打圍逃出，在此落草。當日正在岡子上坐看那兩邊小嘍囉張綱，恰遇著岳公子跌入陷坑，又被他逃脫；見了那匹赤兔馬，好不可愛，就上馬提刀，帶領嘍囉趕將上來。

那岳公子離脫了山岡，一路而來。看看天色晚將下來，無處歇宿。又走了一

程，望見一座大莊院，公子把馬加上一鞭，趕到莊前，已是黃昏時分了。莊丁正出來關門，公子下馬，向莊丁道：『我是過路的，因錯過了宿頭，欲求借宿一宵，望大哥方便！』莊丁道：『我家員外，極是好說話的，但是此時已經安寢，不便通報。只好就在這旁邊小房裏將就暫歇，可好？但是沒有鋪蓋。』公子道：『不妨。略坐坐，天明就行。只是這匹馬怎麼處？』莊丁道：『小客人，我家後頭也有牲口，待我取些料來餵他就是。』公子再三稱謝不盡。當時公子就在小房內坐下，細細的請問莊丁。莊丁訴說：『這裏是叫做鞏家莊。主人鞏致十分好客，小客人若早來時，必定相待。如今有屈了！』公子道聲：『不敢。多蒙相留，已是極承盛意的了！』

按下岳公子在鞏家莊借寓。且說那劉猊看上了岳公子的赤兔馬，領著嘍囉一路追來，不見了公子。看看天色已晚，便問道：『前面是那裏了？』嘍囉稟道：『是鞏家莊了。』劉猊想道：『我久有此心，要搶他的女兒，做個押寨夫人。如今順便，不如打進莊去。』分付嘍囉：『與我打進莊去！』當時莊丁忙報知莊主。莊主慌忙聚集莊丁。出莊與劉猊抵敵，那莊丁那能抵當得住。正在危急，早驚動了門房中的

岳公子，手掄雙鎗，走將出來，大喝道：『強盜往那裏走？』舉起鎗就打。劉猊不會隄防，被公子這一鎗，早已打死。衆嘍囉見頭目已死，只得四散逃走。公子追上又來，打死五六個嘍囉。那莊主鞏致上前接著，同進莊來。

到了堂上坐定，鞏致道：『這位恩公，救我一門性命，望乞留名，他日好補報。』公子道：『我乃岳元帥的長子岳雲便是。』鞏致聽見，連稱：『失敬！』分付家人忙備酒席相待；一面分付把那強盜的屍首收拾。那裏邊安人，偷看公子相貌非常，著人來請員外進去，說道：『我看這公子年紀尙幼，必定未有親事。我意欲招他爲婿，你意下如何？』鞏致道：『我出去將言語探他，便知分曉。』員外出來，對岳雲道：『老妻說：若不是公子相救，一門性命難保，只是無可報恩。我夫妻只生一女，年方一十四歲，要送與公子成親，萬勿推卻！』岳雲道：『婚姻大事，必須稟告父母，方敢應允。』鞏員外道：『只要公子一件信物爲定。待稟過令尊令堂，然後迎娶如何？』公子便在身邊取出那十二文金太平錢來奉上道：『此乃祖母與我小時帶著壓驚之物，即將此錢爲定。日後太平時，再來迎娶便了。』員外收了金錢，當晚請進書房安歇了。至次日，公子別了員外，往牛頭山而去。不提。

卻說牛臯在山上，這一日乃是八月十五日，牛臯坐在帳中，回頭見湯懷在旁，牛臯道：『湯二哥我從今不苦了。』湯懷道：『賢弟不苦了，我就去回覆元帥。』牛臯道：『二哥請便。』湯懷就辭了出來。牛臯分付家將，收拾酒飯，今晚去做盃羹飯。牛臯叫幾聲『兄弟啊！』兄弟叫不答應，又大哭起來，哭個不止，昏昏竟暈倒在墳前了。

這日岳元帥同張保出來探看番營。直看到兀朮營前，元帥道：『這許多番兵，怎保得主公下山？恐一朝糧盡，如何是好！』又看到西南上去，只是一派殺氣迷天，元帥想：『前日高寵死在番營，不知何物埋伏。』在彼看了一番，回轉營中，身體有些不遂，走進後營。命張保：『你去各營要路口子上，叫他們今夜用心看守。』張保領命前去，分付各處守山將校，俱要用心保守。

不道朝廷在玉虛宮內，正值中秋佳節——只有李綱在旁——面前擺著水酒素菜；天子道：『老卿家！想朕如此命苦：前被番人帶往他國，幸虧崔卿傳遞血詔，逃過夾江，在金陵卽位；又遭番兵追迫，若不虧五靈官，怎能到得此地！不知幾時

方享太平也！」說罷，不覺流下淚來。李太師見天子悲傷，便奏道：「陛下還算恭喜的。苦了二位老主公，在北國坐井觀天；吃的是牛肉，飲的是酪漿，也要挨過日子過去哩！」那高宗聽見太師說著那二帝，放聲大哭起來。李綱再三勸不住，只得道：「陛下！古人道得好：『人生幾見月當頭？』值此中秋佳節，且看看月色。以散悶懷，如何？」天子道：「如此，老卿家同去更好。」李綱只得命內侍備了兩匹馬，保了高宗出玉虛宮來。到了靈官殿前，早有統制陶進等上來接駕道：「萬歲爺何往？」天子道：「朕要下山看月色解悶。」陶進道：「臣奉將令守在此處，萬歲爺若下山看月，元帥定要加臣之罪。」天子道：「不妨。若是元帥知道罪你，孤當與你說情。」陶進等只得送高宗太師出了口子，往荷葉嶺而來。有諸葛英亦跪下阻擋。高宗道：「諸事孤家自有主意，決不妨事。」諸葛英無奈，只得放開擋口說道：「太師爺，要保萬歲速回，不可久留！」李太師點頭應允。君臣二人走馬下山，太師道：「陛下正好在這裏看觀番營。」高宗勒馬觀看營頭。

那番營中兀朮，看見月明如晝，遂同了軍師出營來看月色，也到山下偷看此山何處可以上得去。正在指指點點，擡頭觀看，只聽得上邊有人說話響。兀朮忙躲在

黑影之中細聽。原來是康王的聲音，便對軍師道：『上面乃是康王的聲音。我悄悄上去捉他。你可速回營去，發大兵來搶山。』哈迷蚩領命而去。那高宗正在山上，罵那兀朮。兀朮已悄悄走馬上山來，大叫道：『王兒休要破口傷人，某家來也！』高宗，李綱聽見了，嚇得魂魄俱消，忙忙轉馬便跑。兀朮隨後追趕。那諸葛英等上邊瞧見，連忙上前擋住兀朮。又有小校急往元帥帳前擊起鼓來，報說道：『不好了！聖駕私行荷葉嶺下，兀朮已趕上山來了！』

元帥大驚，忙喚備馬。張保道：『張公子已騎了元帥的馬去救駕了。』慌得元帥就步行出帳。不道那張憲因心忙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扯著元帥的馬騎上去，潑喇喇跑下山來。看見諸葛英等俱被兀朮戰敗，正在危急，張憲拍馬上來，只一槍望兀朮面上刺來。兀朮叫聲『不好，』把頭一側，那一槍，把他一隻耳朵挑開。兀朮驚慌，轉馬敗下山來。張憲追趕下來。

岳元帥出營不多路，正遇著高宗，便道：『陛下受驚了！』又道：『老太師！你是朝廷手足，如何保陛下身入重地？此乃太師之過！』李綱道：『此我之罪也！』元帥請天子回轉玉虛宮。

張憲追趕那兀朮，緊緊不放。兀朮進了營盤，張憲踹進去，遠者槍挑，近者鞭打，番將那裏敵得住，直追得兀朮往後營逃走。那張憲追殺了一會，直到二鼓時分，方轉牛頭山來報功。不提。

再說牛皁睡倒在高寵墳上，忽聽得耳邊叫一聲：『牛大哥，快起身去立功！』牛皁忽然驚醒，朦朦朧朧起來，上馬提鎗，衝下山來。那些守山戰將，只道元帥令他下山的，故不通報。這牛皁殺進番營，小番報與兀朮。兀朮大怒道：『牛皁也來欺我？』遂起身下馬，來戰牛皁。牛皁一見心慌，又聽見耳邊叫聲：『牛大哥，小弟在此幫你！』牛皁放心，勾開兀朮的斧，一鎗打來。兀朮躲避不及，早被打中肩膀，回馬敗走。那些衆番兵圍將攔來，牛皁殺得兩臂酸疼，汗如雨下。看看有些招架不住了，便高叫一聲道：『高兄弟！你再來助我一助！』衆番兵看見笑道：『牛皁在那裏說鬼話了。我們一齊上前去拏他。』這一來，頓把牛皁困住了。

會巧岳雲來至牛頭山，望見番營連紮十數里，岳雲道：『妙啊！還有這許多番兵在此，待我進去殺他一個乾淨。』便拍馬搖鎗，大喝一聲：『岳雲公子來踹營

了！』舉鎚便打，番兵難以招架。小番急忙報與兀朮。兀朮大怒，提斧上馬，來與岳雲交戰。兀朮喝聲：『看斧！』一斧砍來。岳公子左手架開斧，右手舉鎚，照兀朮面門一鎚打來。兀朮見鎚打來，向後一退；那鎚在他股皮上一刮，兀朮幾乎落馬，痛不可當，拍馬往旁側而走。公子也不來趕，只是打進番營來，如入無人之境，打得屍如山積，血流成川。打至前面，但見番兵正圍住牛臯在那裏斷殺。岳雲手起鎚落，打散番兵。牛臯看見，也不認得，舉錮亂打。倒是公子高叫道：『牛叔父！不要動手。姪兒岳雲在此！』牛臯方纔定了，卻問道：『你爲何到此？』就同岳雲殺出番營，回山而去。

兀朮這一夜吃了三次虧，本營中又被岳雲打殺多少兵將，只得分付衆將，重整營頭，收拾屍首。不提。

岳元帥在帳中聚集衆將商議，只聽得傳宣官稟道：『牛將軍在外候令。』岳爺道：『令他進來。』牛臯進來跪下，稟道：『小將繳令。』元帥道：『你繳的是何令？』牛臯一想道：『我在高兄弟墳上睡著，不知怎樣下山，殺進番營，得遇公子

同歸。並非差遣，有何令繳？」忙忙改口說道：「小將因知姪兒殺到番營，故此下山救了姪兒上來，現在營門候令。」岳元帥方纔得知牛皋是殺進番營大戰而來，便道：「將軍請起。」牛皋站立旁邊。元帥傳令叫岳雲進來。公子領令進見父親，跪下叩頭。元帥叫他起來，令與衆叔父見過了禮；然後問道：「你不在家中讀書用功，卻到此爲何？」岳雲便將番將來捉家屬，當即殺退之事，稟知岳元帥。又問他一路上來的事。公子又將錯走山東，相會關鈴，打死劉猊，聘定鞏氏之言，一一稟上。岳爺分付岳雲在後營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元帥升帳，衆將參見已畢，站立兩旁。元帥叫張保與公子收拾馬匹，端正乾糧。張保領令。元帥叫岳雲聽令：「爲父的令你往金門鎮傳總兵那邊下文書；叫他即刻發兵調將，來破番兵，保聖駕回金陵。此乃要急之事，限你日期，須得要小心前去！」公子領令，接了文書，辭父出營。張保將文書包好，送與公子藏了。坐上赤兔馬，手掄雙錘，下荷葉嶺而來。心中想道：「我有要緊之事，須從粘罕營中殺出，方是正路。」主意已定，便催馬到粘罕營前，手攏雙錘，大喝道：「小將軍來踹營了！」舉錘便打，殺進番營。正是：

矢石敢當先，生死全不懼。

破虜在反掌，方顯英雄氣。

未知岳公子衝進番營勝敗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

打碎免戰牌岳公子犯令

挑死大王子韓彥直衝營

年少英雄膽氣豪，腰懸囊鞬臂烏號。

衝鋒獨斬單于首，腥血淋漓污寶刀。

話說岳雲拍馬下山，一直來至粘罕營前，大喝一聲：『小將軍來踹營了！』擺動那雙鎚，猶如那雪亂舞，打進番營。小番慌忙報知粘罕。粘罕聞報，即提著生銅棍，腰繫流星鎚，上馬來迎敵。正遇著公子，喝聲：『小畜蠻慢來！』捺下生銅棍，舉起流星鎚，一鎚打去。岳雲看得親切，左手爛銀鎚噹的一架，鎚碰鎚，真是流星趕月；右手一鎚，正中粘罕左臂。粘罕叫聲：『啊唷！不好！』負著痛，回馬便走。公子也不去追趕，殺出番營，竟奔金門鎮而來。

不一日，到了傅總兵衙門，旗牌通報進去，總兵即請公子到內堂相見。公子送過文書，總兵看了，便道：『屈留公子明日起身；待本鎮一面各處調兵遣將，即日來保駕便了。』當夜無話。

到了次日早堂，傅總兵先送公子起身；隨即往校場整點人馬。忽聽見營門外喧嚷，軍士稟道：『外面有一化子，要進來觀看。小的們攔他，他就亂打，故此喧嚷。』傅爺道：『拏他進來！』衆軍士將化子拏進跪下。傅光低頭觀看，見他生得體長身大，相貌兇惡，便問：『你爲何在營外喧嚷？』化子道：『小的怎敢喧嚷，指望進來看看老爺定那個做先鋒；軍士不許小人進來，故此爭論。』傅爺道：『你既然要進來看，必定也有些力氣。』化子道：『力氣卻有些。』傅爺又問：『你既有些力氣，可會些武藝麼？』化子道：『武藝也略知一二。』傅爺就分付左右：『取我的大刀來與他使。』化子接刀在手，舞動如飛，刀法精通。傅爺看了想道：『我這口大刀有五十餘斤，他使動如風，卻也好力氣！』那化子把刀舞完道：『小人舞刀已完。』傅爺大喜，問道：『你叫甚名字？』那人道：『小人乃是平西王狄青之後，名叫狄雷。』傅光道：『本鎮看你武藝高強，就命你做先鋒。待有功之日，另行升賞。』狄雷謝了傅爺。傅爺挑選人馬已畢，擇日起行，到牛頭山救駕。不提。

且說那粘罕幾乎被岳雲傷了性命，敗回帳中坐定，對衆將說：『岳南蠻的兒

子，如此厲害，想必元帥薛里花豹，已被他傷了性命。『忽有小番道：『二殿下完顏金彈子到，在營外候命。』粘罕大喜，就喚進來，同來見兀朮。完顏金彈子進帳，見了各位狼主。你道那殿下是誰？乃是粘罕第二個兒子；使兩柄銀鎚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金彈子道：『老王爺時常記念，爲何不擊了那岳南蠻，捉了康王，早定中原？』兀朮把岳飛兵將厲害，一時難擒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金彈子道：『叔叔爺，今日尙早，待臣兒去擊了岳南蠻回來，再吃酒飯罷。』兀朮心中暗想道：『他也不曉得岳飛兵馬厲害，這令他去走走也好。』兀朮就令殿下帶兵去山前討戰。

山上軍士報與元帥，元帥道：『誰敢迎敵？』牛皋應聲道：『末將願往。』元帥道：『須要小心！』牛皋上馬提鋼，奔下山來，大叫道：『番奴快通名來，功勞簿上，好記你的名字。』金彈子道：『某乃金國二殿下，完顏金彈子是也。』牛皋道：『那怕你鐵彈子，也要打你做肉彈子。』舉鋼便打。那金彈子把鎚架開鋼，一連三四鎚，打得牛皋兩臂酸麻，抵擋不住，叫聲：『好傢伙，贏不得你。』轉身飛奔上山來，到帳前下馬，見了元帥道：『番奴是新來的，力大鎚重，末將架不住，敗回總令，多多有罪！』

只見程子稟到。「啓上元帥：番將在山下討戰，說必要元帥親自出叫。請令憲。」岳爺道：「吓；既然如此，待本帥去看看這小番，怎生樣的厲害。」就出營上馬。一班衆將，齊齊的保了元帥。來至半山裏，觀看那金彈子那生模樣。但見：鑽鐵冠，烏雲蕩漾；駝皮甲，砌就龍鱗；相貌希奇，如同黑獅子搖頭；身材雄壯，渾似猓猓擺尾；雙鎗舞動，錯認李元霸重生；匹馬咆哮，卻像黑麒麟出現——真個是：番邦產就「奧門煞」，中國初來

「白虎神」。

那金彈子在山下，手掄雙鎗，大聲喊叫。元帥道：「那位將軍去會戰？」只見余化龍道：「待末將去拏他。」元帥道：「須要小心！」余化龍一馬衝下山來。金彈子道：「來的南蠻是誰？」余化龍答道：「我乃岳元帥麾下大將余化龍是也。」金彈子道：「不要走，照鎗罷！」果鎗便打。兩馬相交，戰有十數個回合。余化龍戰不過，只得敗上山去。當時惱了董先，大怒道：「看末將去拏他！」拍馬持鎗，飛跑下山來，與金彈子相對。兩邊各通姓名，拍開戰馬，鎗鎗相交，鬪有七八個回合。董先也招架不住，把鎗擺一擺，飛馬敗上山去。傍邊又惱了何元慶，大怒道：

「待末將去擒這小番來！」催開戰馬，提著斗大雙鎚，一馬衝下山來。金彈子看見，大喝道：「來將通名！」何元慶道：「我乃岳元帥麾下統制何元慶便是。特來拏你這小番，不要走，照老爺的鎚罷！」金彈子想道：「這個南蠻，也是用鎚的，與我一般兵器，試他一試看。」舉鎚相迎。鎚來鎚架，鎚打鎚當。但見：

戰鼓齊鳴，三軍吶喊。兩馬如遊龍戲水，四鎚似霹靂轟山。金彈子，拚命衝鋒圖社稷；何元慶，捨身苦戰定華夷。宋朝將士，斫支支敵碎口中牙；金國平章，光油油睜圓眉下眼。你看那兩員勇將，揚塵播土風雲變；這時節一對英雄，攪海翻江華岳搖——真個是：將遇良材無勝敗；棋逢敵手怎輸贏？

二人大有戰二十餘個回合，何元慶力怯，抵當不住，只得往山上敗走。番兵報與兀朮。兀朮大喜，心中想道：「這個王兒，連敗南蠻，不要力怯了，待他明日再戰罷。」傳令鳴金收兵。金彈子來至營前下馬，進了牛皮帳，來見兀朮道：「臣兒正要拏岳南蠻，王叔爲何收兵？」兀朮道：「恐王姪一路遠來，鞍馬勞頓，故令王姪回營安歇。明日再去拏他未遲。」金彈子謝了恩，兀朮就留他飲酒。酒席之間，

說起小南蠻岳雲驍勇非常。金彈子道：「明日臣兒出陣去，決要拏他。」

再說岳元帥回營，傳令各山口上，用心把守；「如今番營內，有了這個小番奴，恐他上山來劫寨。」

到了次日。兀朮命金彈子帶兵至山前討戰。守山軍士報與元帥。元帥命張憲領令下山，與金彈子會戰。金彈子叫道：「來將通名！」張憲道：「我乃岳元帥麾下小將軍張憲。奉元帥將令，特來拏你。不要走！」把手中槍一起，望心窩裏便刺。金彈子舉鎚相迎，心中想道：「怪不得四王叔說這些南蠻了得。我須要用心與他戰。」把鎚一舉打來。張憲挺槍來迎。一個槍刺去，如大蟒翻江；一個鎚打來，如猛虎離山。那張憲的槍，十分厲害；這殿下的鎚，蓋世無雙。二人在山下大戰有四十餘合，張憲看力怯，只得敗回山上，來見元帥。元帥無奈，令將「免戰牌」挂出。金彈子不准免戰，只是喊罵，岳爺只得連挂七道免戰牌。兀朮聞報，差小番請殿下回營。

金彈子進帳見了兀朮，把戰敗張憲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兀朮大喜道：「只要拏了

這小南蠻，就好搶山了。」次日兀朮又同金彈子去看鐵華車，真是十分歡喜。且按下慢表。

再說岳雲在金門鎮轉來，將近番營，推開戰馬，擺著雙鎗，打進粘罕營中。撞著鎗的就沒命，旁若無人。這公子右衝左突，那番兵東躲西逃，直殺透番營。來至半山之中，忽見掛著七道免戰牌，暗想道：「這也奇了！吾進出皆無勇將抵擋，怎麼將「免戰牌」高挂？想是那怕事的瞞了爹爹，偷挂在此的，豈不辱沒了我岳家體面！」當下大怒，把牌多打得粉碎。

元帥正坐帳中納悶，忽見傅宣來報道：「公子候令。」岳爺道：「令進來。」岳雲進帳跪下道：「孩兒奉令到金門鎮，見過傅總兵，有本章請聖上之安，即日起兵來也。」元帥接了本章。岳雲稟道：「孩兒上山時，見挂著七面「免戰牌」，不知是何人瞞著爹爹，壞我岳家體面，孩兒已經打碎。望爹爹查出挂牌之人，以正軍法。」元帥大喝道：「好逆子！吾令行天下，誰敢不遵！這牌是我軍令所挂，你敢打碎，違吾軍令！」叫左右：「綁去砍了！」衆將一齊上前道：「公子年輕性急，

故犯此令，求元帥恕他初次。」元帥道：「衆位將軍，我自己的兒子，尚不能正法，怎能服百萬之衆？」衆將不語。

牛臯道：「末將有一言告稟。」元帥道：「將軍有何言語？」牛臯道：「元帥挂『免戰牌』，原爲那金彈子驍勇，無人敵得他過耳。公子年輕，不知軍法，故將牌打碎。若將公子斬首：一則兀朮擒，先斬大將，於軍不利；二則若使外人曉得是打碎了『免戰牌』，殺了兒子，豈不被他們笑話！不若令公子開兵，與金彈子交戰，若然得勝回來，將功折罪；若殺敗了，再正軍法未遲。」岳爺道：「你肯保他麼？」牛臯道：「末將願保。」元帥道：「寫保狀來！」牛臯道：「我是不會寫的，煩湯懷哥代寫罷了。」湯懷就替他寫了保狀。牛臯自己畫了花押，送與元帥。元帥收了保狀，分付放了岳雲的綁；就令牛臯帶領岳雲去對敵。

牛臯領令出來，只見探子進營報事。牛臯忙問：「你報何事？」探子說道：「有完顏金彈子討戰，要去報上元帥。」牛臯道：「如此你去報罷。」牛臯道：「姪兒，我教你一個法兒：今日與金彈子交戰，若得勝了不必說；倘若輸了，你竟打出番營，逃回家去見太太，自然無事了。」岳雲點頭稱謝。叔姪一齊上馬，來至山前。

岳雲一馬衝下山來，金彈子大喝道：「來將通名！」公子道：「我乃岳元帥公子岳雲是也。」金彈子道：「某家正要擒你。不要走！」舉鎚便打。岳雲提鎚便迎。一個爛銀鎚擺動，銀光逼體；一個渾鐵鎚舞起，黑氣迷空。二人戰有四十多個回合不分勝敗。岳雲暗想：「怪不得爹爹挂了免戰牌，這小番果然厲害！」又戰到八十餘合漸漸招架不住。半早看見，心中著了急，大叫一聲：「我姪兒不要放走了他！」那金彈子只道是後邊兀朮叫他，回頭一看，早被公子一鎚打中肩膀的，翻身落馬。岳雲拔劍上前取了首級，回山來見元帥繳令。岳爺就赦了岳雲，令將首級在營前號令。那邊番將，只搶得一個沒頭屍首回營。乘王子見了，俱各放聲大哭。兀朮命雕匠雕個木人頭滾上，用棺木成斂，差人送回本國去了。兀朮對軍師哈迷蚩道：「軍師！倘若宋朝各處兵馬齊到，怎生迎敵？」軍師道：「臣已計窮力盡。只好整兵與他決一死戰。」兀朮嘿然不語，在營納悶。慢表。

如今要說到那韓世忠與夫人梁氏，公子韓尙得韓彥直，在汝南征服了曹成，曹曉，賀武，解雲等，收了降兵十萬，由水路開船下來。到了漢陽，將兵船泊住。那

漢陽離牛頭山，只有五六十里地面。韓元帥與夫人商議，欲往牛頭山保駕。梁夫人道：「相公何不先差人上山，報知岳元帥，奏聞天子？若要我們保駕，便發兵前去；若叫我們屯紮他處，便下營屯紮，何如？」韓爺道：「夫人之言，甚爲有理。」就寫了本章，並寫了一封書，封好停當。便問：「誰敢上牛頭山去走一遭？」當有二公子韓彥直——年方一十六歲，使一桿虎頭金槍，勇不可當——遂上前領差，說：「孩兒願去。」元帥便將本章書信交與公子，分付：「岳爺跟前，須要小心相見！」公子領令上岸，坐馬望牛頭山來。

行有二十餘里，只見一員將官敗將下來。看見了公子，便叫聲：「小哥！快些轉去，後面有番兵殺來了！」韓公子笑了一笑，尙未開言，那粘罕已到跟前。公子把槍一搖，當心就刺；粘罕舉棍一架，覺得沈重。被公子耍耍一連幾槍，粘罕招架不住。正要逃走，被公子大喝一聲，只一槍挑下馬來，取了首級。那位將官下馬來，走至公子馬前，深深打了一躬道：「多蒙小將救了我性命！請問貴姓大名？」公子道：「小將還未曾請教得老將軍尊姓大名，因何被他趕來？」那位將官道：「我乃藕塘關總兵，姓金名節。奉岳元帥將令，來此保駕。到了番營門首，遇著這番將，

不肯放我過去。戰他不過，逃敗下來。幸得遇見將軍；不然，性命休矣！」公子聽了連忙下馬道：「原來是總爺，多多有罪了！」金總兵道：「將軍何出此言！幸乞通名。」公子道：「家父乃兩狼關元帥，家母都督梁夫人。末將排行第二，喚名韓彥直，便是。奉令上山頭山去見岳元帥，不想得遇總爺。」金節道：「原來是韓公子，失敬了！本鎮被金兵殺敗，無顏去朝見天子。有請安本章一道，並有家信一封，與舍親牛暈的，拜煩公子帶去；本鎮且紮營在此候旨。未知允否？」公子道：「順便之事，有何不可？」金節遂將本章，家信，交與公子。公子藏在身邊；把粘罕首級挂在腰間；又對金節道：「番奴這匹馬甚好，總爺何不收爲坐騎？」金節道：「我正有此意」。遂將坐騎換了。二人一同行至三叉路口，金節道：「前面將近牛頭山了，俱有番營紮住，請公子小心過去！」二人分別。

金節自遠遠紮住營盤候旨，韓二公子卻一馬衝進番營。有詩曰：

躍馬揚威立大功，一朝疾掃虜塵空。

封侯萬里男兒志，願取天山早挂弓。

不知韓公子過得番營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

送客將軍雙結義 贈囊和尚灌天機

猛聽金營笳鼓鳴，勤王小將顯威名。

衝鋒直進渾無敵，虎窟龍潭掉臂行。

卻說那韓公子一馬衝進金營，大喝一聲：『兩狼關韓元帥的二公子來躡營了！』搖動手中銀桿虎頭槍，猶如飛雷掣電一般，誰人擋得住，竟被他殺出番營，上山頭而去。小番忙去報知太子道：『不好了！又來了一個小南蠻，把大狼主傷了！衝破營盤，上山去了。』兀兀聞報，又驚又苦。一面差人打探，一面去收拾粘罕尸首。不提。

再說韓公子到了荷葉嶺邊口子上，守山軍士問明，放進來。至大營前，軍士進帳稟知岳元帥，元帥分付：『請進來！』軍士答應一聲，出來傳令：『請公子進見。』公子來到帳中，行禮畢，便道：『小將奉家父之命，來見元帥，有本章請聖上龍

安。適在路上遇見粘罕追趕藕塘關總兵金節，被小將挑死，將首級呈驗。金總兵雖此二百里紮營候旨，帶有問安本章，並牛將軍家信呈上。』岳元帥大喜道：『令尊平賊有功，公子又得此大功，請同本帥去見天子候旨。』隨即引了公子來到玉虛宮，朝見高宗，將兩道本章呈上，又將韓公子挑死金國粘罕奏聞。高宗便問李綱：『應當作何封賜？』李綱奏道：『韓世忠雖失了兩狼關，今討曹成有功，可復還原職。韓尙德，韓彥直俱封爲平虜將軍；命他引本部人馬去，復取金陵；候聖駕還朝，另加陞賞。』高宗依奏，傳旨下來。岳元帥同韓公子謝恩，辭駕出宮。回至營前下馬。公子卽辭別了岳爺，要回去。岳爺道：『本欲相留幾日；奈有君命，不好相強。』隨叫岳雲送韓公子下山。岳雲領令，遂同韓公子並馬下山。

將近番營，韓公子道：『請公子回山罷。』岳雲道：『家父命小弟送出番營，豈敢有違！』韓公子再三推讓。岳公子決意要送，便道：『待小弟在前，打開番兵，送兄出去。』就把雙鎗一擺，大喝一聲：『快些讓路，待小爺送客！』那些番兵見是打死金彈子的小將軍，人人膽戰，個個心驚。一聲吶喊，俱向兩旁閃開。略近些的，一鎗一個，不是碎了頭，就是拆了背，誰敢上前，一直殺出大營。韓彥

直心中想道：『果然厲害，名不虛傳！我何不也送他轉去，也顯我的威名？』遂向岳雲道：『蒙兄送出番營，小弟再無不送轉去之理。』岳公子再三不肯。韓公子立意要送。岳雲道：『既承美意，只得從命。』韓公子復身向前拍馬衝進，逢人便挑，如入無人之境。番兵已是被他殺怕的了，口中吶喊，盡皆四散分開；近前的就沒了命。二位公子衝透營盤，來至山下。韓公子道：『請兄回山罷。』岳雲道：『既承兄送轉來，自然再送兄出去。』韓公子再四推辭。岳雲那裏肯，復回馬向前，韓公子在後，兩個又殺入番營。那些番兵被他二人送出送進，不知殺傷了多少，一個個膽戰心驚，讓開大路。二人衝出了番營，韓公子再要送回。岳雲道：『何必如此送出送進，送到何時得了？難得我二人意氣相投，小弟欲與兄結爲兄弟，不知尊意若何？』韓公子道：『小弟亦有此心；但是高攀不起。』岳雲道：『何出此言！』二人遂向樹林中去下馬來，撮土爲香，對天八拜。韓公子年長爲兄，岳公子爲弟。二人遂上馬分手。有詩曰：

金蘭結契兩心同，豪傑相逢意氣通。

險阻不辭勞送別，二難濟美大家風。

岳雲獨自一個，再殺進番營，回荷葉嶺來。那番兵被二人殺得害怕；況因粘罕被韓公子挑死，衆王子俱在兀朮帳中悲苦；命匠人雕刻木頭，配合成斂端正，差人送回本國。忙忙碌碌，所以無人阻擋，由他二人進出。那岳雲上山，將送韓公子結義之事，稟知元帥。元帥亦甚歡喜。且按下慢表。

再說韓公子回至漢陽，上船來見父親，稟道：『聖上復了爹爹之職。令我們兄弟領兵復取金陵，不必往牛頭山去。』又把與岳雲結拜之事稟知。元帥夫人，遂命兵船望金陵進發。

一日有探子來報：『留守宗方，殺破杜吉曹榮兩個，威鎮金陵。特來報知。』元帥問梁夫人道：『如今待怎麼處？』夫人道：『我們且將大小戰船，在狼福山紮住，以扼兀朮之路。聞得金山上有個道行高僧，法名道悅，能知過去未來；我們何不去問他一聲，以卜休咎？』元帥道：『夫人之言，甚是有理。』遂備了香燭禮物，上金山來，進了寺門，到大殿行過了香，對神禱祝。禮畢，同夫人觀玩山景；然後來到方丈，參見道悅禪師。禪師接進相見，說明了來意道：『不知後事如何，幸乞

禪師指示！』道悅道：『貧僧有一錦囊，內有一偈，元帥帶去觀看，自有效驗。』元帥領了錦囊，辭別長老，下船來。將錦囊折開，與夫人一同觀看，只見上邊寫道：

「老」龍潭內起波濤，「鶴」教一品立當朝。

「河」虛金人擎不住，「走」馬當先問路遙。

韓元帥笑道：『這和尚空有虛名，誰知全無學問。怎麼一首偈語，多寫了別字？』梁夫人也好生不然。韓元帥就傳令各戰船，齊往狼福山下，紮成水寨。差人往金陵打聽虛實；一面差人探聽牛頭山消息。

且說牛頭山上岳元帥，專等各路勤王兵到，準備與兀朮交兵。兀朮也在與衆王子衆平章商議開戰之事。有探事小番進帳來報道：『啟上狼主：小的探得有南幹元帥張浚，領兵六萬；順昌大元帥劉琦，領兵五萬；四川副使吳玠同兄弟吳玠，統兵三萬；定海總兵胡章，象山總兵龔相，藕塘關總兵岳金節，九江總兵楊沂中，湖口總兵謝昆，各處人馬，共有三十餘萬；俱離此不遠，四面安營。特來報知。』兀朮聞報，遂傳令點四位元帥，向東西南北四路，探聽那一方可以行走。那四位元帥領令

前去。不多時一齊回來，進帳來稟道：『四面俱有重兵；只有正北一條大路，可以行走。』兀朮就傳令曉諭前後左右中五營兵將知悉：『若與南蠻交戰，勝則前進，倘不能取勝，只望正北而退。』誰知探路的，只探得四十餘里，就轉來了；不曾探到五十里外。故此一句，斷送了六七十萬人馬的性命——這也是天數使然也！

卻說岳元帥請天子離了玉虛宮，到靈官殿前，與衆位大臣，都坐在馬上。傳令施放大礮，連聲不絕。那些各處總兵節度，聽見礮響，各各準備領兵殺來夾攻。兀朮傳齊各位王子衆平章元帥，一衆番將，俱各領兵上馬。傳下令來：『今日拌了命，與岳南蠻決一死戰，擒了康王，以圖中原。』

這裏岳元帥傳下令來，命何元慶，余化龍，張顯，岳雲，董先，張憲，湯懷，牛皋……等爲首；帶領衆將，一齊放礮，吶喊踴營。那些各路總兵節度，聽得礮聲，四面八方俱殺將攔來。但見——

轟天礮響，汪洋大海起春雷；震地鑼鳴，萬刃山前飛霹靂。人如猛虎離山，馬似遊龍出水。刀槍齊舉，劍戟縱橫。迎著刀，肩砍背折；逢

著槍，頭斷身開。撫著劍，喉穿氣絕；中著戟，腹破流紅。人撞人，自相殘踏；馬碰馬，遍地屍橫。帶箭兒郎，呼兄喚弟；傷殘軍士，覓子尋爺。直殺得天昏地暗無光彩，鬼哭神號黑霧迷！

這場大戰，真個是天搖地動，日色無光。殺得那些番兵，人屍堆滿地，馬死遍塵埃。岳元帥帶領這一班猛將，逢人便殺，遇將就擒；擺動這桿瀝泉槍，渾如蛟龍攪海，巨蟒翻身。那些衆番兵將見了岳爺，就是追魂使者，了命閻君；一個個抱頭鼠竄，口中只叫：『走走！岳爺爺來了！』

岳爺望見南幹元帥張浚，順昌元帥劉琦的旗號。遂令軍士請來相見。張劉二位元帥，在馬上見了岳元帥，岳元帥叫道：『二位元帥！今日本帥，將聖上並衆大臣，交與二位元帥，速速保駕回京。本帥好去追趕金兵。』遂辭了天子，帶了張保王橫，催兵掩殺。縱辰時直殺到半夜，殺得番兵拋旗棄甲，四散敗走。衆將各各在後追趕。

單講岳爺追著兀朮，連日連夜，直趕到金門鎮相近；有傅光的先鋒狄雷在此截

殺番兵。衆番兵無處逃命，被狄雷殺傷大半。岳爺剛到跟前，狄雷不分皂白，舉起鎗望岳爺便打。一連幾鎗，岳元帥連忙招架，覺得沈重，便大喝道：「你是何人，敢擋本帥去路？」狄雷細細一認，曉得是岳元帥，心中驚慌，懼罪而逃。岳爺只是緊緊追趕兀朮。

兀朮只顧望北逃去。看看來到江口，只聽得衆番兵一片聲叫苦。原來一派大江，並無船隻可渡；後面追兵又近；嚇得兀朮渾身發抖，仰天大叫：「天亡我也！某家自進中原以來，未有如此之敗！今前有大江，後有追兵，如之奈何！」

正在危急，那軍師哈迷蚩用手一指道：「主公且慢驚慌！看這江中，不是有船來麼？」兀朮眼睛一看，卻是金兵旗號。原來是杜吉曹榮的戰船，因被宗方殺敗，故此駕船逃走。軍師大叫：「快來救主！」那船上見是番兵，如飛攔岸。兀朮與軍師衆平章等一齊同下船來。船少人多，那裏裝得盡？看見岳元帥追兵已近，慌忙開去。落後番兵，無船可渡，岳元帥追至江口，猶如砍瓜切菜一般。可憐這些番兵，啼啼哭哭，望江中亂跳，淹死無數。兀朮望見，掩面流淚，好不苦楚！後入讀史至此，有詩弔之曰：

百萬金兵若虎熊，牛頭山下困高宗。
本期穩取中華地，誰料勤王有岳公？

且說那岳爺兵馬到了漢陽江口，安下營寨。差人找尋船隻，欲渡江去，追擊兀朮；忽聽得營門口齊聲喊冤。岳爺便問：『何人喊冤？』早有傳宣來到外邊查問明白，進來稟道：『是七八個船戶。因臨安通判万俟卨，同知羅汝楫，解送糧草至此，私將糧草運回家中，反要船戶賠補，爲此衆船戶在營前喊冤。』元帥分付：『將万俟卨，羅汝楫二人抓進來。』兩旁軍士答應一聲，即將二人一把一個抓進帳來跪下。岳爺喝道：『爾等既爲解糧到此，何不繳令？』二人道：『因番兵圍困牛頭山，只得在此伺候。船戶人多，將糧草喫盡，故此要他賠補。望元帥開恩，公侯萬代，感恩不淺！』元帥大喝一聲：『綁去砍了！』兩邊一聲吆喝，登時繩穿索綁。二人齊叫：『開恩！』旁邊閃過張憲，岳雲跪下稟道：『他二人因見番兵紮營山下，不敢上山繳令，雖係偷盜糧草，理當處斬；但實係日久，情有可原。望爹爹饒他性命！』元帥道：『你且放起來。』二人謝了元帥，站立一邊。元帥向万俟卨，羅汝

楫喝道：『本當斬你二人驢頭。他二人求饒，饒了你死罪。拏下去打！』軍士答應一聲，將二人按倒在地；每人打了四十大棍，發轉臨安。二人受責，謝了元帥不斬之恩，出營自回臨安而去。

忽有探子進營來報道：『探得韓元帥紮營在狼福山下，阻住兀朮去路。特來報知。』岳元帥想道：『這一功讓了韓元帥罷。』遂喚過岳雲來，分付道：『你可引兵三千，往天長關守住。倘兀朮來時，用心擒住，不可有違！』岳雲得令，帶領人馬，竟往天長關而去。元帥大隊人馬，自回澶洲。不表。

且說兀朮敗在長江之中，有那金陵殺敗的兵，將戰船陸續到來南岸上；還有殺不盡的番兵逃來。兀朮分付把船攏岸，盡數裝載。看見北岸有韓元帥紮營，不能過去；兀朮就分付船隻攏齊，查點數目，共有五六百號，計點番兵，不上四五萬，兀朮嘆道：『某家自進中原，帶有雄兵數十萬，戰將數百員。今日被岳南蠻，殺得只贖四五萬人馬，又傷了大王兄，與二殿下；有何面目去見父王！』說罷，痛哭起來。衆平章勸道：『猥主不必悲傷，保重身體；好渡長江。』

兀朮望見江北一帶，戰船擺列，有十里遠近；旗旛飄動如樓櫓，密佈如城牆一般。又有百十號小遊船，都是六槳，行動如飛；弓箭火器亂發。那中軍水營，都是海獸艦，豎定桅檣，高有二十來丈，密蔭相似。兩邊金鼓旗號，中間插著「大元帥韓」的寶纛大旗。兀朮自想：「不過五六百號戰船，如何衝得他動，怎敢過去？」好生憂悶，便與軍師商議。哈迷蚩道：「江北戰船密佈，亦不知有多少號數。須要差人去探聽虛實，方好過江。」兀朮道：「今晚待某家親自去探個虛實。」哈迷蚩道：「狼主豈可深入重地！」兀朮道：「不妨。某家昨日拏住個土人，問得明白。這裏金山寺上，有座龍王廟最高，待某家上金山去細看南北形勢，便知虛實矣。」哈迷蚩道：「既如此，必須如此如此，方可保全。」兀朮依計，即時叫過小元帥何黑闥，黃柄奴，二人近前，悄悄分付：「你二人到晚間照計而行。」二人領命，準備來探南兵。

且說那韓元帥見金兵屯紮在黃天蕩，便集衆將商議道：「兀朮乃金邦名將，今晚必然上金山來偷看我營寨。」即令副將蘇德引兵一百，埋伏於龍王廟裏：「你可

躲在金山塔上，若望見番兵到來，就在塔上播起鼓來，引兵衝出，我自來接應。」蘇德領令去了。又命二公子彥直道：「你也只消帶領健卒一百，埋伏在龍王廟左側。聽得塔上鼓響，便引兵殺出來，擒住番將，不可有誤！」二公子領令去了。又命大公子尚德帶領兵三百，架船埋伏南岸：「但聽江中敲響，可透出北岸，截他歸路。」大公子亦引兵去了。

這裏端正停當。果然兀朮到了晚間，同了軍師哈迷蚩，小元帥黃柄奴三人，一齊上岸，坐馬悄悄到金山腳邊。早有番將何黑闥已帶領番兵，整備小船伺候。兀朮與哈迷蚩，黃柄奴，上了金山，勒馬徐行。到了龍王廟前一箭之地，立定一望，但見江光浩渺，山勢崑崙。正待觀看宋軍營壘；那蘇德在塔頂上望見三騎馬將近龍王廟來；後面幾百番兵，遠遠隨著；便喝采道：「元帥真個料敵如神！」遂播起鼓來，廟裏這一百兵，喊聲殺出來。左首韓二公子聽得鼓響，亦引兵殺出。兀朮三人，聽得戰鼓齊鳴，心驚膽顛。正待勒馬回去，忽然韓彥直飛馬大叫：「兀朮往那裏走？快快下馬受縛！」這一聲喊，早驚得三人飛馬便走。不道山路高低，一將坐馬失足，連人掀下。彥直舉槍便刺。兀朮舉起金雀斧劈面砍來，救出那將，就與二公子

大戰。衆番兵連忙下山逃走。何黑闥接應上船，飛風開去。大江中一聲礮響，韓尙德放出小船來趕，已去遠了。那二公子在山上與兀朮戰不上七八合，被二公子逼開斧，一手擒過馬來，下船回營。

天已大明，元帥升帳，諸將俱來報功。韓元帥大喜，命將兀朮推來。左右一聲得令，將兀朮推進來。正是：

甯中餓虎何難縛，

釜底窮魚命怎逃！

畢竟兀朮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四回

梁夫人擊鼓戰金山

金兀朮敗走黃天蕩

腰間寶劍七星紋，臂上彎弓百戰勦。

計定金山擒兀朮，始知江上有將軍。

那韓元帥一聲分付，兩邊將軍答應，將兀朮推進帳前。元帥把眼望下一看，原來不是兀朮。元帥大喝道：『你是何人？敢假冒兀朮來誑我！』那將道：『我乃金國元帥黃柄奴是也。軍師防你詭計，故命我假妝太子模樣；果不出所料。今既被擒，要砍就砍，不必多言。』元帥道：『原來番奴這般刁滑！無名小卒，殺了徒然，污我寶刀。』分付：『將他囚禁後營，待我擒了這兀朮，一齊碎剮便了。』又對二公子道：『你中了他「金蟬脫殼」之計，今後須要小心！』公子連聲領命。

元帥因走了兀朮，退回後營，悶悶不樂。梁夫人道：『兀朮雖敗，糧草無多，必然急速要回，乘我小勝無意隄防，今夜必來廝殺。金人多詐，恐怕他一面來與我攻戰一面過江，使我兩個遮擋不住。如今我二人分開軍政：將軍可同孩兒等專領遊

兵，分調各營，四面截殺；妾身管領中軍水營，安排守禦，以防衝突。任他來攻，只以火礮弩箭守住，不與他交戰；他見我不動，必然渡江。可命中營大桅上，立起樓檣，妾身親自在上擊鼓；中間豎一大白旗。將軍只看白旗爲號，鼓起則進，鼓住則守。金兵往南，白旗指南；金兵往北，白旗指北。元帥與兩個孩兒協同副將，領兵八千，分爲八隊，俱聽桅頂上鼓聲，再看號旗截殺。務叫他片甲不回，再不敢窺想中原矣。」韓元帥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夫人真乃是神機妙算，賽過古之孫吳也！」梁夫人道：「既各分任，就叫軍政司立了軍令狀；倘中軍有失，妾身之罪；遊兵有失，將軍不得辭其責也！」

夫婦二人商議停當，各自準備。夫人即便輕裝披挂，佈置守中軍的兵將。把號旗用了遊索，將大鐵環繫住；四面遊船八隊，再分爲八八六十四隊，上有隊長。但看中軍旗號，看金兵那裏渡江，就將號旗往那裏扯起。那些遊兵，搖檣的，蕩槳的，飛也似去了。佈置停當，然後在中軍大桅頂上，扯起一小小鼓樓，遮了箭眼。到得定更時分，梁夫人令一名家將，管著扯號旗。自己踏著雲梯，把纖腰一扭，蓮步輕勻，早已到桅杆絕頂——離水面有二十多丈。看著金營人馬，如螻蟻相似；那

營裏動靜，一目了然。江南數十里地面，被梁夫人看做掌中地理圖一般。那韓元帥同二位公子，自去安排截殺，不表。

後人有詩，單讚那梁夫人道：

舊是平康女，新從定遠侯。

戎妝如月孛，佩劍更嬌柔。

眉鎖江山恨，心分國士憂。

江中聞奏凱，贏得姓名流。

再說那日，兀朮在金山上，險些遭擒，走回營中，喘息不定。坐了半日，對軍師道：「南軍虛實不曾探得，反折了黃柄奴，如今怎生得渡江回去？」軍師道：「我軍糧少，難以久持。今晚可出其不意，連夜過江。若待我軍糧盡，如何抵敵！」兀朮聽得，就令大元帥粘沒喝領兵三萬，戰船五百號，先擋住他焦山大營；卻調小船由南岸一帶過去，爭這龍潭儀徵的旱路。約定：三更造飯，四更拔營，五更過江；使帥首尾不能相顧。衆番兵番將，那個不想過江，得了此令，一個個磨刀拈箭，勇

氣十倍。那兀朮到了三更吃了燒羊燒酒，衆軍飽餐了。也不鳴金吹角，只以胡哨爲號。三萬番兵，駕著五百號戰船，望焦山大營進發。正值南風，開帆如箭。這裏金山下宋兵哨船探知，報入中軍。梁夫人早已準備礮架弓弩，遠者礮打，近的箭射。俱要啞箭，不許吶喊。那枯沒喝戰船將過焦山，遂一齊吶喊。宋營中全無動靜。兀朮在後邊船上，正在驚疑；忽聽一聲礮響，箭如雨發；又有聶天大礮打來。把兀朮的兵船，打得七零八落；慌忙下令轉船，從斜刺裏往北而來。怎禁得梁夫人在高桅之上，看得分明，即將戰鼓敲起，如雷鳴一般。號旗上掛起燈球；兀朮向北，也向北；兀朮向南，也向南。韓元帥與二位公子率領遊兵照著號旗截殺，兩軍相拒。看看天色已明，韓尙德從東殺上，韓彥直從西殺來。三面夾攻，兀朮那裏招架得住。可憐那些番兵，溺死的，殺傷的，不計其數。這一陣殺得兀朮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只得敗回黃天蕩去了。那梁夫人在桅頂上，看見兀朮敗進黃天蕩去，把那戰鼓敲得不絕聲響。險不使壞了細腰玉軟風流臂，喜透了香汗春融窈窕心。至今宋史上，一筆寫著：「韓世宗大敗兀朮於金山；妻梁氏自擊桴鼓。」

一聲鞞鼓震高檣，十萬雄兵戰大江。

忠義木蘭今再見，三搗空自說漁陽。

百戰功名四海欽，賢哉內助智謀深！

而今風浪金焦過，猶作夫人擊鼓音。

原來這黃天蕩是江裏的一條水港。兀朮不知水路，一時殺敗了，遂將船收入港中，實指望可以攔岸，好上旱路逃生。那裏曉得是一條死水，無路可通。韓元帥見兀朮敗進黃天蕩去，不勝之喜；舉手對天道：『真乃聖上洪福齊天！兀朮合該數盡！只消把江口阻住，此賊焉得出？不消數日，糧盡餓死，從此高枕無憂矣。』即忙傳令，命二公子同衆將守住黃天蕩口。

韓元帥回寨，梁夫人接著，諸將俱來獻功。蘇德生擒得兀朮女婿龍虎大王霍武，斬得番將何黑闥首級。其餘有奪得船隻軍器者，擒得番兵番卒者……皆不計其數。元帥命軍政司一一紀錄功勞。命後營取出黃柄奴，將龍虎大王一同斬首；並何黑闥首級，一齊號令在桅桿上。是時正值八月中旬，月明如晝。元帥見那些大小戰船，排作長蛇陣形，有十里遠近；燈球火光，照耀如同白日。軍中歡聲如雷。

韓元帥因得了大勝，心內十分歡喜；又感梁夫人登桅擊鼓一段義氣；忽然要與

梁夫人夜遊金山看月，登塔頂上去，望金營氣色。即時傳令，安排兩席上色酒肴，與夫人夜上金山賞月。又將羊酒頒賜二位公子，與各營將官，輪番巡守江口。自卻坐了一隻大船，隨了數隻兵船——梁夫人換了一身豔服，陪著韓元帥錦衣玉帶——趁著光先月色，來到金山。

二人徐徐步上山來，早有山僧迎接，進了方丈。韓元帥便問：『道悅禪師何在？』和尚稟說：『三日前已往五台山遊腳去了。』待茶已畢，韓元帥分付將酒席移在妙高臺上，同夫人上臺賞月。二人對坐飲酒。韓元帥在月下一望，金營燈火全無，宋營船上，燈球密佈；甚是歡喜，不覺有曹公赤壁橫槊賦詩的光景。那梁夫人反不甚開懷，蹙眉長嘆道：『將軍不可因一時小勝，忘了大敵！我想兀朮智勇兼全，今若不能擒獲，他日必為後患。萬一再被他逃去，必來復仇；那時南北相爭，將軍不為無功，反是縱敵，以遺君憂。豈可遊玩快樂，灰了軍心，悔之晚矣！』韓元帥聞言，愈加敬服道：『夫人所見，可謂萬全。但兀朮已入死地，再無生理。數日糧盡，自當活捉，以報二帝之仇也。』言畢，舉起大盃，連飲數盃；拔劍起舞，口吟滿江紅詞一闋。詞曰：

萬里長江；淘不盡，壯懷秋色。

漫說道，秦宮漢帳，瑤臺銀闕。

長劍倚天，霧外，寶弓挂日，煙塵側。

向星辰，拍袖整乾坤；難消歇。

龍虎嘯，風雲泣。

千古恨，憑誰說？

對山河耿耿，淚沾襟血。

汴水夜吹羌笛管，鸞輿步老遼陽月。

把唾壺，敲碎問蟾蜍；圓何缺？

吟畢，又舞一回。與梁夫人再整一番酒席，盡歡而罷。早已是五更時分，元帥傳令，同夫人下山回營。不表。

再說兀朮大敗之後，贖不上二萬人馬，四百來號戰船。敗入黃天蕩，不知路徑，差人探聽路途。擊得兩隻漁船到來，兀朮好言對漁戶道：「我乃金邦四太子便

是。因兵敗至此，不知出路，煩你指引，重重謝你！」那漁翁道：「我們世居在這裏的——叫做黃天蕩；河面雖大，卻是一條死路。只有一條進路，並無第二條出路。」兀朮聞言，方知錯走了死路，心中驚慌。賞了漁人。與軍師衆王子元帥平等商議道：「如今韓南蠻守住江面，又無別路出去，如何是好！」哈迷蚩道：「如今事在危急，狠主且寫書一封，許他禮物，與他講和。看那韓南蠻肯與不肯，再作商議。」兀朮依言，即忙寫書一封，差小番送往韓元帥案中。有旗牌官報知元帥，元帥傳令喚進來。小番進帳，跪下叩頭，呈上書札。左右接來，送到元帥案前。元帥拆書觀看，上邊寫道：「情願求和，永不侵犯。進貢名馬三百匹，買條路回去。」元帥看罷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兀朮把本帥當作何等人也！」寫了回書，命將小番割去耳鼻放回。小番負痛回船，報知兀朮。兀朮與軍師商議，無計可施。只得下令拚死殺出，以圖倣倖。次日，衆兵吶喊搖旗，駕船殺奔江口而來。

那韓元帥將小番割去耳鼻放回，料得兀朮必來奪路。早已下令，命諸將用心把守。倘番兵出來，不許交戰，只用大礮硬弩打去。他不能近，自然退去。衆將領令。那兀朮帶領衆將殺奔出來，只見守得鐵桶一般，火礮弩箭齊來，料不能衝出。

遂傳令住了船，遣一番官上前說道：『四太子請韓元帥打話。』軍士報知寨中。韓元帥傳令，把戰船分作左右兩營；將中軍大營船放開，船頭上弩弓礮箭，排列數層，以防暗算。韓元帥坐中間，左邊立著大公子韓尙德，右邊立著二公子韓彥直，兩邊列著長槍利斧的甲士，十分雄壯。兀朮也分開戰船；獨坐一隻大樓船，左右也是番兵番將，雖韓元帥的船約有二百步。兩下俱各拋住船脚。兀朮在船頭上，脫帽跪下，使人傳話告道：『中國與金國，本是一家。皇上金主，猶如兄弟。江南賊寇生發，我故起兵而來，欲討兇徒；不意有犯虎威！今對天盟誓：從今和好，永無侵犯，乞放回國！』韓元帥也使傳事官回道：『你家久已背盟，擄我二帝，佔我疆土。除非送還我二帝，退回我汴京，方可講和；否則請決一戰！』說罷，就傳令轉船。

兀朮見韓元帥不肯講和，又不能衝出江口，只得退回黃天蕩。心中憂悶，對軍師道：『我師屢敗，人人恐懼。今內無糧草，外無救兵，豈不死於此地！』軍師道：『事已急矣，不如張挂榜文：若有能解得此危者，賞以千金。或有能人，亦未可定。』兀朮依言，命寫榜文召募。不一日，有小番來報：『有一秀才求見，說道：『有計出得此圍。』』兀朮忙教請進來相見。那秀才進帳來，兀朮出座迎接，讓他

上坐；便道：『某家被兩轡困住在此，無路可出，又無糧草。望先生教我！』那秀才道：『行兵打仗，小生不能。若要出此黃天蕩，有何難處！』兀兀大喜道：『某家若能脫身歸國，不獨千金之贈，富貴當與先生共之！』

那秀才疊兩個指頭，言無數句，話不一席，有分教：

打碎玉籠飛彩鳳，

頓開金鎖走蛟龍。

畢竟這秀才有何計出得黃天蕩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

掘通老鵝河兀朮逃生

遷都臨安郡岳飛歸里

兩番敗厄黃天蕩，一夕渠成走建康。

豈是書生多妙策？祇緣天意佑金邦！

卻說兀朮問那秀才有何奇計，可以出得黃天蕩；能使某家歸國，必當重報。那秀才道：「此間望北十餘里，就是老鵝河，舊有河道可通，今日久淤塞；何不令軍士掘開泥沙，引秦淮水通河？可直達建康大路也！」兀朮聞言大喜，命左右將金帛送與秀才。秀才不受，也不肯說出姓名，飄然而去。這也是天意，兀朮不該絕於此地，故遇著此等異人也。當下兀朮傳下號令，掘土引水。這二三萬番兵，俱想逃命，一齊動手。只一夜工夫，掘開三十里，通到老鵝河中，把戰船拋了，大隊人馬上岸，望建康而去。

這裏韓元帥水兵，在江口守到十來日，見金兵不動不變，煙火俱無。往前探聽，纔曉得漏網脫逃，慌忙報知元帥。元帥暴跳如雷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不料道悅

錦囊倚語，每句頭上挨，著「老鶴河走」四字。果然是天機已定，這番奴命不該絕也。」梁夫人道：「雖然天意；也是將軍驕惰玩寇，不爲無罪。」世忠心中憤憤，傳令大軍一齊起行，往漢陽江口駐紮。上表自劾待罪。不表。

再說兀朮由建康一路逃至天長關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岳南蠻，韓南蠻，用兵也只如此！若於此地伏下一枝人馬，某家就插翅也難過去！」話還未畢，只聽得一聲礮響，三千人馬一字兒排開。馬上簇擁出一員小將；年方一十三歲；頭戴束髮紫金冠，身穿可體爛銀鎧；坐下赤兔寶駒，手提兩柄銀鎚；大喝一聲：「小將軍在此，已等候多時！快快下馬受縛！」兀朮道：「小蠻子，自古趕人不要趕上。某家與你決一死戰罷。」舉起金雀斧劈面斫來。岳雲把鎚往上一架，噹的一聲，那兀朮招架不住，早被岳公子攔腰一把擒過馬來。那些番兵亡命衝出關去。可憐兀朮幾十萬人馬進中原，此時只賸得三百六十騎逃回本國！且按下不表。

且說岳元帥那日在帳，探子來報：「兀朮在長江內，被韓元帥殺得大敗，逃入

黃天蕩，通了老鸛河，逃往健康。韓元帥，回兵駐紮漢陽江口去了。』岳元帥把脚一蹬道：『兀朮逃去，正乃天意也！』言未已，又有探子來報：『公子擒了兀朮回兵。』元帥大喜。不一會，只見岳雲進營稟道：『孩兒奉令把守天長關，果然兀朮敗兵至此，被孩兒生擒來見爹爹纒令。』岳爺喝一聲：『推進來！』兩邊答應一聲：『嘎，』早把兀朮推至帳前。那兀朮立而不跪。岳爺往下一看，原來不是兀朮，大喝一聲：『你是何人？敢假充兀朮來替死麼？』那個假兀朮道：『俺乃四太子帳下小元帥高太保是也。受狼主厚恩，無以報答，故此今日捨身代狼主之難。要砍便砍，不必多言。』岳爺傳令：『綁去砍了！』兩邊一聲答應，登時獻上首級。岳爺對公子道：『你這無用的畜生！你在牛頭山多時，豈不認得兀朮？怎麼反擒了他的副將，被他逃去？』叫左右：『綁去砍了！』軍士沒奈何，只得將岳雲綁起，推出營來。

恰遇著韓元帥來見岳元帥，要約同往行營見駕。到了營前，見綁著一員小將，韓元帥便問道：『此是何人？犯何軍令？』軍士稟道：『這是岳元帥的大公子岳雲。奉令把守天長關，因拏了一個假兀朮，故此綁在這裏要處斬。』韓元帥道：『刀下

留人！不許動手！待本帥去見了你家元帥，自有區處。」卽忙來對傅宣官道：「說我韓世忠要見。」傅宣進去稟過元帥，元帥卽忙出來迎接進帳。見禮已畢，坐定。韓世忠道：「大元戎，果然有挽回天地之力，重整江山之手！若不是元戎大才，天子怎得回都？」岳元帥道：「老元戎何出此言？這乃是朝廷之洪福，衆大臣之才能，諸將之用力，三軍之奮勇；非岳飛之能也。」韓元帥道：「世忠方纔進營，看見令公子綁在營外要斬；不知犯何軍令，乞道其詳。」岳元帥道：「本帥令他把守天長關，擒那兀朮。不想他拏了一個假兀朮，錯過這一個好機會，故此將他斬首。」韓元帥道：「下官駐兵鎮江，那日上金山去，聞道悅和尙指迷。那和尙贈我偈言四句；誰知藏頭詩，按著「老鶴河走」四個字在頭上。後來諒他必登金山探看我的營寨，也差小兒埋伏擒他，誰知他也擒一個假兀朮。一則金人多詐，二則總是天意不該絕他；非令郎之罪也，乞大元戎恕之！」岳爺道：「老元戎旣如此說，饒了他。」分付左右將公子放了。岳雲進帳謝了韓元帥。韓元帥與岳元帥談了一回戎事，約定岳爺一齊班師；世忠由大江水路。

岳爺把兵分作三路，由旱路進發。不一日，早到金陵，三軍紮營城外。岳元帥

率領大小衆將進午門候旨。高宗官進，朝見已畢，即著光祿寺安排御筵，便殿賜宴。當日慰勞多端，不必多敘。

過了兩日，有臨安節度使苗傅，總兵劉正彥，差官送奏本入朝。因臨安宮殿完工，請駕遷都。高宗准奏，傳旨整備車駕擇日遷都。百官有言：『金陵樓櫓殘破，城郭空虛，遷都爲妙。』有的說：『金陵乃六朝建都之地，有長江之險，可戰可守，易圖恢復。』紛紛議說不一。李綱聽得，慌忙進宮奏道：『自古中興之主，俱起於西北；故關中爲上。今都建康雖是中策；尙可以號召四方，以圖恢復。若遷往臨安，不過是懼敵退避之意，真是下下之計！願陛下勿降此旨，搖動民心。臣不勝惶恐之至！』高宗道：『老卿家不知；金陵已被兀朮殘破，人民離散，只賸得空城，難以久守。臨安南通閩廣，北近江淮；民多魚鹽之利，足以休兵養馬。待兵精糧足，然後再圖恢復，方得萬全。卿家何必阻朕？』李綱見高宗主意已決，料難挽回，便奏道：『既然如此，臣已年老，乞聖恩放臣還鄉，偷安歲月，實聖上之所賜也！』高宗本是個庸主，巴不得他要去，省得耳跟前聒噪，遂即准奏。李綱也不通知衆朝臣，連夜出京回鄉去了。

一日，岳飛聞得此言，慌忙同衆將入朝奏道：「兀朮新敗，陛下宜安守舊都，選將挑兵，控扼要害之地。積草屯糧，召集四方勤王兵馬，直抵黃龍府，迎還二聖以報中原之恨。豈可遷都苟安，以失民心？況臨安僻近海隅，四面受之地？苗傅劉正彥，乃奸佞之徒，不可被其蠱惑！望陛下三思！」高宗道：「金兵入寇，連年征戰，生民塗炭，將士勞心。令幸兀朮敗去，孤家欲遣使議和，稍息民力，再圖恢復。主意已定，卿家不必多慮。」岳飛道：「陛下既已決定聖意，今天下粗定，臣已離家日久，老母現在抱病垂危，望陛下賜臣還鄉，少遂烏鳥私情。」高宗准奏。衆將一齊啓奏乞恩，俱各省親省慕。高宗各賜金帛還鄉。岳飛和衆將，一齊謝恩退出。正是：

蓋世奇才運不逢，心懷國憤矢孤忠。

大勳未集歸田里，且向江潭作困龍。

高宗又傳旨封韓世忠爲成安郡王，留守潤州，不必來京。那高宗恐怕韓世忠到京，諫他遷都；故此差官沿途迎去，省了一番說話之意也。遂傳旨擇了吉日，起駕南遷。這一日，天子宮眷起程，百官紛紛保駕，百姓多有跟去的。不一日到了臨

安，苗傅，劉正彥二人來迎接聖駕入城，送進新造的宮殿。高宗觀看造成得精巧，十分歡喜。傳旨改爲紹興元年；封苗劉二人爲左右都督。不表。

且說兀朮逃回本國，進了黃龍府，來見父王，俯伏階下。老狼主道：『某家聞說：大王兒死在中原；王孫金彈子陣亡；你將七十萬雄兵，盡喪中原；還有何面目來見某家！』分付：『來！與我綁出去哈喇了罷！』那時衆番官把兀朮綁了，正要推出，當有軍師哈迷蚩跪上奏道：『狼主！不是四太子無能，實係岳南蠻足智多謀——將八盤山如何戰敗，青龍山如何戰敗，渡黃河至愛華山，如何戰敗；被岳南蠻追至長江，死了多少兵將，逃命過江，回守河間府；直待岳南蠻兵往湖廣，定計五路進中原——臣同四太子兵到黃河，有劉豫曹榮等來，獻了長江。兵到金陵，追康王等七人七騎，直追至杭州。他們君臣下海，四太子大兵直追至湖廣，將康王君臣圍在牛頭山。有岳飛，韓世忠，張浚，劉琦四元帥，領大兵來救駕，也有三十餘萬兵馬。與他大戰，敗至漢陽江口。又無船可渡，我兵盡被南蠻殺盡。虧得杜吉曹榮二人敗下，將船來救殿下。方要過江，又被韓世忠水戰，敗進黃天蕩。幸有神明相

救，掘開沙土，出老鵝河逃生。沒有黃柄奴，高太保二人代死，四殿下亦不得歸國矣！要求狼主開恩，憐而赦之！」老狼主聞言，傳旨放回兀朮。兀朮謝了恩。衆番將盡皆無罪，辭駕出朝，各自回府。

兀朮在府內日日想到中原。這一日令哈迷蚩來計議道：「某家初入中原，勢如破竹，囚康王於國內，陷二帝於沙漠。因出了這岳飛，某家大敗數陣，全師盡喪，逃命而歸，卻原爲何？」軍師道：「狼主前日之功，幸虧得宋朝奸臣之力。狼主動不動只喜的是忠臣，惱的是奸臣，將邦昌等殺了，如何搶得中原？」兀朮想了一回道：「軍師說的不差，某家前番起兵，果虧了一班奸臣。如今要這樣奸臣，往那裏的去尋？」哈迷蚩道：「奸臣還有一個在這裏。當初何卓等共是五個人，跟隨二帝到此。那四個俱是鐵漢，錚錚不屈，俱死了；惟有秦檜乞哀求活，狼主將他驅逐出來，流落在此。我看此人，乃是個大奸臣；不知目下在何處，狼主可差人去尋他來，養在府中，加些恩惠與他，一年半載，必然感激；然後將些金銀送他回國，叫他做個奸細。這宋室江山，包教輕輕的送與狼主受用，豈不是好？」

兀朮聽了道：「真個好計策！」隨即差小番四處去尋覓秦檜下落。正是：

落魄無心求富貴，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運通富貴逼人來。

新 說 語 全 傳

第四十六回

兀朮施恩養秦檜

苗傅銜怨殺王淵

錚錚義不帝邦昌，一過燕山轉病狂。

臣妾自南君自北，莫尋閒事到沙場。

卻說那秦檜夫妻二人，自從被擄到金邦，那些同來的大臣，死的死了，殺的殺了；獨有秦檜再四哀求，被老狼主趕他到賀蘭山邊草營內，服侍看馬的小番。後來小番死了，他夫妻兩個就流落在山下，住在一頂破牛皮帳房內。飲食全無措辦，只靠王氏與這些小番們縫補縫補，洗漿洗漿，覓些來餬口。虧得那王氏生得俊俏，又有那些小番與他勾搭上了，送些牛肉羊肉與他，混帳過日；也是他命裏應該發跡。

忽然那一日兀朮坐在府中，心頭悶悶不樂；卽領了一衆小番，騎馬帶箭，駕著馬，牽著犬，往前山後山打圍取樂。一路上，也擊了幾個獐兒兔兒。剛要回府，看看來到賀蘭山脚下，遠遠望見一個南妝婦人，慌慌張張的躲入林子裏去。兀朮向前，命小番往林子裏去搜檢。不一會，擊出一個婦人來。兀朮舉眼觀看，但見婦人

星眸帶露，俏眼含情。也是命數該然；那兀朮本是個不貪女色的好漢，不知爲什麼見了這個婦人，身子就酥了半邊。就叫小番：「那裏來這南邊婦人，且帶他回府去審問。」小番一聲答應，不由分說，把那婦人一把抱來，橫在馬上，跟了兀朮一同回到王府。兀朮進了內堂，喚那婦人到跟前來，問道：「你是何處人氏？因何在我北地？」那婦人便戰兢兢的跪下，啓一點朱唇，吐出嬌滴滴的聲音：「稟上大王：奴家王氏。丈夫秦檜，乃宋朝狀元。隨著上皇聖駕到此，狼主將二帝遷往五國城去；奴家與丈夫兩個流落在此。方纔往樹林中去拾些枯枝，當柴燒炊爨；不知狼主到來，多有冒犯，望乞饒恕！」兀朮聽了，大喜道：「連日著小番尋訪秦檜，不道今於無意中得之！」正叫做：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

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兀朮便叫：「娘子請起。我久聞你丈夫博學多才，正要請他做個參謀。」就叫小番：「速速備馬請了秦老爺來！」小番領命而去。這裏兀朮就攜了王氏的手，同進後房，成其好事。王氏見兀朮雄壯，心中亦甚歡喜。兩個恩恩愛愛，說了一回。早有小番進來報說：「秦老爺已請到了。」兀朮同王氏出堂。秦檜參見了。兀

元道：「卿家且請坐了。」秦檜遜道：「狼主在上，秦檜焉敢坐？」元道道：「卿家大才，其家久慕。一向因出兵在外，不得與卿家相敘。今日偶然遇見，某家這裏，缺少一個參謀，正好住在府中，朝夕請教。」秦檜拜謝了。當夜就與他夫妻二人換了衣服，收拾一間書房，與他夫妻居住。每日牛酒供待，十分豐盛。王氏常常進來與元道相叙。秦檜也眼開眼閉，只做不知。元道又常常送些衣服金錢與他夫妻兩個，不知不覺，過了一載有餘。

忽一日元道問道：「卿家可想回家去麼？」秦檜夫妻二人道：「豪狼主十分擡舉，況臣如此受用，怎麼還想回家？」元道道：「古人有言：『樹高千丈，葉落歸根。』卿家若然思念家鄉，某家差人送你回國。」秦檜道：「若能使秦檜回去一拜祖墳，實爲恩德。但是不好啓齒。」元道道：「這有何難！但是你須要往五國城，討了二聖的詔書，纔可進得中原關口。」秦檜大喜，別了元道，逕往五國城去。那元道與王氏二人因要分別，十分不捨。兩個立誓：「若定中原，立你爲貴妃。」

且說秦檜來至五國城，尋着了二帝，參拜已畢，將紙墨筆硯放下井中道：「臣

秦檜要回本國，求二聖詔書。」二聖就書詔與秦檜。秦檜辭駕，回至王府，與兀朮說知。當日大排筵宴餞行。次日兀朮帶領一衆文武，送他夫妻回國，三十里一營，五十里一寨，迎接秦檜夫妻。安歇在路，也非止一日。看看望見潞州，小番報與兀朮。兀朮請二人在帳中擺酒送別；酒畢，秦檜告辭起身。兀朮道：「卿家進中原去，若得了富貴，休忘了某家！」秦檜道：「臣夫妻二人，若得了好日，情願把宋室江山送與狼主。」兀朮道：「卿家果有此心，何不對天立下一誓？某家方信愛卿之真心也。」秦檜跪下道：「上有皇天，下有后土，我秦檜若忘了狼主恩德，不把宋朝天下送與狼主，後患背疽而死！」兀朮道：「卿家何必如此認真。卿家日後若有要緊事情，命人來通知，某家定當照應。某家今日不能遠送了！」秦檜夫妻拜別上馬，往潞州而來。

夫妻二人，來至關下，與守關軍士說明。軍士去報與守關總兵。總兵一一問了來歷，然後放他二人進關，又差人送他往臨安而來。不一日到了臨安，至午門候旨。高宗傳旨宣進金鑾殿，秦檜道：「二聖有詔書與陛下。」高宗聞言，連忙接了詔書。然後秦檜朝見，高宗降旨道：「今得卿家還朝，得知二聖消息；更得一佳士，

甚是可喜。況愛卿保二聖在外有年，患難不改。今封爲禮部尙書之職，妻王氏封二品夫人。」秦檜謝恩退朝，就進禮部衙門上任——此是紹興四年初秋之事也。

高宗素志在儉安，奸佞紛紛序列班。

從此山河成破碎，蒙塵二帝不能還！

卻說其時乃是大元帥王淵執掌重兵。那王元帥雖則年過九旬，卻是忠心盡力，保扶社稷。那日升帳，聚集衆將傳令道：「明日乃是霜降節期，在朝諸將，俱往教場伺候。」王淵查點諸將皆齊；只有左都督苗傅，右都督劉正彥不到。王元帥又差官催請。不一時差官回報說：「兩位都督，奉旨往西山打圍，不能前來伺候。」王元帥也只得罷了。自己同衆將等祭旗已畢，操演了一回兵馬，打道回衙。行至衆安橋，恰遇著苗劉二人，吃得醉熏熏，帶著幾名家將，騎馬而來。二人要迴避，也來不及，只得下了馬，低了頭，立在人家門首。王淵在馬上見了，分付：「喚他二人過來！」二人無奈，走到王元帥馬前，打躬站立。王淵道：「好大膽的匹夫！你說天子旨意，命往西山打圍，爲何反在此處？明明藐視本帥。難道打你不得麼？」分

付：『將這廝扯下去，各打二十！』二人慌忙跪下道：『小將一時冒犯虎威，求元帥看平日之面，饒恕罷！』王淵道：『你仗著天子寵幸，侮慢大臣，本該重處，姑且饒你。若再有無禮，必要奏明天子，斬你的驢頭。』王元帥將二人大罵了一場，打道自回去了。

二人滿面羞慚，無處伸訴。苗傅道：『劉兄，不想我二人今日受這一場羞辱！

且同到小弟衙門，別有話說。』二人上馬，同至苗傅衙門，下馬進去。到內衙坐定，苗傅道：『王淵老賊，將我們當街出醜，此恨怎消！況今岳飛已退居林下；韓世忠遠在鎮江；滿朝之中，還怕那個？我意欲點齊你我部下，殺了王淵老賊，以泄此恨。然後殺進宮中，捉了康王，不怕在朝文武不服；與兄平分天下，共享富貴。不知尊意若何？』劉正彥道：『此計甚妙！事不宜遲，出其不意，今晚約定點齊人馬，俱在王淵門首會齊。不可走漏消息，誤了大事！』二人商議已定，再四叮嚀。

劉正彥辭了苗傅，上馬回衙。暗傳號令，命本部兵卒，準備器械，飽食酒飯。到了三更時分，二人率領衆兵，點起燈球火把，蜂擁一般，來到王淵門首，吶一聲喊，殺入府中。可憐王元帥不曾防備得，一門九十多口，盡皆殺害；家財盡被搶

劫！二人領兵轉身，竟往午門而來。早有一班御林軍將攔住，多被殺死，直至大殿。那些大臣太監，慌忙報進宮中。高宗嚇得滿身發抖驚慌無措，躲入深宮。二人又殺入宮中，恰遇著劉妃率領宮娥出來迎接。那劉妃——乃是劉正彥的堂姪女，親送與康王，康王收爲正妃——見了苗傅道：「將軍不可驚了聖駕！」苗劉二人問道：「康王在那裏？」劉妃道：「將軍差矣！王淵恃功欺藐天子，衆大臣多有不平者。那康王昏昧不明，亦難主宰天下；此舉正合我意。你今若是挈了天子，那四方勤王兵到，衆寡不敵，深爲可虞。況岳飛現在湯陰，他手下兵將，十分了得；倘若聞風而來，如之奈何？依我主見，不如將康王留在宮中，逼他傳位與太子。換了新君，岳飛必來朝賀。那時先將他斬了，以絕後患。然後依憑你二位作何主見，高枕無憂，天下大事，俱在你二位掌握中矣。」苗劉二賊聽了此一番言語，大喜道：「此言深爲有理。」苗傅對劉正彥道：「事成，和你平分天下；令姪女我必封他爲正宮皇后也。」劉正彥笑道：「賢姪婿，且休開講，料理正事要緊！」二人出宮，來到殿上坐下。分付家將，收了王家一門尸首；將財帛分賜衆人。又撥心腹家將，去各衙門把守，不許閑人私自出入。假寫詔書一道——說是康王傳位太子，召岳飛還朝扶助社

稷——去哄騙岳飛回京。

且說那尙書僕射朱勝非，見苗劉二人如此行爲，遂修書一封，悄悄差家人朱義，星夜往湯陰報知岳元帥，請他速來救駕。

那岳元帥，自從歸鄉以來，卽差人到鞏家莊，迎取了鞏氏小姐，到來與岳雲完婚了；一門共享家庭之福。不意太太老病日增，服藥無效，忽然歸天。岳元帥悲傷哭泣，盡心葬祭，日夕哀痛，廢寢忘餐，弄得骨瘦如柴。衆弟兄多方勸慰，方纔少進飲食。在家守孝，足跡不出門戶。光陰易過，孝服已滿，衆弟兄皆在湯陰娶了妻小，生兒生女的，往往來來，十分快活。這一日岳爺同了衆弟兄正在郊外打圍，忽見家將引了朱義到圍場上來見岳爺，將朱勝非的書札呈上。岳爺拆開看了，吃了一大驚，連忙散圍回府。細細寫了回書，交與朱義道：『你回去多多拜上你家老爺，說照此書中行事。須要小心，不可泄漏！』叫家人取過二十兩銀子，與朱義爲盤費。朱義叩謝了岳爺，自回臨安報信，不表。

且說岳爺修書一封，喚過牛臯吉青二人道：「你二人可將此書，到潤州去見韓元帥，然後到臨安去。只消如此如此，二賊可擒矣。」牛臯道：「大哥，我們在此安安逸逸自由自在，不要管他娘什麼閒事，我不去。」岳爺道：「賢弟！我豈不知；但是已曾食過君祿，天下皆知我們是朝廷的臣子；如今有難，不去救駕，後人只說我們是不忠不義之人了！你二人可快快前去。若除了苗劉二人，聖上留你們，二位就在臨安保駕便了。」牛臯道：「既是大哥要我們去，成了功，也就回來。終日與衆兄弟們聚會快活不好？那個要做什麼官！」二人辭了岳爺，上馬飛奔往潤州而來。真個是：

一心忙似箭，

兩馬走如雲。

不一日到了潤州，來到帥府門首。其時韓元帥已封了成安郡王，十分威武。凡有各路文書，要先到中軍衙門，遞了脚色手本，方得稟見。這牛臯吉青那裏曉得，走到轅門上，對旗牌道：「快快通報，說我牛老爺同吉老爺，有事要見元帥。」那旗牌道：「好大來頭！隨你羊老爺豬老爺，也不在我心上！」洋洋的走開去了。

牛臯大怒道：「你這該死的狗頭！你不去報，我就打進去。」一聲吆喝，轅門

外多少軍士，一齊喧嚷起來。正是：

未向朝中擒叛逆，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忽然禍變起蕭牆。

第四十七回

擒叛臣昏王復位

召良帥賢后賜旗

中興功業豈難收？爲報君王莫大憂。

此去好提三尺劍，管教斬卻賊臣頭。

卻說牛臯吉青二人，正待發作，轅門外一時喧嚷起來。不道驚動了韓元帥在大堂聽得了，即著家將出外查問。那家將領命出來，見了牛臯吉青，便問道：『你兩個是何人？敢在這裏喧嚷！』牛臯道：『俺們兩個，乃是岳元帥帳前的統制官。奉令來見元帥，有機密大事；偏偏這狗頭，不肯與我通報。』那家將聽得是岳爺差來的將官，況有機密事，不敢怠慢；便道：『二位將軍請息怒！旗牌不曉得是將軍，多有得罪！且請少待，小將們進去通報便了。』牛臯道：『還是你好說話，便宜了這狗頭一頓拳頭。』那家將慌忙進內報知。韓元帥即命請進來相見。二人直至後堂，參見已畢，將書呈上。韓元帥拆開看畢，十分吃驚，說道：『既有此變，你二位先行，照計行事。本帥即起兵隨後就來便了。』

二人別了韓元帥，飛奔望臨安一路而來。將近城不多遠，牛皐對吉青道：『待我先去。吉哥你隨後就來。』牛皐拍馬來至城下，高叫道：『俺乃岳元帥部將牛皐，有緊要事，要見苗劉二位王爺的。』那苗劉二人正在巡城，見牛皐來叫門，況是單人匹馬，便令軍士開城放進。牛皐見了苗劉道：『乞退左右，有要言奉告。』二賊道：『我左右俱是心腹將士，有話但說不妨。』牛皐道：『岳元帥叫小將多多拜上二位王爺，說：我家元帥，立了多少大功，殺退金兵。那康王全無封賞，反將他黜退閒居；那些無功之人，反在朝中大俸大祿的快活，心中實是不平。今二位王爺，何不將康王貶入冷宮？太子三四歲的孩子，那裏做得皇帝！二位王爺何不將天下平分？我元帥情願小助一臂。』苗劉二人聽了，大喜道：『若得你家元帥肯來助我，我就封他王位，同享富貴，決不食言！』

隨帶了牛皐來至午門，進大殿坐下，牛皐站在旁邊，商議寫書報覆岳元帥。忽見軍士來道報：『城外有一姓吉名青的將軍叫門，候二位王爺王發令。』牛皐道：『這是我的兄弟。因康王不用他，逃在太行山落草。是我前日寫書叫他來的。』苗劉二賊道：『既如此，放他進來。』不一時，吉青來至午門下馬，進大殿來朝見

了，站在旁邊。又一會，又有軍士來報道：『韓世忠帶領人馬已到城下，口口聲聲，要拏二位王爺。』二賊聽報，正在驚慌，又有軍士來報：『僕射朱勝非已去開城迎接韓世忠了。』二人大驚道：『誰與我先去拏了朱勝非來？』牛皐應聲：『待我來！』上前一步，伸手一把，把苗傅拏住。吉青也上前把劉正彥拏下。兩邊衆軍，正待動手來救；牛皐吉青大喝一聲：『那個敢上來討死！』牛皐先手舉錘就打。吉青一手把劉正彥揜在肩膀下；一手拔出腰刀，大喊：『那個敢上來，我先殺了劉賊，也休想要活一個。』

衆軍士正在兩難之間，那殿後下有一班值宿禁軍，曉得拏住了苗劉二賊，一齊殺將出來。那苗劉手下這班軍士，看見勢頭不好，一閃的多下殿逃走了。牛皐吉青拏了二賊，也下殿來外邊。韓元帥兵馬已至午門，正遇著牛皐吉青獻上二賊，韓元帥分付立刻斬首，領兵分往二人家中，將兩家人口，盡行抄滅。一面搜捕餘黨；一面聚集文武百官，請高宗登殿。

衆朝臣請安已畢，高宗降旨道：『朕遭此二賊之害，幾乎不保！韓世忠勤王有功，加封爲蘄王，欽賜金帛仍回鎮江。牛皐，吉青共力擒逆賊，卽封爲左右二都

督，隨朝保駕。」牛臯道：「你這個皇帝老兒！不聽我大哥之言，致有此禍！本不該來救你，因奉了哥哥之命，故此纔來。今二賊已誅，俺們兩個要去回覆大哥纔令；那個要做什麼官！」說完，竟自出朝上馬回湯陰去了。高宗傳旨：將二賊首級祭奠王元帥，欽賜御葬。韓元帥在臨安耽擱了兩日，也辭駕仍回潤州。不表。

再說高宗皇帝復登大寶，太平無事。到了紹興七年春日，有兵部告本章入朝啓奏道：「山東九龍山楊再興作亂。」又報：「湖州太湖水賊戚方，羅綱，郝先，聚衆謀反，十分猖獗。」又奏：「湖廣洞庭湖中楊么搶州奪府，殺了王宣撫，好生厲害。」接連幾道告急本章，弄得高宗倉惶無措。便問衆公卿，有何良策，剿除諸寇。當有太師趙鼎奏道：「諸寇猖狂，須得岳飛去剿，他人恐難當此重任。」高宗道：「前已差官去召他來京受職，被他手下牛臯吉青等打回，又將旨意扯碎。朕念他前擒苗劉二賊有功，故爾不究。今若再去召他，恐他不肯奉詔，如之奈何！」當時諸臣計議，並無良策。高宗傳旨退朝，明日再議。各官退班；天子回駕入宮。

魏氏娘娘見高宗而帶憂容，悶悶不樂，便上前啓奏道：「萬歲今日升殿，有何

事故，龍顏不悅？」高宗遂道：「衆寇作亂，太師趙鼎保奏岳飛，方能平服。朕今要召岳飛入朝，命他征剿衆寇；恐他不肯應召到京，故爾憂悶。」娘娘聽了，奏道：「臣妾爲萬歲繡成一對龍鳳旌旗。如今中間再繡成「盡忠報國」四字，主公差官賜與岳飛，或者肯來，亦未可知。」天子大喜，即命娘娘繡成四字。差官齎旨，並娘娘懿旨龍鳳旌旗一對，往湯陰縣宣召岳飛，即日進京。差官領旨出京，星夜趕到湯陰。

岳爺聞知，連忙出迎，接到大堂，擺列香案，俯伏在地。欽差開讀聖旨：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歲寒知松柏之心，國難見忠貞之節。朕以藐躬，謬膺大寶。邇者獲罪於天，國事多艱，以致胡馬長驅，干戈鼎沸。賴爾岳飛竭力勤王，盡心捍禦，得以偏安一隅，深慚二帝蒙塵！狼煙暫息，兵燹重興。今楊再興稱兵於九龍山畔；楊么據湖廣之洞庭；戚方雖么麼小寇，羅綱實蠱國奸民。正國家多事之秋，宜臣子枕戈待旦之日也！豈宜高臥北山，坐觀荆棘？茲后親繡龍鳳旌旗，用表「盡忠報國」。爾其火速來京，起復舊職。統領熊燕之將，再驅虎豹之師，殄

滅羣兇，奠安社稷。朕不吝茅土之封，預開麟閣以待。欽哉！

岳元師謝恩已畢，款待欵差。欵差辭別，先自回京覆旨。

岳爺一面打點行裝；一面去邀衆弟兄一齊到來。岳爺道：「聖特上旨，差官來召我們，出兵剿寇；皇后又親繡一對龍鳳旗；並賜「盡忠報國」四字；只得奉詔進京去。特請衆弟兄們同去面聖。」牛臯道：「我是不去的。那個瘟皇帝，太平無事，不用我們；動起刀兵來，就來尋著我們替他去廝殺，他卻在宮裏快活。」岳爺道：「賢弟休如此說！自古道：「君要臣死，不敢不死。」你我已經食過君祿；況爲人在世，須要烈烈轟轟，做一番事業，顯祖揚名；豈肯老死蓬蒿！我們此去，必要迎還二聖，恢復中原，方遂一生大願。賢弟們可將家眷各各送歸家鄉故里，好放心前去幹功立業，方不負此一世！」衆人齊聲道：「大哥言之有理。」衆弟兄們即便辭出。

回到家中，各將家眷送回家鄉，陸續來至帥府，伺候岳爺起身。李氏夫人與媳婦羣氏，置酒與岳爺父子送行。岳爺飲酒中間，分付些家務，即刻起身。那些地方官俱來送行。岳爺相見謝道：「不敢勞動各位大人；只是家下還求照拂！」衆官一

齊躬身答道：『當得效勞。』衆官辭別起身。岳爺別了夫人，卽同衆弟兄發扛起程望臨安而來。正是：

從來世亂識忠臣，龍鳳旌旗寵異羣。

應詔速趨君命召，轟轟烈烈岳家軍。

話休絮煩。單說岳爺一路來至潤州，會見了韓元帥。兩人說了些國家之事，卽便辭行。韓元帥送了一程，兩人分手而別。岳爺到了臨安，進朝見駕。天子大喜，命岳飛官復舊職，待平寇之後，再行陞賞。岳元帥謝了恩。天子傳旨，命兵部發兵十萬；戶部支撥糧草。岳元帥辭駕，就要祭旗發兵。高宗問道：『元帥此行，先平何寇？』岳飛奏道：『先平了九龍山楊再興；次平太湖；後平洞庭。』高宗聞奏大喜，卽賜御酒三杯，以壯行色。岳元帥謝了恩出朝。

到營中，令牛臯帶兵三千爲先鋒。又命公子岳雲遣催糧草軍前應用，分付道：『糧乃三軍重事——可曉得軍中一日無糧，三軍就要鼓噪。不可視爲兒戲！』岳公子領令而去。元帥大兵隨後起行。一路上，但見：

滾滾人行如泄水，滔滔馬走似狻猊。
風聲吹動金鏡壯，雲影飄揚聖賜旗。

先說牛臯一路上穿州過府而來。到了山東九龍山，軍士報道：『前面是九龍山了。』牛臯道：『搶了九龍山，然後紮營。』軍士領命，齊來至九龍山下吶喊。那邊嘍囉報上山來說道：『有宋將在山前討戰，請令定奪。』楊再興聞報，隨即帶領嘍囉下山，一字排開，便叫一聲：『那裏來的毛賊，敢到此地來尋死？』牛臯大喝道：『你這狗強盜，見了俺牛老爺，還不下馬受縛？』楊再興道：『吓！你就是牛臯麼？不是我的對手，且等岳飛來會我罷。』牛臯大怒，提起鎗便打。楊再興掄槍招架。戰有十二三個回合，牛臯戰他不過，只得敗下陣來。再興也不追趕，回山去了。

牛臯敗下來，傳令三軍，離山數里下營，候元帥大兵到來。不一日，岳元帥大兵已到。牛臯出營迎接元帥，元帥問道：『牛臯，你會戰麼？』牛臯稟道：『有一個賊子，白馬銀槍。戰有十二三個回合，小將敗了，他也不來追我。故此不曾再

戰。』衆將聽了，都微微笑道：『如此說，牛哥打了敗仗了！』元帥又問道：『那人叫甚名字？』牛臯道：『這卻不曾問他。』岳爺道：『牛兄弟！你隨我出兵多年，還是這等冒失，連姓名也不問，就與他動手。倘然立了功，那功勞簿上，怎麼樣個寫法？下次交戰，必須要問了姓名，然後打仗。可記得當年在汴京小教場中，會的楊再興？你前日會戰的，可是他麼？』牛臯連連點頭道：『小弟一時卻忘了。正是此人。』元帥大笑道：『既然是他，你那裏是他的對手！待我明日親自出馬，勸他歸順了，豈不是好？』

到了次日，天尚未明，元帥分付：『擂鼓，點齊衆將隨我出陣。』衆將上前稟道：『殺雞焉用牛刀！諒一草寇，待末將等前去拏來；何勞元帥親自出馬？』岳爺道：『列位有所不知：非我今日要立功；只因這個楊再興，乃是一員虎將；本帥親自出馬去，收降這個英雄，來做個臂膀，相助國家，故爾要親自出馬。還有一說：爲兄的今日出戰，若我勝了他，也不要賢弟們上前；爲兄的打了敗仗，也不要賢弟們上前。違令定按軍法。』衆將齊應一聲：『得令。』又有上前來稟道：『元帥可帶末將等去，看看元帥怎麼樣一個戰法。』元帥道：『既然如此，皆可同去，只不

要上前幫助就是。」說畢，竟出大營，來至九龍山下討戰。衆將俱在後頭觀看。那邊嘍囉飛報上山，楊再興領兵下山來會岳飛。岳爺擡頭觀看，那楊再興怎生打扮？但見——

頭戴鳳翅盔，身穿魚鱗細甲；手執滾金槍，腰懸竹節劍。襯一件白戰袍；跨一匹銀鬃馬。面白唇紅，微鬚三縷；腰圓膀闊，頭大聲洪——

真個是英雄蓋世無雙將，百萬軍中第一人！

岳元帥拍馬上前道：「楊將軍！別來無恙？」楊再興聽了，便道：「岳飛，休得扯謊！我和你在何處會過，今日在此講這鬼話？」岳爺道：「將軍難道忘記了麼？曾在汴京小教場中，與將軍會過一次！」再興想了一想道：「吓！你就是那槍挑小梁王的岳飛麼？」元帥道：「然也！我有一言奉告：將軍乃將門之後，武藝超羣，爲何失身於綠林？豈有不玷辱祖宗，遺臭萬年乎！況將軍負此文武全才，何不歸順朝廷，與國家出力，掃平全虜，迎還二聖？那時名垂竹帛，豈不美哉？」

楊再興呵呵笑道：「岳飛你且住口！我楊再興豈是不知道理之人？當日宣和皇帝，任用蔡京童貫等一班奸佞，梁師成督造艮廟，大興工役；朱勛採辦花鋼石，鐵

盡民膏。又聽奸臣與金人約會攻遼，以致金人入寇。傳位靖康，懦弱無能。俱被擄了。若果有中興之主，用賢去奸，奮志恢復，何難報仇雪恨，奠安百姓？無奈當今皇帝，只圖偏安一隅，全無大志；不聽忠言，信任奸邪，將一座錦繡江山，弄得粉碎！豈是有爲之君？你不若同我在山東舉義，先取了宋朝，再復中原，共享富貴；何苦輔此昏君！你若不聽吾言，只怕將來死無葬身之地，懊悔無及也！」岳爺道：「將軍差矣！爲臣盡忠，爲子盡孝。生於大宋，卽爲宋臣；況你楊門世代忠良；豈可甘爲叛逆，玷辱祖宗！若不聽我良言，只得與你決一勝負。」再興道：「岳飛，你豈不知男子不能流芳百世，亦當遺臭萬年？我是好言相勸；既然不聽，不必多言！放馬過來。」岳爺道：「住著！我和你各把兵將退後，只我一個對你一個，各顯手段。」再興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卽命衆嘍囉退回山寨。岳爺亦傳令衆將退後，不許上前。

二人兩馬催開，雙槍並舉。但見——

岳爺爺槍舞梨花，當心便刺；楊再興矛分八叉，照頂來挑。這個槍來，猶如丹桂簇；那個矛去，好似雪花飄。真個是戰作一團，不分勝

負；殺做一處，難定輸贏。

二人大戰三百餘合，不分勝負。看看天色已晚，各自收兵回營，約定明日再戰。到了次日天明，岳元帥帶領衆將又至陣前。楊再興早已等候。岳元帥分付衆將，退下三箭之地觀看，如有上來者斬。兩個撥開戰馬，掄槍交戰。一個前披後撥，一個左勾右挑，好似：

兩條龍奪食，

一對虎爭餐。

二人正在大戰，不分勝敗。不道那岳雲公子解了兵糧來到營門交割，那軍士回稟公子：『元帥不在營中，親自與楊再興交戰去了。』岳雲即看軍士們著守糧草，一馬跑到陣前來了。但見父親與那員賊將廝殺，衆位叔父一齊遠遠的觀看。牛鼻一眼看見是岳雲，便道：『姪兒你來得正好。快些上去幫助你父親，拏了這個強盜，就完了事了。』岳雲不知就裏，便應聲「曉得」，把馬一催，出到陣前叫道：『爺爺少歇。待孩兒來拏這逆賊。』那楊再興喝聲：『住著！岳飛你軍令不嚴，還做什麼元帥？我不與你戰了。』撥轉馬竟自回山。岳爺紅著臉，只得收兵回營。

獨帳中坐定，岳雲上來交令，元帥大怒，喝叫左右：『與我把這逆子綁去砍。』岳雲茫然不知緣故。衆將心中是明白的，連忙一齊跪下，苦苦求饒，說道：『公子解纜纜到，不知就裏，故此犯了軍令。求元帥開恩！』元帥道：『衆將求饒，放他轉來——死罪饒了，活罪難免，與我捆打四十！』軍士只得把公子捆住。打到二十棍，牛臯在旁想道：『這個明明是我害他打的。』連忙上前稟道：『牛臯代姪兒打二十，求元帥恩准！』岳爺道：『既是兄弟說了，看你面上，免打放起。』叫張保：『你可將岳雲上山前，對楊再興說：公子運糧初到，不知有這軍令在先，故此莽撞。本要斬首，因衆將求饒免死，打了二十大棍。送來驗傷請罪。』

張保得令，背了公子往九龍山來。到了山前，將公子放下，對守山嘍囉說知。嘍囉上山報知大王。楊再興下山來看，只見張保跪下稟道：『這是公子岳雲。爲因解纜纜到，不知有這個軍令，故爾冒犯了大王。元帥回營，要將公子斬首以正軍法；衆將再四討饒，故此打了二十大棍。送來驗傷請罪。』再興道：『如此還像個元帥。你回去，可約你元帥明日再來會戰。』張保答應一聲，依先背了公子回營，來見元帥，把楊再興相約再戰的話稟明。

這日天色已晚，元帥退至後營；岳雲張憲兩邊站立。元帥回轉頭來，見那岳雲流淚滿面。岳爺道：「爲父的就打了你這幾下，怎麼敢如此懷恨，這時候還在流淚麼？」岳雲道：「孩兒怎敢怨恨爺爺。只因想起太太若在時，聞得孩兒受刑，必定要與孩兒討饒；一時動念，故此流下淚來。」岳爺聽了此言，不覺傷心起來；便道：「你去安歇了罷。」岳雲答應，遂與張憲一齊退出後營。

岳爺獨自一人坐在那裏，心頭納悶，就靠在桌子上朦朧睡去。忽見小校來報：「楊老爺來拜。」岳爺思想：「那個什麼楊老爺？」正待要問，只見外邊走進一位將官來：頭戴金盔，身穿金甲；面方耳大，五綵鬚鬚；威風凜凜，雄氣昂昂。岳爺即便起身迎接。正是：

人生異地無相識，

大海浮萍何處來？

畢竟那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

楊景夢傳殺手鋼

王佐計設金蘭宴

金蘭會上起干戈，泛應交情信得麼？

不是腹心同捍禦，重門焉得破張羅！

卻說岳爺打了岳雲，又戰不下楊再興，心中悶悶不樂，就在帳中靠著桌上朦朧睡去。忽見小校報說：「楊老爺來拜。」隨後就走進一位將官。岳爺連忙出來迎接進帳，見禮分賓坐定。那人便道：「我乃楊景是也。因我玄孫再興，在此落草；特來奉託元帥，懇乞收在部下立功，得以揚名顯親，不勝感激！」岳爺道：「小將久有此心；奈他本事高強，戰了幾日，勝他不得，難以收服。」楊景道：「這個是「楊家槍」，只有「殺手鋼」可以勝得。待我傳你，包管降他便了。」

楊景說罷，起身掄槍在手。岳爺也把槍擊在手中。二人大戰數合，那楊景拔步敗走。岳爺在後趕上去。那楊景左手持槍，回轉身中心便刺。岳爺纔把槍招架，楊景右手舉鋼，叫一聲「牢記此法」，把鋼在岳爺背上一捺，岳爺一交跌倒。霎然醒

來，卻是一夢。岳爺暗暗稱奇，私下把槍鏑一法演熟。

過了兩日，岳元帥依舊出兵來討戰。再興也領兵下山。二人也不打話，各舉兵器交戰。大戰十數合，岳爺佯輸敗走。再興笑道：「你今日爲何不濟？」隨後起來。岳爺回轉馬來，左手持槍便刺。再興忙把槍架住；不提防岳爺右手將銀鏑在再興背上輕輕這一捺。再興坐不住鞍轡，跌下馬來。岳爺慌忙跳下馬來，雙手扶起，叫聲：「將軍請起。本帥有罪了！可起來上馬再戰。」正是：

從今掬盡西江水，

難洗從前滿面羞。

楊再興滿面羞慚，跪在地下，叫聲：「元帥，小將已知元帥本領，甘心輸服，情愿歸降。」岳爺道：「將軍若肯同扶宋室江山，願與將軍結爲兄弟。」再興道：「願隨鞭蹬足矣，焉敢過分？」岳爺不允，就在地下對拜了八拜，結爲兄弟。楊再興道：「元帥先請回營。待小將上山去，收拾了人馬糧草，來見元帥。」元帥回轉大營。再興回山收拾了人馬糧草，放火燒了山寨，來見岳元帥。元帥十分大喜，分付擺酒，合營將士做慶賀筵席。

到了次日，傳下號令，起兵入朝奏凱。衆兵將一個個鞭敲金鐙，齊和凱歌。

一路來到瓜州口上，韓元帥早已備齊船隻，請岳爺大兵渡過大江。相見已畢，留岳爺歇馬三日，作別回京。一路無話。早到臨安相近，探軍來報：『水寇戚方領兵來犯臨安甚急。特來報知。』元帥就傳令紮營在夾地巷口。即命楊再興帶領三千人馬，速去救應。

再興領令出營，即帶了人馬上前。一路行去，正遇著戚方領了大隊嘍囉，蜂擁而來。楊再興也不等他人馬屯紮，就挺槍殺去。那邊戚方也持槍迎住，大叫一聲：『來將何人？』再興道：『強盜，要知我的姓名武藝麼？我乃岳元帥麾下大將楊再興是也。賊將快通名來，功勞簿上好記你名字。』戚方道：『俺乃太湖水寨賽霸王戚方是也。俺勸你不如早早投降，免受誅戮。』再興大喝一聲：『休得胡言！照你爺爺的槍罷！』一槍刺來。戚方忙接住，斃命。雙槍並舉，兩馬齊登。戰了二十來合，再興攔住槍，扯出鋼來一鋼。戚方閃得快；一個馬頭打得粉碎。戚方慌了手脚，早被再興擒過馬來，摔在地下，命軍士綁了。對陣羅綱見再興擒了戚方，心中大怒，拍馬上前，也不打話，舉刀便砍。再興攔開羅綱的刀，輕舒猿臂，也便擒了過來，

叫軍士綁了，解往元帥大營去報功。郝先在後壓陣，聽得威羅二人被擒，慌慌的飛馬衝來。見了楊再興，不分皂白，拏刀就砍。再興架開刀，一連幾槍，殺得郝先渾身是汗，招架不住。被再興伸過手來，夾腰一把抓過馬去，叫軍士綁了。衆嘍囉被這三千兵卒大殺一陣，殺的殺了，逃的逃了，一閃而散。再興方始收兵。

回至元帥營前下馬，進帳報功。元帥道：「賢弟日擒三寇，深爲可喜，真乃蓋世英雄！何愁金人不滅，二聖不還乎？」再興連稱：「不敢。此乃元帥的虎威，何干小將之功？」傳令把這三賊推進來，當面跪下。元帥道：「爾等既被我將擒來，有何說話？何不歸順宋朝，立功之後，封妻蔭子？」三人一齊說道：「蒙元帥不殺之恩，願投麾下，稍助元帥之力。」岳爺道：「既如此，……」分付左右放了綁；「本帥與三位將軍結爲兄弟。」三人一齊推辭道：「怎敢冒犯元帥？」岳爺道：「不必推辭。凡我帳下諸將，多是結拜弟兄。」三人只得依允。同元帥結拜過了，然後與諸將見禮。相見畢，回去收拾糧草人馬來見元帥。元帥分付將人馬收入本營，軍政司收了糧草。一面申奏朝廷。將人馬屯紮在城外安頓。

元帥入朝，來至午門下馬。進殿見駕，三呼已畢；奏道：「楊再興，戚方，羅綱，郝先：俱已平服投順。」高宗聞奏大喜，即封楊再興爲御前都統制；戚方等且暫居統制之職，日後有功，再行陞賞。各人謝恩已畢。

高宗問岳爺道：「卿家可曉得洞庭湖楊么猖獗？地方官告急本章連進，卿家可速整人馬，前往征剿，以救生民倒懸之苦。」岳爺領旨，辭駕出朝。高宗傳諭，命兵部速發兵符火牌，調各路人馬，撥在岳飛營中聽用。又命戶部給發糧草錢糧。諸事齊備，岳元帥整頓人馬，擇日祭旗開兵。三軍浩浩蕩蕩，離了臨安，望澶州而去。

一路地方官員饋送禮物，岳爺絲毫不受，雞犬不驚，只是分付他們學做好官，須要愛民如子，無負朝廷。所過地方，秋毫無犯。各處百姓，無不感戴。

行非一日，到了澶州不遠。那澶州節度使姓徐名仁，乃是湯陰縣陞任在此。那日聞報岳元帥兵到，隨即領了總兵，與地方官一齊出城迎接岳元帥。岳爺因徐爺是恩師，不便相見。分付另日請見。其餘地方官，俱各相見。進了澶州，三軍安營已畢，岳元帥進入帥府住下。當日無話。

次日各各上堂參見已畢，便問總兵張明道：『那水寇目下如何？』張明稟道：『目下比前大不相同了；他在這洞庭湖中君山上，起造宮殿，自稱爲王。他有個親弟，名叫小霸王楊凡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有軍師屈原公；元帥雷亨——他有五子名叫雷仁，雷義，雷禮，雷智，雷信，稱爲雷家五虎，十分驍勇。又有太尉花普方。還有水軍元帥高老虎與兄弟高老龍。更有東耳木寨東聖侯王佐，西耳木寨西聖侯嚴奇。又有澶州王鍾孝，並奇王鍾義。德州王崔慶，兄弟崔安。軍師余尙文。副軍師尙余敬。元帥伍尙志。有長沙王羅延慶。有嘍囉數十萬，戰將千員。糧草甚多。大小船隻，不計其數。十分猖獗。前者王宣撫領兵剿捕，被他殺得大敗。若大老爺再不來時，連這澶州，也將被他搶去了！』岳爺嘆道：『數載工夫，不道養成如此大患！』便叫總兵來至面前，岳爺附耳說如此如此。張明領令而去。岳爺差下兵將，緊守城門。

次日岳爺升堂，諸將兩邊站立。元帥便命張保前去東耳木寨下請帖。張保領令出了城，遶湖而去，行了三十餘里，來至東耳木寨；便向軍士道：『相煩通報一聲：岳元帥那邊下書人要見。』軍士便進去稟知王佐。王佐道：『著他進來。』張

保進寨跪下，將書呈上。王佐接來觀看，方知是岳飛來請赴宴的。王佐看罷，便叫：『張頭目，耳房便飯，待我商議回覆。』張保徑自用酒飯去了。

卻說王佐心中想道：『當年之事，不過是進步之策，怎麼當起真來？他這封書不打緊；倘若大王得知，豈不害我？』遂拏了這封書來，出寨至水口下船，直到大寨上岸，來到東門外候旨。楊么傳旨宣入。王佐進內，參拜已畢，奏道：『今有岳飛差人送請帖來，請臣進澶州赴宴。臣不敢自專，伏候我主定奪。』說罷，將書呈上。楊么看了書，便對軍師道：『此事如何？』屈原公道：『可令東聖侯進澶州去赴宴。回來時，臣自然有計。』楊么對王佐說道：『賢卿你可去赴宴，回來軍師自有計策。』王佐領旨出來，下船搖回。

不一刻，來到營中。便叫過張保來，賞了十二兩銀子，說道：『你回去，拜上你家元帥，說我明日來赴宴便了。』張保謝了，辭出營門，一徑回來。進了城門，來見了元帥稟道：『王佐說：明日准來赴宴。』元帥卽忙分付地方官，連夜整備酒席。當日諸事不表。

到了次日，已牌光景，守城軍士來稟：「王佐已到城下。」元帥即便率領衆將，來至城外迎接。兩人會了面，元帥便問道：「賢弟久違了！」王佐道：「一別數年，不想今日又得相會。」岳爺分付擡過八人大轎，便將王佐擡進城來。王佐在轎裏邊，看見衆百姓的門首，家家點燭，戶戶焚香，十分齊整。直至轅門，擡到大堂下轎。與岳爺重新見禮，分賓主坐下，送上茶來。岳爺便叫擺酒，推王佐首坐。飲過數巡，王佐道：「仁兄，我主今日的事業，三分已歸其二。」岳爺接口說道：「今日奉屈，不過爲昔日之情，聚談聚談。古云：『吃酒不言公務事。』非是爲兄的攔阻賢弟之口，因我帳下皆是忠義之將，恐有唐突，倒是愚兄的不是了。」王佐聽了，不敢再說。

飲至午後，王佐便起身告辭道：「猶恐大王得知見罪，小弟告辭了。」岳爺道：「既如此說，爲兄的也不敢強留了。」遂請王佐上轎，送出城外而別。元帥回府，不提。

且說王佐跟來的人，個個歡喜道：「岳元帥待人甚好。」說說話話，看看來

到營寨，便下了船，上殿來覆旨。楊么聞知王佐回來，卽刻官召進見。王佐奏道：「今日臣去赴會已回，特來覆旨。」楊么便問屈原公道：「軍師如今計將安出？」屈原公奏道：「臣已定下一計在此。卽請大王命王佐差人前去請岳飛來赴席，那岳飛無有不來的。他若來時，就在席上令好武藝者，命他舞傢伙作樂，可斬岳飛之首。如此計不成，再埋伏四百名標槍手，令王佐擲盃爲號，四百名標槍手一齊殺出。那岳飛雙拳不敵四手，縱有通天本事，只怕也難逃厄。那東耳木寨頭門二門兩邊，皆是軍房，房內可多放桌檯什物；他若逃出來，可將桌檯一齊拋出，阻住他的行路。再叫軍士一齊上屋，將瓦片打下。再令雷家五虎將帶兵五千，截住他的歸路。岳飛雖然勇猛，到這地步，就是腳生雙翅，也飛不進澶州去矣。」楊么聞言大喜，遂命王佐依計而行。

王佐領旨出來，到山水口下船。回到本寨，心中想道：「岳飛，你什麼要緊，卻送了自己性命！」到了次日，差家將王德往澶州去見岳飛下請帖。王德領命，來到澶州城下叫門。守城軍士問明，進帥府稟知。元帥令他進來。王德進帥府來，叩見元帥稟道：「奉主人之命，特送請帖到來，請元帥去赴金蘭筵宴。」岳爺

分付張保引王德去吃酒飯。張保答應一聲，便同王德至耳房去用酒飯。

岳爺看了來書，知是王佐答席。王德吃過酒飯來，謝了元帥。元帥道：「我也不寫回書了。你回去上覆你家老爺，說我明日准來赴席便了。」又叫張保取二十四兩銀子，賞了王德。王德叩謝了元帥，回去稟覆王佐。不表。

且說衆將齊問岳爺道：「那王佐差人送書帖前來，爲著什麼事？」岳爺道：「他特來請我去赴席。」衆將道：「元帥允也不允？」元帥道：「好友相請，那有不去之理？」牛臯道：「小將的俸銀可有麼？」岳爺道：「賢弟的俸銀不曾支動，問他怎麼？」牛臯道：「拏五十兩出來。」岳爺道：「要他何用？」牛臯道：「待我備一桌好酒筵，請了元帥，勸元帥不要王佐那邊去吃罷。常言道：『筵無好筵，會無好會。』也要使小將門耽驚受嚇！」元帥道：「賢弟，爲兄的豈是貪圖酒食？要與國家商議大事。既許了他，豈肯失信？」牛臯道：「元帥你要去，可帶了我同往。」岳爺道：「這倒使得。」當日諸將各自歸營。

次日元帥升帳，穿了文官服色。衆將上前，叩見已畢，元帥傳令湯懷施全二

人，暫掌帥印。牛臯同去。命楊再興路上接應，再與答應而去。又向岳雲道：『你可在途中接應爲父的。』岳雲領令前往。元帥便同牛臯上馬，張保在後跟隨，衆將送出城外，竟往東耳木寨而來。

王佐得報岳爺前來，連忙出寨迎接。進至二寨門首，岳爺下馬。來至大營，行禮坐下，獻茶上來。岳爺說道：『多蒙見招，只是不當之至！』王佐道：『無物可敬，略表寸心。』卽忙分付擺酒，二人坐席飲酒，不表。

且說牛臯對張保說道：『你在此，好生看守馬匹要緊。待我進去保元帥。』張保答應。那牛臯走到裏邊，大聲叫道：『要犒勞哩！』王佐看見，卻不認得是牛臯，心下想道：『好一條大漢！』牛臯走上堂來。岳爺道：『這是家將牛臯。生性粗鹵，賢弟休計較他。』王佐分付手下取酒肉與他吃。家將答應一聲，登時取了酒肉點心出來。牛臯看見道：『就在這裏吃麼？』王佐道：『就在這裏也罷。』牛臯便將酒肉點心，一齊吃個乾淨，就立在岳爺的身邊。

元帥開言道：『愚兄的酒量甚小，要告辭了。』王佐道：『豈有此理！酒尙未

飲，正還要奉敬。小弟這邊有一人使得好狼牙棒，叫他上來使一回，與兄下酒如何？」岳爺道：「如此甚好，可喚他上來使一回。」王佐分付：「叫溫奇來。」那溫奇見喚，即忙上來，叩了一個頭。王佐道：「岳元帥要你舞一回狼牙棒佐酒。好生使來，重重有賞！」溫奇道：「既要小將舞棒，求元帥將桌子略移開些，小將方便得開。」王佐對岳爺道：「溫奇他倒也說得是，恐地方狹小，使不開來。」岳爺道：「賢弟之言有理。」遂命左右將酒席撤在一邊。

那溫奇就把狼牙棒使將起來。看看使到岳爺的跟前，那牛鼻——是擎著兩條鐵錙，緊緊站在元帥跟前——便喝一聲：「下去些！」那溫奇只得下去。少停又舞上來，被牛鼻一連喝退幾次。那溫奇收住了棒道：「你這個將軍，好不知事務，只管的吆五喝六，叫我如何使出這盤頭蓋頂來？」牛鼻道：「單絲不成線，獨木不成林，你一個舞，終久不好看，待俺來和你對舞。」不等說完，扯出錙走將下來，架著溫奇的棒。溫奇巴不得的將牛鼻一棒打殺，劈臉的蓋將下來。牛鼻梟開狼牙棒，一錙把溫奇打殺。

王佐看見，即將酒杯望地下一擲，往後便跑。那些標槍手，聽得警號，一齊殺

出。霎時間——

筵前戈戟如蕪亂，一派軍聲轟擁來。

畢竟岳爺怎生脫得此難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山。...

...

第四十九回

楊欽暗獻地理圖

世忠計破藏金窟

烽煙戈甲正重重，血戰將軍漂杵紅。

擬向園場定狐兔，博取天山早挂弓。

話說那些標槍手一齊殺將出來，牛臯便叫：『元帥快走！待我斷後。』岳爺忙向腰間拔出寶劍，望外殺出。牛臯舞動雙劍，且戰且走。來到二門，只見張保手執佩刀，保住馬匹，大叫：『元帥！牛將軍！請快上馬。好讓小人擋住後頭。』岳爺牛臯慌忙上馬，不期前面丟下板凳傢伙，橫滿一地。後面標槍手又追來。張保一刀砍死一個，奪過一桿槍來，連挑幾人。牛臯回首，又打死十來個。那標槍手不敢上前。張保把槍將板凳條桌挑開。三人方出一層，兩邊屋上瓦片如雨點一般打下來。三人俱打得頭青面腫，冒著險拚命跑出大門外邊。雷家五將左右殺來。岳爺三人正在招架廝殺，忽聽得吶喊聲響，楊再興一馬衝來。手起一槍，把雷仁挑下馬來；雷義舉起鐵鎚打來，楊再興架開鎚，回手一槍，正中雷義心窩，翻身落馬。恰好岳雲

飛馬上來，先保了元帥三人出寨，楊再興在後跟著。那雷家三兄弟，使刀的使刀，舉叉的舉叉，帶領士卒追上來。楊再興大怒，撥回馬，使開這桿滾銀槍，左飛右舞，一連把三將挑死；再把衆兵大殺一陣，方纔收兵，趕上岳爺。一同回轉涇州，進了城。來到帥府，衆將俱來請安。元帥命紀錄官，計了楊將軍，牛臯，張保三人的功勞。又命牛臯，張保到後營調治。

那邊王佐來見楊么，將岳爺逃回之事奏明。楊么好生懊惱，用計不成，反折了雷家五將。命王佐：「且自回營，待孤家另思別計便了。」當時王佐辭了楊么，自回寨中。不提。

且說岳元帥升帳，有軍士來報：「啓上大老爺：今有韓世忠元帥，帶領水軍十萬，大小戰船，已在水口，紮成水寨。特來報知。」岳元帥大喜，即忙帶了張保，前往水寨拜候。軍士報進水寨，韓元帥大開寨門迎接進營。二人見禮坐定，韓元帥問道：「大元戎到此，與楊么打過幾仗了？」岳元帥道：「不知虛實，尙未與他交兵。若定戰期，還仗老元戎相助一臂！」韓元帥連稱「不敢。」分付擺宴款待。二

人上席對飲，談論了一回。看那天色已晚將下來，岳爺卽辭別。韓元帥送出水寨。

岳爺上了馬，沿湖一路探看，那洞庭湖真個波濤萬頃，水天一色。遠遠望見那君山上，宮殿巍巍，旗旛密密，十分雄壯。正在觀看，忽見水面上一隻小船，使著雙槳，望著邊岸蕩來。張保看見後首有一帶茂林，便叫元帥道：『那隻小船來了。且進林子裏躲一躲。』岳爺忙進林中，張保也走了進來窺看。只見那隻小船直抵湖岸，艙子把船攏好。艙裏面走出一個人來，四面張望，口中自言自語的道：『我明明看見有兩個人在此，怎麼不見了？』張保見那人手無軍器，便提棍走出林中，大喝一聲：『那裏來的奸細，到此覓探？』那人道：『我那裏是奸細。要見岳元帥，幹一件功勞的。』張保道：『既要見元帥，卻好在此，你且跟我來。』那人就跟著張保走進林中。張保指著岳爺道：『這就是元帥。不知有何事？』那人便向岳爺跪下道：『小人乃是楊么的族弟，名喚楊欽。因逆兄不知天命，妄行叛逆，小人要保全祖宗血食，無門可見元帥；方纔有事過湖，見元帥獨騎而行，意是宋朝將官，欲投托求見。不意天幸，得遇元帥。元帥若不見疑，可於明日晚間，約準到此一會。小人獻一計，可滅逆兄，萬勿失信！』元帥道：『你既知順逆來歸，何不就同本帥歸

宋，反要明日再見？」楊欽道：「元帥身爲大將，豈不知機事不密，決無成功！小人既以身許國，豈不欲早投大寨？但小人手無縛雞之力，又未修習行兵之道，於事無益。只有一隱情，必須秘密；倘少有泄漏，不獨無功，反多周折也！」岳爺道：「既如此說，準於明日到此領教便了。」楊欽叩頭辭別了元帥，下船而去。

那岳爺同張保回城，安歇了一夜。到次日下午，岳爺暗暗的命張憲，楊再興，岳雲，王貴四將各帶三千人馬，在於湖邊四處埋伏。但看流星爲號，卽殺出救應。若安然無事，聽礮聲回營。四將領令，各自埋伏去了。到了臨晚，元帥喚過張保來分付道：「你可獨自前去，見機而行。倘有意外之變，可將流星放起，自有救應。」張保道：「不妨。小人走得快，若是不答對，我自跑了回來就是。」岳爺道：「須要小心！」

張保辭了岳爺，出城來至林中；等了一會，果然見一隻小船攏岸。楊欽走上岸來，張保走出林子外叫一聲：「楊將軍來了麼？」楊欽道：「元帥在那裏？」張保道：「元帥偶染小恙，故命我到此等候。」楊欽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有一物，相煩面呈元帥。切不可被人知覺！」就在身邊取出一個小小冊子——封固甚密——遞與

張保。再四叮嚀，辭別下船。張保收了冊子，拔步回城，進帥府來。

岳爺正在帳中，坐在燈下觀書等信。忽見張保回營來見，將那楊欽之言稟明，把冊子呈上。岳爺拆開細看，心中暗喜。隨命張保出營施放號礮，令埋伏四將回營。

到了次日，岳爺帶了冊子出城，到水寨來見韓世忠。行禮坐定，岳爺請韓元帥屏去左右，好商量機密事情。韓元帥道：「爲將者全在上下同心。我手下將士，如自己一般，有話不妨竟說。」岳爺即將冊子送過道：「有一功勞，特送與元帥。」韓元帥接來一看，原來是一幅地理圖，分註得明明白白；大喜道：「承讓此功，何以爲謝？」岳爺道：「多是爲朝廷出力，何出此言？」韓元帥道：「還懇元帥麾下，撥幾位統制幫助幫助。」岳爺道：「便送來。」辭別起身，一竟回轉帥府，卽點湯懷，王貴，牛皋，趙雲，周青，梁興，張顯，吉青八員統制，去幫助韓元帥。又分付道：「諸位將軍，到了韓元帥那裏，須要小心！若犯了軍令，無人解救。」衆將答應一聲，齊上馬出城，來見韓元帥。參見已畢。韓爺大喜，遂命大公子韓尙德，同著曹城，曹梁等看守水寨。自己同二公子韓彥直，率領八員統制，帶領精兵

五千，直到蛇盤山。離山十餘里路，安下營盤。早有嘍囉報上蛇盤山去。

看官不知，這蛇盤山，在千萬山深處；一路多是亂山高嶺，深篁密箐，路徑叢雜，一難識認。山中有一洞，名爲藏金窟，乃是楊么的巢穴。楊么的父親楊梟，同第三子楊賓，五子楊會，僞設護水丞相鄔天美，鎮國元帥燕必顯，輔國元帥燕必達，左衛將軍管師彥，右衛將軍沈鐵肩，還有護國太保十二名，護山勇士二千名，聚集嘍囉萬餘保守。出入不常，人跡罕到。所以前者官兵來剿，往往失利。不意楊欽將路徑細細畫成此冊，獻與岳爺，因此韓元帥得近山下紮營。

當時楊梟聞報，吃驚道：『宋兵怎能到得此間？必然我兒身邊有了奸細了！』楊賓，楊會一齊上前稟道：『父王且先捉了宋將，再查察奸臣便了。』楊梟便問：『誰人下山去，打聽宋將虛實？』當有元帥燕必顯上前領令願往。楊梟即命楊賓同去擒捉宋將。二人得令，一同上馬，帶領嘍囉下山，直到宋營討戰。

小校報進營中，韓元帥命二公子出營迎敵。二公子應聲得令，上馬領兵出營，來到陣前，大喝道：『賊將何名？天兵到此，還不下馬受縛？』燕必顯道：『我乃

楊大王駕前鎮國大元帥燕必顯是也。你是何人，擅敢到此尋死？」韓彥直道：「我乃韓元帥二公子韓彥直便是。汝等逆天謀叛，特來擒你。」燕必顯大怒，提起八十二斤合扇刀，望韓彥直當頭砍來。韓彥直舞動那桿虎頭槍架住。一場好殺——

燕必顯虎頭豹眼，韓彥直齒白脣紅。虎頭槍欺霜傲雪，合扇刀掣電飛虹。那個真是離山猛虎，這個分明出海游龍。又一個怒氣若雷吼，一個火發氣填胸。你殺我，捐軀馬革何曾惜；我殺你，願與皇家建大功。

兩個戰到三十餘合，韓公子賣個破綻，回馬詐敗。燕必顯拍馬趕上。韓公子在腰間拔出金鞭，回轉馬耍的一鞭，正中燕必顯的左臂。燕必顯叫聲「不好」，把身子一扭，回馬便走。二公子趕上，將勒甲縶一把，輕輕提過來，橫在馬上。那邊楊賓——本是個無用之人——看見燕必顯被擒，欲待向前來槍，又恐敵不過；欲要退後，又恐人笑。只指點衆嘍囉：「快殺上去救元帥！」衆嘍囉因是三大王指揮，又不敢不上前；欲待上前，料來怎生敵得過。衆嘍囉兵將只得假意吶喊，進了一步，倒退了兩步。二公子見此光景，便把燕必顯擲下，叫軍士綁縛了，解往營中。自己回

馬搖槍，飛一般的衝去。那些嘍囉，已挑死了幾十。楊賓正待逃去，二公子一馬已到面前，挺槍直刺。楊賓戰抖抖的，舉起手中這桿看樣方天畫戟來招架。二公子把槍梟開畫戟，攔腰一把，已將楊賓擒過馬來。衆嘍囉俱各沒命的跑回山上去報信了。

二公子掌著得勝鼓回營，來見父親繳令。韓元命將二賊推過來。軍士得令，將燕必顯，楊賓二人推至帳前。楊賓垂頭喪氣的跪下。那燕必顯立而不跪。韓元帥大喝道：『你這賊子既被擒來，怎敢不跪？』燕必顯道：『大丈夫被擒，要殺就殺，豈肯跪你？』元帥看見二人光景，便喝小校：『且將他二人監禁後營。待我破了他的巢穴，捉了楊梟，一同斬。』小校得令，將二人監在後營。元帥又令兩個軍士暗暗分付如此如此。軍士得令行事，不表。

且說燕必顯，楊賓兩個鎖禁在營中，卻是兩人一間囚房，緊緊對著。各人四名軍士看守，不容說話。到了晚間，那楊賓已是餓得肚裏鬼叫，瞪著兩隻眼睛空望。卻見兩個小軍：一個托著一盤不知什麼菜蔬；一個提著一大瓶，大約是酒，一手一

籬，大約是飯；走進對面房中去了。直至更深，也有一個小軍，托著一碗粗飯，一碗冷不冷熱不熱的白湯來，叫楊賓吃。那四個守軍，卻是自己去取些酒飯吃。楊賓看了，又氣又惱，看了那碗粗飯，反吃不下了；只把那湯來呷了一口。又被那四個守軍，絮絮叨叨的罵了幾句：『刀口裏的東西，還使什麼氣呢？終不然，老爺們反來供奉你這殺賊不成？且緊緊的縛一縛，好讓老爺們睡覺。』那四個守軍，又加上一條大鍊，將楊賓捆在柱上，各自去睡了。楊賓沒奈何，死又不能死，活又不能活，止不住流下淚來。熬至一更時分，只聽得外邊腳步響。楊賓側著耳朵細聽，恰像三四個人，走入對門囚房裏去。好一會，又聽得有人出來，口內輕輕的，只說得一句：『多在小將身上。』聽他們仍出後營去了，楊賓心裏好生疑惑。

到得天明，韓元帥暗暗令趙雲，梁興，吉青，周青四將如此如此。又寫密書一封，差人到澶州城內去見岳元帥。

岳元帥看了來書，打發來人外邊酒飯。命軍士到牢中吊出應死囚犯一名，來到後堂跪下，岳爺問道：『你叫甚名字？所犯何罪？』那犯人回稟道：『小人蔡勳，因酒醉失手打死人，故問死罪。』岳爺道：『酒醉誤傷只應問軍，不該死罪。今本

帥有一事，你若幹得來，不獨無罪，而且有功。」那犯人聽了，便叩頭道：「蒙天老爺免死，叫小人水裏火裏去，也是情愿。」岳爺道：「本帥有一『馬後王橫』，甚是得用。不意韓元帥聞知其名，今差人來要此人，本帥怎肯放他前去？若回絕他，又恐韓元帥見怪。你今可假扮妝束，冒名王橫，前去韓元帥營中，必然重用。但是不可泄漏。你可去得麼？」那囚犯好不快活，連連叩頭感謝：「元帥擡舉小人，怎敢泄漏？只認真做個王橫就是了。」元帥即命軍士將衣甲與他換了。隨即升帳傳韓元帥差人進見，差人跪下候令。岳爺分付後營：「喚王橫聽令！」軍士一聲答應，即時喚出假王橫來，跪在帳前。岳爺對著來人道：「元帥來書，要王橫去伏侍，但此人乃本帥得力之人，若非元帥來書懇切，決不能從命。今暫同你去，叫他伏侍元帥；待平賊之後，須當還我，不可失信。」來人唯唯答應。岳爺即命王橫：「且同來人去見韓元帥，須要小心服役，不可怠惰！」王橫領命，遂同了差人叩辭了元帥，出城上路。

來到營中，正值韓元帥升帳。差人同了假王橫跪下纒令，韓元帥使問：「你就是王橫麼？」假王橫即叩頭應道：「小人便是『馬後王橫』，並無第二個。」元帥

道：「本帥久聞岳元帥有個「馬前張保」，「馬後王橫」，十分得力。今暫著你做個隊長，掌管一百名軍士。倘有功勞，再行陞賞。」假王橫叩頭謝了，站過一邊。元帥又命軍士：「將楊賓、燕必顯二賊推來！」軍士答應一聲「吓，」不一會，將二賊推至帳前。元帥拍案怒道：「你二人既被擒來，料難飛去。還是降與不降？」燕必顯睜著兩眼大叫道：「寧可一刀，決不降你！」韓元帥道：「既不肯降。」叫軍士：「與我綁出營門，梟首號令！」軍士答應一聲，正待將二人推下階去；忽見一員將官，在韓元帥耳邊輕輕說了二句，韓爺又命推轉來，分付將燕必顯仍禁後營。叫王橫來道：「這楊賓非比別將，乃是楊玄兄弟，理當解上臨安獻俘。你可領兵四名，將他解到元帥處，聽他處分。須要小心！」

王橫得令，就辭了韓元帥，將楊賓推入囚車，帶了這四名解軍出營，望著澶州一路而來。不道那四個解軍，走了兩步倒退了一步。王橫坐在馬上，喝叫：「快走！休得慢騰騰的，誤了公事！」那四個解軍，自言自語，只管抱怨：「你是岳元帥的身邊一個使喚的人，反如此大樣；我們辛辛苦苦，沒有一些好處。還要呼喝人！」王橫聽了，好不動怒，就跳下馬來，倒轉鞭桿來打：「你這狗頭，不見天黑將下

來了？進城還有一二十里！要緊重犯，倘有差遲，可是當要的！」一個軍士上前叫道：「將爺不要動氣。我們今日因帥爺升帳得早，沒有食得飯飽，其實走不動。你是騎著馬的，那裏曉得？」又一個道：「你不見前面是靈官廟了？趕一步到那廟裏，問道士討些酒飯吃飽了，趕快些走就是了。」王橫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快些前去。」隨卽上馬，押著四個軍士推著囚車，一程趕到靈官廟裏。軍士將囚車推放廊下，一個跟著王橫，走到殿上喊道：「有道士走幾個出來！」喊聲未畢，只見後殿走出兩個中年道士來，問道：「什麼人，在此大呼小叫？」軍士喝道：「咳死的賊道！我們是韓元帥差來的將官，押送欽犯進城去的。肚裏餓了要問你回些酒飯吃。你們卻躲在後頭——不是吃酒，就是賭錢——不來招接。明日待我們稟過元帥，叫你這賊道不要慌。」那兩個道士陪著笑臉叫道：「將爺們不要惱。本廟向來香火極盛，近日皆因兵亂年荒，十分清淡。今日乃是靈官老爺升天之日，本廟衆各湊些微錢鈔，到城中買得三牲福物，祭賽老爺，本廟有的，是簪下的陳酒。道士俱在後頭散福，故此有失迎接。這位將爺，若不棄嫌，就到後殿同飲一杯。各位將爺，是有犯人干係，我們叫道人送出來，與各位享用罷。」那假王橫原是個貪杯無賴之徒，

看見道士十分恭敬，甚是喜歡；便道：「只是白受你們不當！」道士說：「將來正要老爺們照顧，小道們理當孝敬的。」王橫同了道士到後殿來。卻是七八個道士，擺著兩席豐盛酒餚，尙未坐席。見了王橫，一齊迎接施禮，請王橫上面坐定。衆道士你斟我奉，好不湊趣。

那四個軍士押著楊賓在外邊廊下，清清冷冷，等了半日。只見一個老道士，端著幾碗蔬菜，一籩飯，放上幾副碗箸，走來道：「裏邊這位將官說，叫衆位吃了飯，好快些趨踏。」放下，自去了。那四個軍士十分焦躁，側耳聽那後邊歡呼暢飲，好不鬧熱。一個軍士叫一聲：「哥！我想王橫這狗頭，本是岳元帥跟馬之人，不如我們的出身。今日韓元帥擡舉他做個百總，就這等大模大樣，把我們不當人；若然他將來得了功，還不知怎樣哩！」一個道：「我們本是韓元帥手下兵丁，也不甘心去伏侍這狗男女。明日回去，拌得退了這分糧，我們各自去別做個生理罷了。」一個道：「交兵之際，那個准你退糧？只好逃往金國去投降了四太子，或者倒掙得個出身。」四個軍士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多憤憤不平。

那楊賓在囚車內聽得明明白白，便接口道：「看你四人容貌雄偉，決非久困之

人。今日何苦受那小人之氣，何不同去投了我家大王？必然重用，豈不是好？」四人道：「楊爺若肯保我們做個小小職分，我們拚著性命對付了那廝，就放了爺爺同去何如？」楊賓道：「你四位果然有心，我就保奏你四人，俱爲殿前統制。」四人大喜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我們作速動手。」就將囚車打開，放出楊賓。四人拔出腰刀，同著楊賓搶入後殿來。那幾個道士見了，俱奔入後面把屏門緊緊的閉上。王橫坐在上面，醉眼迷離，纔立起身來，早被四個軍士上前一頓亂刀砍死。擁了楊賓一齊出了廟門，將王橫的馬，與楊賓騎了，抄著小路，一同望蛇盤山後山而來。

到得山邊，已是定更時分。嘍囉見是三大王回來，連忙開關。楊賓同了四人，一直到藏金窟。正值楊梟在殿上和五王爺楊會，元帥燕必達，商議退兵救子之計。忽見楊賓回來，好生歡喜，便問：「我兒怎得回來？燕元帥已怎麼了？」楊賓將兩日之事。細細稟明楊梟，便叫那四人上殿問道：「你四人姓甚名誰？」那四人跪下稟道：「小人：一名江彩，一名山鳳，一名永和，一名石鳴。」楊梟道：「難得你們好心，救了我兒！」就封爲統制之職，分撥在三王爺名下。四人謝了恩，一時改換盔袍，好不榮耀。楊梟便對燕必達道：「令兄尙在韓營，如何得出？你可悄悄

從後山到湖口水路，上洞庭去見大王，速發救兵到此，共擒韓世忠，好救令兄。」
燕必達得令，連夜單騎往洞庭湖去。不提。

再說韓元帥早有探事軍健報說：「四個軍士，將王橫殺死，放了楊賓一同逃去。」便分付將燕必顯推來問道：「本帥看你這堂堂一表，像個英雄，故不將你解去。何不降順以立功名？」燕必顯道：「胡說！我弟現爲輔國大元帥，俱各有家小在山，我怎肯貪生，遺害一家骨肉？」元帥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雖然謀叛之徒，倒也忠義可嘉。本帥仁義之師，何愁楊梟不滅。」叫小校：「可將燕將軍馬匹軍器還他，放他上山。待本師擒了楊梟父子，再行招撫便了。」當時軍士得令，將燕必顯推出營門，交還了衣甲兵器馬匹。

燕必顯獨自一人到山下叫關，關上嘍囉見是自家元帥，連忙開了關柵，放上山來。燕必顯來到殿上，見了楊梟，楊梟便問：「你怎得回來？」燕必顯將前後事情細細稟明。楊梟大怒道：「你既不降，自然斬首，或者解往瀘州；怎能就輕放了你？你的隱情，我已洞知，必是你先降順了他，故此獨把我兒解往城中。今日想要

來騙取家小。』叫左右：『與我綁去砍了！』兩邊刀斧手正要動手，旁邊閃過五公子楊會稟道：『請父王息怒。孩兒見他素有忠義之心，今日之事，未見真假；豈可就殺一員大將？不如暫且將他監禁，探聽的實，方可施行。』楊梟道：『既是我兒講情。』命左右將燕必顯收監。又對楊賓道：『今燕必達前往洞庭請救兵，恐他變生異心。你可帶領四統制一路迎去，接應山上救兵，直搗他的後寨，便可放火爲號，我卽下山夾攻。不可有誤！』楊賓領令，隨卽同了四員新來統制，也從後山抄出小路，望湖口一路迎來。

這裏韓元帥差探子打聽明白，暗暗差人送書知會岳元帥發兵截殺湖口救兵。一面傳令牛臯，王貴，湯懷，張顯四將，各帶人馬在蛇盤山半路四下埋伏。

岳元帥接書，亦命楊再興，徐慶，金彪三人，帶領人馬，埋伏青雲山。不提。

再說那燕必達，奉著楊梟之命，從後山抄小路來至湖口下船。上了洞庭君山，進殿朝見楊玄已畢，將老王的書送上。楊玄看畢，十分著忙，遞與軍師屈元公觀看。屈元公道：『主公朝內，必有奸細。若不然，韓世忠何以得知藏金窟地方屯紮

之處？且發兵去解蛇盤山之圍。」楊玄即命奇王鍾義，同燕必達領兵五千，速去救應。

奇王得令，點起人馬，同了燕必達渡過洞庭湖。剛至湖口，遇著楊賓同著四個統制迎著。兩邊相見，遂齊往大路火速前來。行至青雲山下，忽聽得一聲礮響，兩邊伏兵齊出。馬上一員大將大叫：「楊再興，奉岳元帥將令，特來拏你。快快下馬受縛！」奇王也不及通名問姓，舉刀便砍。再興搖槍接戰，不上十來合，攔腰一把，把奇王生擒過來，交與徐慶。拍馬來捉楊賓，楊賓見勢不好，不敢交鋒，回馬便走。後邊轉過四員統制，高叫：「楊賓不必驚慌，我等在此，叫你好好去。」四人一齊上前把他拏下。再興舉眼看時，卻原來是趙雲，周青，吉青，梁興。原來他四人，奉著韓元帥軍令，假妝解軍，殺了假王橫放了楊賓，投了藏金窟，今日得此大功。當時楊再興將楊賓交與金彪，對徐慶金彪道：「二位賢弟，將二賊帶回城中繳令。我去幫助韓元帥也。」二人領命飛馬自回濱州而去。

且說楊再興同著趙雲等四人，將五千嘍囉追殺一陣，殺死大半，其餘盡皆降

伏。楊再興帶領三軍，徑至韓元帥營中。

趙雲、梁興等四人，飛馬來至蛇盤山叫關。守山軍士見是四人，放上山來。見了楊梟道：「燕元帥果然投往澶州城去了。今三大王同奇王領兵來搗韓營，約明放火爲號，大王可卽領兵下山，前後夾攻，擒拏韓世忠。」言未畢，忽見嘍囉來報：「山下火光沖天，喊殺不絕，想必是救兵到了。」楊梟卽命五公子，同了左衛將軍管師彥，右衛將軍沈鐵肩，帶領三千嘍囉下山接應。

三人領令下山，殺奔韓營，行不到幾里，四邊山坳裏金鼓齊鳴。一聲砲響，牛鼻等四人的伏，兵一齊殺出，將楊會等三人截住亂殺。當有嘍囉報上山去，楊梟道：「不好了！中了他伏兵之計了！」遂對護國丞相鄔天美道：「賢卿好生保守山寨，且待孤家自去救應。」隨卽點齊二名護山太保，率領了二千名護山嘍兵，上馬提刀，慌忙下山。但聽得前面喊聲震地，正在混戰，楊梟拍馬搖刀，殺入陣中助戰。四將正在難分勝敗之際，忽聽得一聲喊，一騎馬衝入重圍，乃是楊再興。把槍挑開了楊梟的刀，生擒過馬，竟回澶州。楊會拍馬欲待衝出，被牛鼻一鋼打下馬來，軍士用撓鉤搭去。管師彥正在驚慌，鼓聲響處，韓二公子衝進陣來，手起一槍，將師彥挑

於馬下；亂馬一踏，蹄爲肉泥。沈鐵肩正沒處逃命，被吉青一棒打碎腦蓋，死於馬下。韓元帥催動人馬，直殺至蛇盤山下。那山上有燕必顯手下衆將，保了燕氏一門家小，放出燕必顯。燕必顯諒難逃脫，正在遲疑；那四將叫聲：『燕將軍，你令弟現在濱州，今楊梟已被擒；何不投順宋朝，以保令弟之命？』燕必顯道：『事已至此，索性拏了楊氏一門，好去獻功。』遂同了四將一齊動手，將楊氏一門良賤百餘口，盡皆拏下，獻了蛇盤山寨。韓元帥同衆將上山收拾金帛糧草，裝載車上。楊梟家口，盡上囚車。放火燒了山寨，拔寨回兵。將糧草賊犯解至濱州，到岳元帥營中交納。

韓元帥進營與岳元帥相見，各把前後事一叙，各皆歡喜。岳爺傳令：將楊梟一門一百餘口盡綁下；燕必顯前既被擒不降，直至勢促，方獻山寨，非出本心，一併斬首。將人頭裝在桶內，差兵護送解上臨安。韓元帥即便辭了岳爺，仍往水口水寨。

那邊探子報上洞庭山，說是燕必顯獻了蛇盤山；一門家口，盡被宋將拏到濱州，斬首號令，解往臨安去了。楊么聽了，放聲大哭。文武衆臣，亦各悲傷。就命

合山挂孝遙祭。又分付衆軍：『二大王楊凡現病在府中，恐他聞知此信病體加重，不許走漏消息。』一面與軍師商議發兵，與岳飛決戰，與父母兄弟報仇。屈元公道：『我軍初敗，心尙未定。且調齊各處人馬，然後直搗澶州，與他決戰不遲。』楊么准奏，遂傳旨各處去調齊人馬。不表。

且說岳爺的差官，將人頭解至臨安，進上本章。高宗大喜，傳旨將首級交刑部號令都城。再命戶部頒發糧草紬緞，工部發出御酒三百罈，著禮部加封，差出內臣田思忠，解往澶州岳爺軍前，犒賞三軍。

不料內臣發這三百罈御酒，到禮部秦尙書衙門內來加封，險些兒使那些——
衝鋒士卒，幾作含冤之鬼；
陷陣將軍，反爲枉死之魂。
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回

打酒壘福將遇神仙

探山形元戎遭厄難

御酒犒軍前，鳩毒藥，有誰參！

幸虧福將有仙緣，打破醇罈，暫避茅庵。

岳侯冒險渾身膽，翻身入虎窟龍潭，願把命兒拚。

——有調黃鶯兒——

古人有言：「青竹蛇兒口，黃蜂尾上針：兩般不爲毒，最毒婦人心！」那男子澆很殺，有時或起一點不忍之心；惟有那婦人，稟著天地間純陰之氣，所以起了毒意，再無迴往之心。那田思忠奉著聖旨，將三百壘御酒發到秦檜衙門，叫他加封，送往岳爺軍前去。恰值秦檜在兵部衙門議事未回，這王氏夫人，暗暗叫心腹家將，將毒藥每壘裏放上一把。他的心上，思想藥死岳飛，並那一班將士，好讓四太子來取宋朝天下。你想這等心腸，豈非比蛇蜂更毒麼？到了次日，秦檜也不知就裏，將三百壘御酒，壘壘加上封皮，交與田思忠。田思忠領了御酒並糧草等物帶領人夫，

一路來到潭州。

岳元帥得報，急差人到水口，請韓元帥進城將一同接旨。將御酒等物，送往教場中去，一面叫軍士去買民間的酒來沖和這御酒，方夠犒散。

不道那牛皐聽見，想道：『不知有多少御酒，待我去看看。』就獨自來到教場，

走到車子跟前，覺得有些酒香。牛皐道：『妙吓！待我打開一罈來看，不知御酒是

怎樣的。』便去將一罈的泥頭打開，忽然一陣酒氣，沖入腦門頭裏，霎時疼痛起

來。牛皐道：『咦！這酒有些詭異。』轉頭來，看那車夫立在後邊，牛皐道：『你

可要酒吃麼？』車夫道：『若是老爺肯賞小人，極妙的了！』牛皐道：『只是沒有

傢伙。』車夫道：『小人有個瓢在此。』牛皐接了瓢，便去罈裏兜了一瓢，遞與車

夫道：『快些吃了，再賞你一瓢。』這車夫是個貪杯的，說道：『多謝老爺！』接

過來，兩三口就吃完了。不吃可；這酒下了肚，霎時間，一交跌倒，滿地亂滾，

不多時，七竅流血而死！牛皐見了大驚，喊道：『我等幹此多少大功，這昏君，反

將藥來害我們！』擎起兩條鋼來，將這三百罈御酒，盡皆打碎。軍士著急，忙來報

知岳元帥。岳元帥分付令牛皐上來。牛皐走上來，大叫道：『元帥先把飲差殺了，

然後進都面聖，爲什麼他將藥酒來藥死我們？」岳元帥問道：「何以曉得是藥酒？」牛臯道：「車夫吃了登時七竅流血而死；所以小將忿怒，將御酒打了。」岳爺道：「還賸得多少圖圖的麼？」牛臯道：「沒有，都打碎了。」岳爺聽了大怒，嗚叫左右：「把牛臯綁去砍了。」韓爺分付：「且慢！」向岳爺道：「若不是這牛將軍打碎酒罈，我等盡遭其害矣！」欽差道：「不要說元帥受害，就是下官亦難逃此難。牛將軍非但無罪，抑且有功。求元帥赦了！」岳爺道：「既然二位說情。」分付就把牛臯趕出營去。牛臯道：「我是要跟隨元帥，不到別處去的。」岳爺道：「我這裡用你不著，快快走出去！」牛臯再三懇求，岳爺只是不留。牛臯只得上馬而去。

元帥就問欽差道：「這酒是何衙門造的？」田思忠道：「這酒是工部官製造的，解到禮部衙門加封。因秦大人有事，放在堂上一夜。次日秦大人加了封，下官領出，一路解來，並無差遲。」岳爺道：「欽差大人先請回京覆旨。待本帥平了洞庭賊，即時回京面聖，查究奸臣，以盡國法，再去掃北便了。」那欽差辭別起身，不表。

再說岳元帥差人去追牛皐。那人四下追尋，並無消息，只得轉來回覆元帥。岳爺心中甚是不捨。

那牛皐被岳爺趕了出來，一路下來。行了數十里，不覺肚中飢餓。來到一座樹林中，見一個道童立在林下。牛皐叫聲：「小哥，這山上可有寺院麼？」道童道：「此山名喚碧雲山，並無寺院；只有我師父在此山中修煉，道法精通，有呼風喚雨之能，撒豆成兵之術。」牛皐道：「你的師父，姓甚麼？叫個什麼名字？」道童道：「我家老祖，姓鮑名方。早上對我說道：『你可下山去，有一騎馬將軍叫做牛皐，你可引他來見我。』將軍你可姓牛麼？」牛皐道：「我正是牛皐。你可領我上山去見你師父。」道童道：「如此，跟我來。」牛皐只爲肚中飢餓，沒奈何，只得跟了道童，一步步走上山來。

進了洞門，見了老祖道：「我肚中飢餓，可有酒飯，拏些來與我充飢。」老祖叫道童拏出些素飯來與牛皐吃。老祖道：「將軍有何事到此荒山？」牛皐將打碎酒罈，被岳元帥趕出之事，說了一遍。老祖道：「原來爲此。將軍今欲何往？」牛皐

道：『無處可居。』老祖道：『如此，何不隨貧道出家，倒得逍遙快活？』牛皁皁想道：『我與大哥立下許多功勞，昏君反要將藥酒來害我們。不如此出家，無拘無束，也罷了。』想定主意，連忙跪下道：『弟子情愿跟著師父出家。』老祖道：『你既愿出家，一要戒酒，二要除葷，三要戒情；方可出家。』牛皁皁道：『弟子一皆依；略略吃些酒罷！』老祖道：『既要吃酒，你到別處去罷。』牛皁皁道：『不吃不吃。件件依你。』老祖道：『既然依得，可跟我來。』

牛皁皁跟了老祖走到山下。老祖便叫牛皁皁將馬籠頭鞍轡卸下。大喝一聲，那馬飛也似上山去了。又命牛皁皁卸下盔甲，至一井邊，叫牛皁皁把盔甲鞍轡都放下去。然後同牛皁皁轉到洞內來，收爲徒弟，取名悟性，換了道袍。牛皁皁把身上一看，哈哈大笑道：『如今弄得我像一個火燒道人了！』自此牛皁皁在碧雲山做了道人，且按下慢表。

再說那楊玄這一日與屈元公商議，軍師奏道：『臣有一計；再命王佐去請岳飛來看君山，只說有路好上宮殿。他若來，則四面放火，將岳飛，王佐一總燒死，內

外大患盡除。倘王佐推托，即將他家小監了，他自然肯去。」楊么大喜，傳旨宣王佐上殿。王佐來至殿下，楊么便將此計說與王佐。王佐奏道：「前者岳飛赴會，被他走脫。如今再去騙他，如何肯信？」楊么道：「你明與他相好，不肯前往。」分付：「把他家小監了！」

王佐只得依允，坐船來澶州城下。對守城軍士說知，進了城，來到帥府。軍士報進營中。岳飛出來迎接，進帳見禮畢，王佐道：「前日之事，皆屈元公所詐；小弟其實不知。今日一來請罪，二來有事通知。」拏出洞庭湖圖畫，與岳爺觀看。王佐道：「今夜大哥同小弟上君山觀看，湖內有條暗路，可上宮殿。若大哥看明此路，楊么指日可破。」岳爺應允。王佐辭去。

衆統制齊來稟道：「王佐來請私看君山，決非好意，元帥不可輕往！」岳爺道：「已會許過，豈可失信？」一面寫書送與韓元帥，約他前來接應。又命張保，張憲，岳雲，楊虎，同去。五騎馬出了澶州，來至東耳木寨。

王佐出來迎著，同往君山而來。行至七里橋，岳爺對楊虎道：「你在此把守此橋，以防賊人偷去。」楊虎領令守住。岳爺往君山而去。那楊虎心中暗想道：「如

此大橋，怎麼偷得？我且躲在石碑之後，看有何人來偷此橋。』將身往石後躲了，一眼觀看。果然那邊副元帥高老虎駕了一隻小船，望橋邊回來。上了岸，靠那石碑坐著，分付軍士們一齊動手，將橋拆毀。楊虎道：『原來如此偷法！』輕輕掩至背後，手起一鞭，將高老虎打死。衆嘍兵見主將打死，連忙下船逃命。

再說岳爺同王佐衆人上了君山，正在偷看之間，只見四面火箭齊發。君山左右前後，預先堆滿乾柴枯草，火箭落下，登時烈燄飛騰，衝天火起。岳爺和衆人都在煙火之中。正是：

樊籠窮鳥誰相救，

烈燄飛蛾怎脫逃。

畢竟不知岳爺和衆將等，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一回

伍尙志火牛衝敵陣

鮑方祖贈寶破妖人

昔日樂毅曾保齊，今朝尙志效馳驅。

千牛奔突如風掃，宋將安知備不虞？

卻說岳元帥和衆將顧不得性命，冒煙突火衝下山來。岳雲在煙霧裏遇著王佐，認做是父親，一把抱住當先走馬前行。可憐衆人多燒得焦頭爛額，逃至水口，只見楊虎趕來，遇見了衆人道：「那邊去不得！橋已被他們拆斷了！」正在危急，忽見韓二公子駕船來，接應上船，送過斷橋那邊。上岸來至王佐寨門首，岳爺道：「我兒放王叔下來。」岳雲把王佐放下。元帥道：「賢弟請回寨罷！爲兄的去了。」王佐拜別回寨，怒道：「又是岳飛好相與，如此兩次害他，並無害我之意。那楊玄我如此待他，他反如此待我！」心中恨恨不平。

岳爺回城，進帥府坐定，分付衆人，各自回去將養。

那王佐來見楊玄，說：「火燒君山，又被岳爺逃去。」楊玄道：「你領家小回

去，記你功勞便了。」王佐領了家小回寨。不提。

再說楊玄因此計不得成，心中不樂。見嘍囉來報：「啓上大王，今有德州王崔慶奉旨帶兵前來。」楊玄道：「崔慶既到。令伍尙志去打潭州。」伍尙志得令，就領嘍囉來至潭州城下討戰。軍士報進帥府。岳爺聞報，帶領衆將出城，擺成陣勢。但見伍尙志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，手掄方天畫戟，坐下銀鬃馬；大聲叫道：「來將莫非岳飛麼？」元帥道：「然也。你是何人？」伍尙志道：「我是通天大王麾下，官拜大元帥，伍尙志是也。」岳爺道：「看你相貌魁梧，像個好漢，何故甘心事賊？何不改邪歸正，建立功名？倘不知悔過，一旦有失，豈不可惜！」伍尙志道：「岳飛休要搖唇鼓舌。且來認我手段。」說罷，舉起畫杆方天戟，劈面刺來。岳飛攏動瀝泉槍架開戟。

兩個一場好殺！但見——

二將陣前生殺氣，跑開戰馬賭生死。岳飛槍發龍舒爪，尙志戟刺蛇伏起。槍去不離胸左右，戟來只向心窩裏。三軍擂鼓把旗搖，兩邊吶喊

江潮沸。自來見過多少將軍戰，不似今番無底止。

兩人戰到百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天色已晚，各自收兵。

伍尙志回山，見了楊么奏道：「岳飛本事高強，不可力敵，只可計取。臣有一計：要水牛數百隻，用松香瀝青，澆在牛尾上，牛角上縛了利刃。臨陣之時，將牛尾燒著，牛痛，自然往前飛奔衝出。岳飛縱有十分本事。焉能對敵，必然擒獲。」楊么聞言大喜，卽傳旨取齊水牛，交與尙志。尙志帶了水牛回營，當晚準備停當。

次日將火牛藏於陣內。一馬當先，至城下討戰。城內岳元帥率領衆將出城。尙未交鋒，伍尙志將火牛燒著。那牛疼痛，便望宋營中衝來，勢不可當。元帥看見，大叫衆將快退，衆將一齊回馬。那水牛負痛，亂撞亂衝，如崩山倒海一般。這些軍士，但恨爺娘少生了兩隻腳，飛奔入城，將城門閉上。人馬被火牛衝死不計其數，元帥心中憂悶。伍尙志見岳爺大敗進城，鳴金收軍。

過了一夜，又至城下來討戰。岳爺分付且將免戰牌掛出，再思退敵之計。

且說伍尙志見了哈哈大笑：「岳飛真乃無能之輩。只敗一陣，不敢再戰也，還

要做什麼元帥！』隨命軍士拔寨收兵。上山來見楊么，將火牛之事奏聞：『今岳飛閉了城門，挂起免戰牌，不敢出戰。請旨定奪。』楊么大喜道：『元帥辛苦，且暫停兵。孤家另思破賊之策。孤家有一公主，招卿爲駙馬，可於今晚成親。』伍尙志叩頭謝恩。

當日於殿上挂燈結彩。命宮女扶公主出宮來，就在殿上拜了楊么，然後與伍尙志交拜。送進宮中合卺，花燭已畢。楊么又賜衆臣喜宴筵席，伍尙志陪飲至更深方散，回轉宮中，只指望：

秦晉同盟，成兩姓綢繆之好；

朱陳媲美，締百年燕婉之歡。

那知這位公主，雙眉含怨，兩眼淚流。伍尙志那知就裏，只道是嬌羞怕醜，叫侍女們俱迴避了；便上前去溫存，低語叫道：『公主！夜深了，請安寢罷！』那公主驀地向身前扯出一把佩刀來，把在手中，指著伍尙志道：『你休想無禮！我非楊么之女，若要成親，須要我哥作主。若不然，就掙個你死我活。』伍尙志大驚道：『不知令兄是誰？小將如何曉得？我和你旣爲夫婦，自然聽從。且先放下凶器，慢慢的與小將說明便了。』那公主兩淚交流道：『妾家姓姚。楊么將我父母兄弟一門』

殺盡，劫搶家財。那時妾身年方三歲，楊么將我撫爲己女。我只有姑母之子表兄岳飛，今爲宋朝元帥。須得見他與我報了殺父之仇，方去我恨。令你堂堂一表，不思報國立功，情願屈身叛逆；妾身寧死，決不從你罵名萬代也！」

伍尙志聽了這番言語，低頭一想，便道：「公主之言，果是不差。我想楊么貪殘暴虐，諒不能成大事。但今令兄現在敵國，如何好去見他？既是公主如此說，小將焉敢冒犯？且名爲夫婦，各自安寢，瞞過楊么，待小將覷便行事便了。」公主謝了，各自去安歇。不提。

且說一日楊么升殿，聚集衆官商議去打潭州。伍尙志奏道：「岳飛守住城郭，不肯交戰，一時難以取勝。不如遣人議和，兩下罷兵息戰，再看機會何如？」旁邊閃出余尙文奏道：「臣有一計，可破潭州。大王可傳旨，著人在於七星山上搭起一臺。待臣前去作起「五雷法」來，召遣天將進城去，取了岳飛首級；其餘就不足慮也。」

楊么准奏；卽刻傳旨，在七星山搭起一座臺來。余尙文辭了楊么，卽前往臺

上作法。

再說牛鼻在碧雲山上出家，你道他這個人，那裏受得這般淒涼？這一日瞞了師父，偷下山來閒走。走了一回，進林子去，揀塊石上坐下歇息。忽見一隻水牛奔進林來，牛鼻看時，只見牛角上繫縛著利刃——原來是伍尙志的火牛逃走來的。牛鼻上前一把拏住，想道：『我每日吃素，實是難熬。今日天賜此牛來，想是與我受用的；若不然，爲什麼角上帶了刀來？』就將角上的刀解下來，把牛殺了。就在石中敲出火來，拾些枯枝，把牛煨得半生不熟的。正吃得飽，忽見道童走來叫道：『師兄，師父在那裏喚你，快去快去！』

牛鼻上山，進洞來見了老祖。老祖道：『牛鼻你既出家，怎的瞞我開葷？我這裏用你不著。你依舊下山去助岳飛，擒捉楊么罷。』牛鼻叫聲：『師父！徒弟去不成了！』老祖道：『卻是爲何？』牛鼻道：『我的盔甲鞍轡兵器，俱已放在井裏。馬匹又是師父放去。叫我如何上陣？』老祖道：『你且隨我來。』

牛鼻跟著老祖，來至山前井邊，老祖向井中喝一聲：『快將牛鼻的兵器等件送

上來！』言未畢，忽見井中跳出一個似龍非龍，似人非人的物事來，將牛鼻的盔甲鞍轡雙鎧一齊送上。老祖叫牛鼻收下。那物仍舊跳入井中。牛鼻道：『原來師父養著看守物件的！』老祖又將手向山頂上一招，那匹馬長嘯一聲，飛奔而來。

牛鼻把盔甲穿好，又把鞍轡放在馬背上，復身跪下道：『弟子前去上陣，求請師父賜幾件法寶，也不枉在這裏修行一番！』老祖向袖中取出一枝小小箭兒，遞與牛鼻。牛鼻接過來看了，便道：『師父，這樣一枝小箭，要他何用？』老祖道：『我不說，你也不知；此箭名爲「穿雲箭」，倘遇妖人會駕雲的，只要將此箭拋去，百發百中。』牛鼻道：『這一件不夠，求師父再添幾件裝裝門面。』老祖又向袖中取出一雙草鞋來，付與牛鼻。牛鼻笑道：『徒弟上陣，穿著靴子不好？又不去挑腳，要這草鞋何用？』老祖道：『你牛鼻休輕言了這草鞋！這鞋名爲「破浪履」，穿在脚上，踏水如登平地。那楊么乃是天上水獸下凡，非此寶不能服他。』牛鼻道：『這等說起來，又是寶貝。』老祖又道：『還有兩丸丹藥你可拏去。一丸可救岳飛性命；留著一九日後自有用處。』即在袖中取出一個小葫蘆，傾出兩顆藥丸，付與牛鼻。

牛鼻收了，便道：『弟子不認得路徑，求師父叫個小道童引我一引。』老祖

道：「這也不消。你且上了馬，閉了眼睛。」牛鼻依言上馬，將雙眼閉了。老祖喝聲「起，」那馬忽然騰空而起。耳根前但起聽風颼颼響，約有半個時辰，那馬就慢了。只聽得耳邊叫道：「值日功曹丁甲神將，速降壇前，聽我法令！」又聽見不住的劈拍之聲。牛鼻睜開眼睛一看，那馬就落下山前。卻見一個道人，在臺上作法。牛鼻走上臺來，那余尙文見一個黑臉的，認做是召來的黑虎趙玄壇，便將令牌一拍道：「神將速進澶州城去，把岳飛首級取來，不得有違！」牛鼻應道：「領法旨！」一錘打去，正中腦門，取了首級下臺，上馬往澶州而去。

那臺下的嘍囉聽得聲響，下臺來看。卻見余尙文死在臺上，又沒了頭。慌忙報知楊么。楊么好生煩惱，傳旨收尸盛殮，暗暗察訪好細。不表。

且說牛鼻到了澶州，進帥府來見了岳爺，把路遇余尙文作法打死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岳爺就命將首級號令，便問牛鼻：「一向在何處安身？」牛鼻道：「只東遊西蕩，沒有定處；故此復來。」岳爺心中疑惑，便寫書一封，命牛鼻：「暫時去幫助韓元帥。另日再來取你。」

牛皐接了書，辭了岳爺，上馬來至水口，見了韓元帥。參見已畢，將書呈上。

韓元帥接過看了，卻是岳爺要他探出牛皐這幾時的行藏。韓元帥隨命辦酒接風。過了一日，韓爺對牛皐道：『我看將軍義氣英雄，本帥欲與將軍結爲兄弟，入席暢飲。』牛皐道：『小將怎敢！』韓爺道：『你與岳元帥原是兄弟，大帥亦然，休得謙遜！』遂分付左右擺下香案，與牛皐結爲兄弟，入席暢飲。飲酒中間，牛皐便把打碎御酒壺，被岳爺趕出之後，遇著神仙，收爲徒弟，值至殺牛開戒，贈寶下山之事，盡情說出。韓爺道：『爲兄的不信，可試與我看看。』牛皐就取出草鞋來穿了，一同韓爺出寨。跳下水去，果然在水面上行走，如履平地一般。韓爺大喜，暗想：『我家有此異人，何愁楊玄不破？』遂暗暗修書回覆岳元帥。

次日將晚，牛皐來稟韓元帥道：『小將到此，並無功勞，閒坐不過。今夜須去巡湖。』韓爺應允。當日牛皐駕著一號小船，出湖巡哨，恰遇楊玄手下的水軍元帥高老龍，也駕著三四號小戰船來巡湖。牛皐見了，便叫水手：『且慢行！』卻穿上草鞋，踏在水面上，走到賊船邊。高老龍看見，只道是湖神顯聖，就跪在船頭叩頭道：『弟子高老龍，明日設祭，仰望神明護佑！』牛皐道：『快擺香案！』隨走上

船頭，這一鏢，將高老龍打死。回身，又將船上水手盡皆打落水中。後面這幾隻小船，飛也似逃回去了。牛鼻撐了戰船，回寨報功。韓元帥記了功勞簿，差人報知岳元帥。

岳爺尋思：『倘若被賊人放礮打死，如何是好！』忙傳令到水寨，令牛鼻回進澶州。

那邊巡湖水卒逃回山中，報知楊么：『高元帥巡湖，被宋將殺死。』楊么好生焦躁道：『宋朝出此異人，如何是好！』旁邊閃過副軍師余尙敬奏道：『臣能「駕雲」之法，待臣今夜飛進澶州，必要取岳飛之首；一來分主公之憂，二則報殺兄之仇。』楊么准奏。

當夜余尙敬將一方小帕，鋪在地上，噴上一口法水；將身坐在帕上，念念有詞；忽然騰空飛起，竟往澶州城中。來到帥府，正值黃昏。恰好牛鼻在韓營回來，元帥正在帳中盤問牛鼻說話。衆將兩邊侍立。余尙敬見下面人多，不好下手，只在半天裏如風箏一般，飄來飄去。卻被牛鼻一眼看見，說道：『詫異！是什麼東西！不要是師父所說的那話兒吓！待我來試試箭看。』就將那枝「穿雲箭」一望空拋去。

但聞哄囂一聲響，半天裏掉下個人來。牛羣一把拏住，取了穿雲箭，將那人綁了，來見元帥。元帥審問明白，卻是余尙敬。元帥分付卽時斬首，號令在城上。

那邊探子報知楊玄。楊玄十分驚疑，就與衆將商議。屈元公奏道：『再去調長沙王羅延慶。臣已練一陣圖，等齊了，就與岳飛決一雌雄。』楊玄准奏；卽去調兵發馬，不提。

再說王佐自從領了家口回寨之後，只自感念岳元帥的義氣：『如今不若到西耳木寨去，邀了嚴奇，一同歸順岳元帥，以報他之恩義。豈不是好？』主意定了。卽來見嚴奇，說：『岳飛如此義氣英雄；況楊玄這般行爲，必非對手。愚意欲與兄同去歸順，未知尊意若何？』嚴奇道：『我想楊玄終非成大事之人。久聞岳侯忠義，禮賢下士；若承挈帶，實爲萬幸！』話還未絕，旁邊走過一員小將，乃是嚴奇之子，名喚嚴成方，年纔十四，使一對八棱紫金鎚，猛勇非常，上前叫道：『爹爹不可聽信王叔父之言，長他人之志氣。孩兒聞得岳飛有一子，名喚岳雲，也使兩柄銀鎚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待孩兒明日與他比比武藝，若果然勝得孩兒，情愿歸降；若

勝不得孩兒，叫岳飛早早收兵回去，休教殺個片甲不留。」嚴奇對王佐道：「我兒之言，亦甚有理，免得被他們看輕了。」

王佐只得辭別回寨。悄悄地來至潭州城下，對守城軍士說知，要見岳元帥。軍士報進帥府。牛臯在旁聽得，大罵道：「這個狗頭，兩次三番來哄騙我們，今日又來做什麼？且待我去拏他來，砍他七八段，方洩我胸中之恨！」提了雙劍，怒衝衝去殺王佐。正合著常言道：

恨小非君子，

無毒不丈夫。

不知王佐逃得性命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

嚴成方較鏈結義

戚統制暗箭報仇

罕少英雄相遇，雙鏈比較相同。

情投意合喜相逢，

願得百年長共！

禍福皆由天數，暗地毒箭何功？

冤家徒結總成空，

到後方知素夢！

——右關西江月——

話說牛羣怒氣衝天，提劍出營，要殺王佐。岳飛連忙喚轉，叫聲：「賢弟！爲兄的兩次險遭大難，皆爲要他降順，他雖使惡意，我全不計較。人非草木，豈有不知？今日他來見我，必有好音！且放來他進，看他有何話說。」隨叫軍士請王將軍相見。牛羣不敢做聲，噤著嘴，咽嚥箇不了。

不一會，軍士引著王佐進帥府來，見了岳爺跪下道：『兩次哄騙元帥受驚，不賜斧誅，反蒙恩赦，實該萬死！』岳爺道：『賢弟請起！此乃各爲其主，理所當然，何罪之有！但不知賢弟今日此來，有何見諭，莫非還有別計麼？』王佐道：『人非禽獸，豈無人意？蒙元帥大恩，無以爲報。有西耳木寨威奇，小將已約他來歸順。不道他兒子嚴成方年紀雖小，十分驍勇，負氣不服，他開得公子英雄，單要與公子比個手段；若能勝他，方肯投降。因此特來報知。』岳爺道：『既如此，賢弟且請回。待明日叫小兒出城來，與他比試便了。』王佐辭別出城，悄悄自回寨去。

次日岳爺命岳雲領兵出城，等候嚴成方比武，相機行事，不可有誤。旁邊閃出統制成方上前稟道：『王佐幾次暗施毒計，恐有變動。小將願去掠陣。』岳爺應允。成方遂同公子齊出城來，安下營寨，專等嚴成方來比武。那裏曉得楊么在水寨操兵，嚴成方不能脫身來與岳雲比武。這裏岳雲已等了兩日。

王佐恐岳雲性急，就命兒子王成亮前去通知操兵之事。王成亮領命，上馬提槍，來至宋營門前，對軍士道：『我乃東耳木寨東聖侯大公子便是。快請岳公子出來會話。』軍士報進營中。成方道：『待小將去看他。』成方提刀上馬，走出營

前。王成亮道：『來將何名？』戚方道：『我乃岳元帥麾下統制戚方是也。爾乃何人？』成亮道：『我乃東聖侯長子王成亮是也。因嚴成方在水寨操兵未回，家父特命我來知會岳公子，休要回兵，須要等一兩日。這幾句話還未說完，不提防戚方手起一刀，將成亮斬於馬下，取了首級。回營來見岳雲道：『來將乃王佐之子，名喚王成亮，被我斬了首級在此。』岳雲大驚道：『戚老叔爲何殺了他！爹爹知道，必要將我斬首，如何是好！』戚方道：『他父親屢屢哄騙，要殺元帥，焉知今日不是鬼詐？殺了他，有罪在我，公子不必驚慌。』岳雲忙命軍士把成亮首級送去還他。王佐大哭一場，不知何故被殺，只得收了尸骸。不表。

卻說岳公子收兵回城，進帥府來見元帥道：『該斬孩兒之首。』元帥問道：『你卻爲著何事，莫非戰不過嚴成方麼？』岳雲道：『孩兒奉命，紮營在路旁等候嚴成方，他兩日不來。今日王佐命兒子王成亮來報成方在水寨操兵之事，卻被戚老叔殺了。孩兒理當斬首。』元帥道：『既是戚方所殺，與你何罪。』分付將戚方重責三十棍。兩邊軍士一聲答應，將戚方重責三十六棍。岳元帥叫張保：『你可將戚方送到東耳

大寨老爺那邊去說：統制戚方誤傷了公子，被家爺重責三十，送來城傷請罪。」
張保領令，同了戚方一直來到東耳木寨。軍士進寨細細稟明。王佐分付叫張保
進寨道：『你稟上你家元帥，吾兒命該如此，與戚方將軍何干？那人有事未回，原請
 公子等候，料此事必成。』張保辭了出寨，同戚方回城繳令。岳爺道：『本帥一次
金蘭會，二次探君山；皆因要降王佐之心，今日方得成功，被你如此，豈不把前功
 盡業！幸得今日說明。你且回營將養。』戚方領令回營。元帥又命岳雲原往城外下
 營去等。

這嚴成方在水寨內，直到十日方回，嚴奇道：『爲你操兵不回，那岳雲等候已
 久，王叔父恐他回城，命王成亮去通知，被戚方誤傷了性命！你今快快去與岳雲見
 箇首下，好定行止。』

成方了領父命，提鎗上馬，領兵來到岳雲營前高叫，道：『快報去，說我嚴成
方在此，快叫岳雲出來與我比武。』小校忙報進營。

岳公子聽報，隨卽上馬提鎗，來到陣前，看那嚴成方怎生打扮。但見——
 東髮金冠雉尾雙，魚鱗砌就甲生光。

金鎚八稜揚威武，恰似天神降下方。

那嚴成方對陣看那岳公子——

頭上銀盔雙鳳飛，糖猊寶甲襯征衣。

身騎赤兔胭脂馬，氣宇軒昂貌出奇。

兩個在對陣，你看我威風凜凜，我看你雄氣糾糾，各自暗暗歡喜。

嚴成方出馬來道：『小弟久聞公子英雄無敵，特來請教。』岳雲道：『領教便了。』兩個各攜雙鎚，交手來戰。一個舞動寒星萬點，一個使出瑞彩千條。戰到八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岳雲賣個破綻，跳出圈子，叫道：『果然好鎚，戰你不過，饒你去罷！』詐敗落荒而走。嚴成方道：『往那裏走？若不奈你下馬，也算不得好漢。』拍馬追來。趕下二十餘里路，岳雲使個「流星趕月」的解數，回馬一鎚照著嚴成方的鎚上打去，將嚴成方的虎口震開，把鎚打落於地。嚴成方跳落下馬，便把那柄鎚也棄了，跪下道：『公子英雄，名不虛傳！小弟情願歸降，望公子收錄！』岳雲也跳下馬來，雙手扶起道：『久聞嚴公子大名，有幸今日得相會！公子若肯歸降，共扶社稷，小弟情願與公子結爲兄弟；不知尊意若何？』嚴成方道：『小弟亦

有此心，只是不敢仰攀。」岳雲道：「既同心意，何必過謙？」兩個就在地下撮土爲香。岳雲年長一歲爲兄，成方爲弟，誓同骨肉。對拜已畢，各自上馬回營。

成方來至東耳木寨，見了王佐，將與岳雲結拜之事說明。王佐大喜，隨同嚴成方來至西耳木寨見了嚴奇，暗暗各自同心計議。

那岳公子回城，也將前事說了一遍，岳爺喜之不勝。

忽見小校來報：「有長沙王羅延慶在城外討戰。」楊再興便上前來稟道：「羅延慶同小將皆是相好，待我去說他來歸降。」岳爺就令再興出馬。再興領上馬，提槍領兵出城來，到陣前大叫一聲：「楊再興在此，誰人敢來會我！」忽聽對陣只一聲破響，門旗開處，一將出馬，見是楊再興，便把眼色一丟，便道：「來將休得逞能，俺羅延慶來也！」攔動鑿金鎗，當胸就刺。楊再興舉滾銀槍劈面相交。

兩個在戰場之上，假戰了十餘合，楊再興賣個破綻，回馬敗下，落荒而走。延慶拍馬趕來。有四五里遠近，到一茂林之間，再興看四下無人，便回馬叫聲：「兄弟，久不相見！卻原來在這裏！爲兄的已歸順了岳元帥，聖上親封授爲御前都統

制。與岳元帥結爲兄弟，蒙他十分義氣相待。兄弟何不棄邪歸正，投順宋朝？日後立功，決不失封侯之位也！」羅延慶道：「兄長之言，敢不如命？小弟情願做個內應，待交兵之日，小弟立功，以作進見之禮便了。」再興大喜道：「既如此，愚兄仍舊敗回，好掩人耳目。」說罷，便轉馬奔回。延慶在後追至戰場上，又假戰了四五合。再興假敗，逃回城中去。延慶也鳴金收軍回營。

再興進城，見了岳元帥，將羅延慶歸降內助之事，細細稟明。岳元帥大喜，記了功勞簿。不提。

且說屈元公調齊各路人馬，演習「五方陣」勢，要與岳飛決戰，這裏探子報知岳元帥。到了晚間，命張保跟隨，私自出城來探看。到一樹林中，岳爺爬上樹頂，偷看賊營動靜。正看之間，只聽得弓弦響處，不知那裏一箭射將上來。元帥叫聲「不好，」脅上早中了一箭；幸得把樹枝抱住，不曾跌下。張保連忙上樹扶下，只見岳爺面如白紙。張保慌慌的背了元帥，黑暗之中，不辨高低，如飛進城。到了帥府放下，臥在牀上，人事不醒。嚇得岳雲魂魄俱無，連忙將箭頭取出來。衆將士聞知，

齊集大營來看。但見箭眼中流出黑血，口吐白沫，箭傷甚重，命在刻頃。公子與衆將俱各大哭。

牛臯道：「你們不要哭。我就有了主意，我是有仙丹救得元帥的！」衆將聽了，俱各拭乾了眼淚，來問牛臯。牛臯道：「不要慌，可取些滾水來！」旁邊家將忙忙的倒了一碗滾水來。牛臯即取出一粒仙丹藥，將滾水調和，灌在元帥口中。不多一會，只見元帥大叫一聲：「痛死我也！」這顆仙丹，果然有起死回生之妙，頃刻之間，岳元帥一翻身坐起。衆將好不歡喜。

牛臯道：「這箭不是敵人所射，乃是本營將官放的。且看箭上可有計號。」元帥把箭一看道：「沒有記號。」牛臯道：「把衆將的箭，多拏來比看；若有那箇的箭，與此箭一般樣的，就是此人射的。」衆將齊道：「有理。」元帥就將箭來折爲兩段，插在靴統內；說道：「你們不必究，待他悔過自新便了。」衆將道：「元帥如此仁德待人；但此賊的心腸太狠，便宜了他！」牛臯氣忿忿的，又摸出這丸丹藥來道：「元帥收著。倘日後再被他射一箭，還好醫治。要第三回，卻沒有了。」元帥道：「凡事總由天命，賢弟何必著惱？賢弟們請各自回營，準備與朝廷出力便了。」衆

將各自回營散去。元帥自進後堂來，公子問道：「爹爹，孩兒已明知此人，何不將他正法？」岳爺道：「我兒！你那裏曉得：他道我賞罰不明，因而懷恨，至有此舉。我但以仁德化之，彼必然追悔也。」岳雲伏侍元帥安寢。不提。

且說楊玄一日升殿，對屈元公道：「各路大兵雖到，但勝敗亦未可遽定，當作何萬全之計。」屈元公奏道：「臣的陣勢已經演熟。大王可傳旨，命王佐前去誘敵，待岳飛兵來，就命王佐截他的歸路。再命崔慶崔安居左。羅延慶嚴成方在右。二大王楊凡統領中軍，四面夾攻。先命花普方駕著戰船，去與韓世忠交戰，以防來救應。任那岳飛通天本事，亦必就擒也。」楊玄聽了這番言語，大喜，即命軍師照計而行便了。屈元公領旨，自去準備。旁邊閃出楊欽上前奏道：「軍師妙計雖好；但是岳飛手下將士，俱是智勇兼全之輩，亦未可輕忽！臣願挺身入虎穴，到澶州城去，與岳飛講和。若肯兩下罷兵息戰，不獨安然無事，又省了無數糧草。」楊玄道：「御弟前去講和甚妙。若肯退兵，情願送他些金帛，免得廝殺亦好。」楊欣正要領旨出班，只見伍尙志閃出奏道：「單絲不成線，臣願與王叔同往宋營講和。」

楊玄道：「駙馬同去，孤家更是放心。」楊欣心中想道：「我有心事，特謀事差；不道駙馬也要同去，如何是好？」無可奈何，只得和駙馬一同出朝。來到水口，下了小船，開到對岸。

二人上馬，來至城下，對城上軍士說道：「相煩通報元帥，說楊欣伍尙志特來求見元帥。」軍士連忙報進帥府。岳爺傳令，請進帥府相見。軍士得令，出來開了城門，放他二人進城。來到帥府，進內見了元帥，口稱：「小將楊欣，同伍尙志奉主公之命，特來與元帥講和。若肯罷兵息戰，情願備辦糧草犒軍等物，每年進納貢奉，免得人民塗炭。未知元帥允否？」岳爺大怒喝道：「那楊玄早晚就擒，洞庭滅在且夕，何得多言！」叫左右：「將二人擊下，兩處拘禁。待我捉了楊玄，一同斬首。」左右一齊答應，將二人各房拘禁，元帥暗暗叫軍士將酒飯傳送。

到得初更時分，叫張保悄悄的去請了楊欣到後營，從新見禮。元帥讓他坐了客位，問道：「方纔冒犯！在諸將面前，不得不如此，幸乞恕罪！不知將軍此來有何計較？」楊欣道：「今屈元公，大集各路兵馬，擺一「五方陣」，前後左右，俱有埋伏。特此來報知元帥，以便準備破敵之計。但恐元帥大兵到時，玉石不分，要求

元帥保全家口，感德無涯！」元帥道：「前承將軍美意，破了蛇盤山。本帥還朝，請明封贈，豈敢有犯？」即命家丁取過小旗一面，遞與楊欣：「倘大兵到日，將此旗插於門上，諸軍便不敢進門。」楊欣接了旗收好，謝了元帥。元帥仍命張保送回房中安歇。

又叫王橫：「你去好好的請那伍尙志來。」王橫領令出去。不一時，尙志已到，見了元帥跪下道：「前者有犯虎威，望元帥恕罪！」元帥用手扶起請坐，便道：「將軍大才，實爲可敬。但所事非人，實爲可惜！不知將軍今日此來，有何主見？」伍尙志將得勝回營招爲駙馬之事，說了一遍；然後道：「那公主雖與小將做了花燭，卻不肯成親，要求元帥作主，方成此事。」元帥聞言哈哈大笑道：「楊玄招駙馬，怎麼要本帥作主起來？豈非笑話？」伍尙志道：「有個緣故：那公主並非楊玄之女，乃澶州澶村人氏，父親姚平章，一門俱被楊玄殺死。其時公主年幼，楊玄認爲己女。」岳爺吃驚，心中想道：「姚平章是吾母舅，那公主是我表妹了！如今卻待怎麼？」尙志道：「公主說：一則有父母之仇，二則元帥乃公主之兄。所以謀得此差，來見元帥請命，以安公主之心。」元帥聞言，即忙站來道：「這等說來

是我的妹丈了！」遂命請公子來見禮，便道：「這是我兒岳雲。」岳雲見了禮。

元帥分付家將：「去請楊老爺來。」伍尚志吃驚道：「小將在此，不便相見。」岳爺道：「不妨。他也有事到此。」不一會，楊欣走進來，見了伍尚志，甚是慌張。元帥笑把從前之事，說了一遍。二人大笑起來。當夜重整酒席，飲了兩番，遂一處安歇。

次日，送至水口，下船回寨。見了楊么，一同奏道：「岳飛有允從之意；奈衆將不肯，故留在驛中，過了一夜。衆將請命，要斬臣二人，又是岳飛道：『二國相爭，不斬來使。』放臣二人回來繳令。」楊么聞奏，心甚不悅，起身回宮。那伍尚志遇見了公主道：「今日已見過令兄，將公主之言，一一道達了。令兄待等平了楊么，令兄作主，與公主成婚也。」公主謝道：「郎君若能與我父母報仇，感德不盡！」這邊閒話，且按下慢表。

再說岳元帥調齊人馬，約定韓元帥水陸會剿。分撥楊虎，阮良，耿明初，耿明達，牛皋：共是五人，來助韓元帥，由水路進發。自同衆將出了潭州城，安下大

營，準備與楊么決戰。

不因此番開兵，有分教：

江水澄清翻作赤，

畢竟不知誰勝誰負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湖波蕩漾變成紅。



第五十三回

岳元帥大破五方陣

楊再興誤走小商

萬騎飛騰出陣雲，灑州戰勝岳家軍。

小商河誤將軍死，夜半淒涼泣旅魂！

前言不表，閒話慢提。單說岳元帥帶領大兵，齊出灑州城外，紮下大營。是日元帥升帳，聚集一班衆將，參見已畢。元帥開言道：「今屈元公調齊人馬，擺下此陣，名爲『五方陣』；按金木水火土各路埋伏，前後左右俱有救應。各宜努力向前！擒拏楊么，在此一舉！違令怠玩者，必按軍法！」衆將齊聲道：「願聽指揮。」元帥卽命余化龍總令。余化龍答應上前。元帥道：「與你紅旗一面，率領周青趙雲帶三千人馬，從正西殺入陣去。我自冇接應。」余化龍得令去了。又點元慶同吉青施全領兵三千，黑旗黑甲，從正南上殺進；取水尅火之義。三將一聲「嘎」，領令去了。又喚岳雲：「你可同王貴，張顯領兵三千，都是黃旗黃甲，從北方殺入接應。」岳雲領令去了。又命張憲同鄭懷張奎領三千人馬，白旗白甲，殺

入正東陣內；取金尅木之義。張憲領令下去。元帥又命楊再興帶領青甲兵三千，左首張用，右首張立，一齊衝入中央，砍倒他的「帥」字旗。元帥自領大兵在後，接應五方兵將。

韓元帥那裏，已得了岳元帥會勦日期，即命楊虎，阮良，耿明初，耿明達各駕小船，往來截殺。牛皋在水面上救應。自己帶領二位公子，並各副將，擺開大戰船殺來。

那日楊玄聞報，說岳飛來破「五方陣」，韓世忠又在水路殺來，即忙命楊欽把守洞庭宮殿，伍尚志保住家眷；自與太尉花普方等，駕著大小戰船，向前去迎韓世忠。不表。

先說那岳營衆將，依次衝入。「五方陣」內，雖有嚴成方羅延慶，卻被已壞歸順之心，自然不肯出力。只有小霸王楊凡這桿槍十分厲害，在陣內抵擋各路兵。那王佐來見了岳元帥，獻了東耳木寨。岳爺命王佐收拾寨中之物，速進潭州，不可遲延。王佐領命而去。不一會，又見伍尚志差心腹家將，駕船來到岸邊，請元帥上

山。元帥令三軍上了戰船，帶領張保，王橫下船，直至楊么水寨，逢人便殺，遇將便砍，四面放起火來。衆嘍囉飛奔逃命。岳爺殺上山來，有早楊欽接著，指引軍兵，將楊么合門誅戮。伍尙志領了公主下山，放起一把火，將大小宮殿營寨，燒個乾淨。

早有嘍囉逃得命的，飛報與楊么，說道：「大王不好了！驢馬伍尙志與御弟楊欣獻了水寨，放火燒了宮殿。大王眷屬，多被岳飛殺盡了！」楊么聽了，大叫一聲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這二賊如此喪心，將我滿門殺絕，此恨怎消！拏住三賊，碎尸萬段，方洩我恨！傳令衆將：快奮力殺上去，擒了韓世忠，再作道理。」衆將得令，正把戰船駛上。只見牛羣在水面上走來，見了花普方，叫聲：「賢弟！此時不降，更待何時！」花普方叫聲：「哥哥，小弟來也。」將船一擺，跟著牛羣歸往宋營去了。

楊么見花普方歸來，心中又慌又惱，只得勉強上前，與韓元帥戰船打仗。

說話的，做小說的人，沒有兩張嘴，且把楊么敵住韓元帥交戰之事，略停一

停。且先說那岳元帥燒了洞庭山宮殿，下船來，依舊上岸屯住。早有牛皋帶饒花、潘方來投降，岳爺大喜，用好言撫慰。忽然又有探子來報道：「啟上元帥：今有金邦四太子兀朮領六國三川各島人馬，共有二百餘萬，來犯中原，將近朱仙鎮了！請令定奪。」

岳元帥聽了此報，吃了一驚，分付探子，再去打聽。這個方去，那個又來，一連七八報。元帥好不著急！想：「那楊幺未擒，金人又到，奈何奈何！」慌忙傳令軍政司，點齊七隊人馬，每隊五千，候本帥發令。軍政司連忙點齊，專等元帥調用。岳爺又發文書，差官命各路總兵節度，在朱仙鎮取齊，星飛投遞去了。

且說「五方陣」內，余化龍率領吉青，趙雲殺入正西陣內，正遇著崔慶。大戰了數十回合，被余化龍攔開刀，一槍刺於馬下。那何元慶同著吉青，施全領兵從正南殺來，早有崔安接住廝殺。不上五六合，崔安待逃走，被何元慶一鎚打得腦漿迸出，死於馬下。岳雲，王貴，張顯三個，從北方殺入陣中。賊將金飛虎使兩條狼牙棒上前迎敵，被岳雲梟開棒，只一鎚打作兩截。再殺過去，恰遇著余化龍，何元

慶兩邊殺來；三枝兵合做一處，惡龍攪海的一般，那裏擋得住！其時東邊陣上，喊殺連天，乃是張憲同著鄭懷，張奎領兵殺來。正遇周倫舞動雙鞭來敵張憲，未及交鋒，被鄭懷刺斜裏一棍打死。恰好楊再興從中殺進陣來，正遇三大王楊凡。兩個大戰，正是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材。正在難解難分，嚴成方見楊再興戰不下楊凡，便把雙鎚一擺，大叫一聲：『嚴成方來助戰也！』一馬跑上前來。楊凡只道他來幫助，那裏防他馬到鎚落，把楊凡打落馬下，再與取了首級。羅延慶見了，把槍一擺，連挑幾員偏將；大叫道：『俺羅爺已歸順岳元帥了。你等願降者，多隨我來投順，免受誅戮！』那陣內人馬，見主將已降，俱各四散逃生。

早有軍士飛報屈元公道：『王佐，羅延慶，俱投降了宋朝。嚴成方把三大王打死，也歸宋朝去了。陣勢已破，三軍盡逃散了。』屈元公正在驚慌，又有探子來報道：『伍尙志與楊欽，獻了水寨，放火燒燬了宮殿。大王一門家眷，盡被宋兵殺盡了。說猶未了，又有探子來報：『牛皋招降了花普方。大王現被韓世忠圍困，十分危急，候軍師速去救駕！』屈元公一連聽了幾報，弄得手足無措仰天大叫道：『鐵桶般的山河，一旦喪於諸賊之手，豈不可恨！』遂拔劍自刎而死——這叫做：『大

破『五方陣』，逼死屈元公。」

岳元帥正在調撥人馬，早有探子來報：『韓元帥大破了楊么，楊么棄船下水。楊虎，阮良等一齊下水追擊去了。』岳元帥分付再去打聽。

不多一會，早有楊再興進營繳令。岳爺道：『賢弟來得正好。方纔得報，說金兵二百萬，又犯中原，將近朱仙鎮。賢弟可領兵五千爲第一隊先行，速速去救朱仙鎮。小心前去！』楊再興領令出營，帶兵五千，星飛去了。

隨後岳雲進營說：『孩兒領令，殺入『五方陣』內，將楊么人馬盡皆殺傷。特來繳令。』岳爺道：『我兒！今有兀朮帶領二百萬人馬，來犯中原。你可領兵五千，速往朱仙鎮救應。』岳雲一聲得令，出營領兵，飛奔去了。

又有何元慶同嚴成方進營交令。元帥令成方爲第三隊，接應岳雲。成方聽說岳雲在前，領令星飛而去。元帥又令何元慶爲第四隊先行。元慶得令，出營帶領五千兒郎，前往朱仙鎮來。

落後余化龍進營繳令，元帥亦令領兵五千爲第五隊，速奔朱仙鎮去。不提。

再說羅延慶進帳見了元帥跪下稟道：『末將歸降來遲，望元帥恕罪收錄！』岳爺連忙扶起，說道：『本帥與將軍汴京一別，久懷渴想！今日將軍改邪歸正，正欲敘談衷曲。不意金邦兀兀，帶領番兵二百萬，復進中原，已近仙朱鈔，十分危急！我已命楊再興，岳雲，嚴成方，何元慶，余化龍各領五千人馬，作五隊，前去救應朱仙鎮了。今將軍可爲第六隊先行，帶領人馬五千前去。有功之日，待本帥奏聞，封職不小！』羅延慶道：『蒙帥爺如此恩愛，何惜殘軀？誓必殺盡金兵，以報帥爺知遇之德也！』遂辭了元帥，出營領兵去了。

又一會，伍尚志進營繳令，元帥道：『賢妹丈來得正好。我早上已命澶州節度使徐仁，叫他整備花燭；今因金兵犯界，我不得功夫，故託他主婚；妹丈可同表妹進城，今晚成了花燭；明日即領兵五千，星速爲第七隊救應，不可有誤！』伍尚志謝了元帥，出來同姚氏進城，當夜成了親。明日即引兵出征不表。

且說楊虎與耿氏兄弟一齊下水追捉楊玄。楊玄無處躲避，往水面上透出來，想

要上岸逃走。不道牛臯正穿著那雙「破浪履」，在水面上走來走去的快活。忽見水面上探出人頭來，牛臯認得是楊么，便道：「好人吓！拏了這頭來罷！」手起一鎚，把楊么打翻。阮良等一齊上前捉住了，解上韓元帥大船上來報功。韓元帥即命綁過岳元帥營中來。岳爺道：「叛逆大罪，理應解赴臨安處斬；但我要送往朱仙鎮去，恐途中有變。」分付綁去砍了。將首級差官送上臨安奏捷。又令牛臯往各路催糧，到朱仙鎮來接應。牛臯領令去了。

此時岳元帥與韓元帥共有三十萬大兵。二位元帥放礮披寨，統領全師，望朱仙鎮而來。且按下慢表。

再說第一隊先行楊再興，奉令前往朱仙鎮來。此時正值十一月天氣，只見四下裏彤雲密布，大雪飄揚，萬里江山，如同粉壁。再興帶兵冒雪而行，一連走了兩日兩夜，已離朱仙鎮不遠。看那金邦人馬，漫山遍野，滔滔而來，不計其數。楊再興道：「三軍聽者：你看，番兵如螻蟻一般，你們上前去，豈不白送了性命？爾等可紮好營寨，在此等候。我去殺他一個翻天倒海。」衆兵一齊答應，下了營寨。那

楊再興即便拍馬搖槍，往番營殺進。

那昌平王兀朮四太子，帶領六國三川大兵——分爲十二隊，每隊人馬五萬，共有六十五萬人馬，虛張聲勢假言二百萬——往小商橋而來。第一隊的先鋒雪裏花南走馬上來，正遇著楊再興一馬當先，把槍只一挑，將雪裏花南挑下馬來。番兵不能抵擋，吶喊一聲，兩邊散開。楊再興拍馬趕上，那第二隊先行雪裏花北，便來接戰。早被楊再興一槍，那雪裏花北招架不住，也死於馬下。只見那番兵回身一轉，楊再興拍馬又上前來。撞見三隊先鋒雪裏花東，早已知道前邊之事，催馬搖刀上來，正遇楊再興。他的刀尙沒舉起，又早被楊再興一槍將頸下挑了一個窟窿，翻身落馬。殺得那些番兵東倒西橫，抱頭鼠竄，只恨爹娘少生了兩隻腳，沒命的逃走。那四隊先行雪裏花西聞報，飛馬上來接戰，撞著楊再興，不上一合，早被楊再興挑於馬下。不上一個時辰，連把四員番邦大將，送往閻羅殿去了。四隊番兵，共計有二十餘萬，見主將已亡，大敗而走。衆番兵懼怕，不知道依這樣的南蠻，有多少追殺下來，先自慌了亂跑。人撞人跌，馬衝馬倒，自相踐踏，死者不計其數；但見尸如山積，血若川流。

楊再興在後追趕，見番兵向北而走，心下想道：「我往此處抄去，豈不在番人之前？截住他的歸路，殺他個片甲不留。」再興想定了主意，竟往近路抄去，誰知此地有一條河，名爲小商河，早已被這大雪遮滿，看不出河路。那些番兵，盡皆知道是小商河，前邊小商橋；所以那些番兵，皆往西北而逃。小商河河水雖不甚深，卻皆是淤泥衰草，被雪掩蓋，不分河路。楊再興一馬來到此處，一聲響跌下小商河，猶如跌落陷坑的一般，連人帶馬，陷在河內。那些番兵看見，只叫一聲「放箭」，一衆番兵番將，萬矢齊發，就像大雨一般射來。可憐楊再興連人帶馬，射得如柴蓬一般。後人有詩弔之曰：

東南一棒天鼓響，西北乾方墜將星。

未曾受享君恩露，先向泉臺泣夜昏！

兀朮傳令衆將，調兵轉去下營：「若有南蠻前來迎敵，不可造次，須要小心準備爲主！」不提。

卻說第二隊先行岳雲趕到，天色已暗。再興的軍士上前迎著公子報道：「楊老爺

追殺番兵，誤走小商河，陷於河內，被番人亂箭射死。特來報知。」岳雲聽了，不覺大叫道：「苦哉！苦哉！救應來遲，此乃我之罪也！」傳令三軍：「與我紮住營盤，待我前去與楊叔父報仇。」三軍得令，安下營頭。

岳雲拍馬搖鎚，直抵番營，一馬衝進金營，有分教：

萬馬叢中顯姓字，

千軍隊裏奪頭功。

不知勝負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四回

貶九成秦檜弄權

送欽差湯懷自縊

報國丹心達太清，一時千載定聲名。

只慚世上無忠孝，不論人間有死生。

話說那岳雲一馬衝入番營，大叫：『俺岳小爺來踹營了！』舞動那兩柄銀鎚，如飛蝗雨點一般的打來，誰人抵當得住！況且那些番兵，俱已曉得岳公子厲害，多向兩邊閃開。岳公子逢人便打，打得番兵東躲西逃，自相踐踏。

恰好第三隊嚴成方先行已到。兩隊軍士將楊先鋒誤走小商河，被金兵射死，如今岳公子單身獨馬，踹進番營的事說了。嚴成方聞言大怒，即傳令三軍安下營寨：『等我幫他去來！』把馬一提，直至番營。高聲大叫：『俺嚴成方來踹營也！』掄動紫金鎚，打將入來，指東打西，繞南轉北。尋見了岳雲，兩個人併力打來。

那時兀朮在大營，見小番報說：『岳小南蠻又同了一個小南蠻叫做嚴成方，踹進營盤，十分兇狠，難以抵敵，望速遣將官擒擊！』兀朮思想：『某家六十萬大兵

來到此地，被楊再興一人一騎，挑死我四個先鋒，殺傷我許多人馬。如今又有這兩個小南蠻如此厲害，叫某家怎能取得宋朝天下！」隨卽傳下令來，點各營元帥平章，速去迎敵。務要生擒二人，如若放走，軍令治罪。那些番兵番將，得了此令，層層圍住岳公子，嚴成方廝殺。不表。

再說那第四隊先行何元慶領兵來到。那軍士也將楊再興射死，岳公子與嚴成方殺入番營的事，說了一遍。何元慶聽了，分付三軍紮下營寨，他也是一人一騎，衝至番營門首，大叫一聲：「呔！番奴！何元慶來也！」舞動雙鎚殺進番營。

隨卽那第五隊先行余化龍兵馬也到。聽了此信，按下三軍，飛馬衝入番營，大叫一聲：「番奴閃開！余化龍來也！」把銀槍一起，點頭點頭挑來。好生厲害，殺得那番兵喊叫道：「南蠻很吓！」霎時間，衝透番營七層圍子手，撞翻八面虎狼軍。匹馬衝入重圍，來尋衆位先鋒。

不久，那第六隊羅延慶人馬又到。衆軍也將前事說了一遍。羅延慶聞言，大怒道：「爾等紮營盤。等我去與楊將軍報仇！」一馬飛奔而來。只見楊再興射死在

河內，延慶下馬拜了兩拜，哭一聲：『哥哥吓！你爲國捐軀，真個痛殺我也！今小弟與兄上前去報仇，望哥哥陰靈護佑！』就揩乾眼淚，上馬提槍，竟往番營而來，殺入重圍。羅延慶臨番進番營，已是黃昏時分。

第八隊伍尙志也到。三軍也將前事稟上。伍尙志分付三軍紮住營盤。飛馬來至番營。將馬一提，舞動這枝畫桿銀戟，殺進番營，一層層衝將進去。只見岳雲，嚴成方，何元慶，余化龍，羅延慶皆在圍內。伍尙志叫聲：『有興頭！我伍尙志也來了！』六隻大蟲殺在番營內，鎚打來，遇著便爲肉醬；槍刺去，逢著頃刻身亡。真個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！

兀朮看見，便道：『不信這幾個南蠻。如此厲害！』遂又傳集衆平章一齊圍住，分付：『務要拏了這幾個南蠻，大事就定了。』衆將得令，層層圍住。

那六個人在裏面，殺了一層，又是一層，殺了一晝夜。恰好岳元帥，韓元帥的大兵已到，依河爲界，放礮安營。那番陣內六個先行，聽得礮響，曉得是元帥兵到。岳公子掄鎚打出番營；後邊何慶，余化龍，羅延慶，伍尙志，一齊跟著殺出來。岳雲回頭一看，單單不見了嚴成方，大叫：『衆位父叔父！嚴成方尙在營內！』

快些進去救應他出來。」岳公子當頭，衆將在後，復轉身一齊又殺進番營。只見嚴成方在亂軍中，逢人亂打。岳雲道：「賢弟快回營去罷！」嚴成方也不回言，舉鎗便打。岳雲連忙架住。卻是那嚴成方殺了一日一夜，已經殺昏了，只往番營殺進去，也認不出自家人了。岳雲便一手掄鎗，一手拖住嚴成方左手；何元慶扯住右手；羅延慶抱住身子；余化龍在前引路，伍尙志斷後。衆英雄裹了嚴成方，殺出番營，來到大營，進帳見岳元帥繳令。

岳爺吩咐嚴成方後營將養。只有羅延慶十分悲苦，岳爺道：「賢弟休得悲苦！武將當場，馬革裹尸；只是未曾受享朝廷爵祿，如此英雄，甚爲可惜！」元帥就分付整備祭禮；親到小商河祭奠；然後收尸，葬在鳳凰山。不表。

再說兀朮見衆英雄去了，但見尸骸滿地，血流成河，死者莫知其數，帶傷者甚衆。一面將尸首埋葬，一面將帶傷軍士，發在後營醫治。又與衆將計議道：「這岳南蠻如此厲害！他若各處人馬到齊，早晚必來決戰！某家想那秦檜，爲何不見照應，難道他死了不成？況某家何等恩義待他！他夫妻二人臨別時，對天立誓；歸到

南朝，豈有忘了某家之理？」軍師道：「狼主今日進中原，秦檜豈有不照應之理？請狼主靜候幾日，決有好音。」且按下兀朮營中之事。

卻說那邊張元帥，帶領五萬人馬；劉元帥帶兵五萬；各處節度總兵皆到；共有二十萬大兵，紮下了十二座大營，聚在朱仙鎮上。

這一日岳元帥升帳，軍士來報說：「聖旨下。」岳爺連忙出營接旨，欽差開讀。卻是朝廷敕賜岳飛「上方劍」一口，劄符數百道；有罪者先斬後奏；有功者任憑授職。岳爺謝恩，送了欽差起身。

回到帳中坐下，又有探子進帳來報：「趙太師氣憤疾發，已經亡故；將禮部尚書秦檜拜了相位。特來報知。」岳爺與衆元帥節度總兵，各各差官送禮進京賀喜。過了數日，有新科狀元張九成奉旨來做參謀，在營外候命。傳宣官進帳通報，元帥遂命進見。張九成卻不戎妝，進營來至帳下，道：「各位老人在上，晚生張九成參見。」岳爺與衆元帥等，一齊站起來道：「殿元請起。」叫左右看坐。張九成道：「各位老元戎在上，晚生焉敢坐！」岳爺道：「奉君命到此，正要請教，焉有

不坐之理？」九成只得告坐過了，就依旁側坐定。岳爺道：「殿元館閣奇才，何不隨朝保駕，卻來此處參謀？」九成道：「晚生蒙天子洪福，不加黜逐，反得叨居鼎甲。因為晚生乃一介寒儒，前去參見秦太師，沒有孝敬，故而秦太師在聖上面前，特保居此職。」岳爺對衆元帥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想那太師，亦是十載寒窗，由青燈而居相位；怎麼重賂輕賢！」衆元帥道：「且留殿元在此，再作區處。」

正在說話之間，又報聖旨下了。衆元帥聞報，一齊出營來接旨。那欽差在馬上說道：「只要新科狀元張九成上來接旨。」張九成忙上前道：「臣張九成接旨。」那欽差道：「聖旨命張九成往五國城去問候二聖，特此欽賜符節，望闕謝恩。」張九成謝恩過了。那欽差道：「聖上有旨，著岳飛速命狀元起身，不可遲誤！」說罷，即將符節交代明白，轉馬回去。

各位元帥進帳坐定，議論此事：「那裏出自聖旨！必定秦檜弄權陷害殿元！」衆人各各憤憤不平，都說道：「如今朝內有了這樣的奸臣，忠臣就不能保全了！真正令人膽寒！」岳爺道：「貴欽差不知何日榮行？」張九成道：「晚生既有王命在身，焉敢延擱？只是一件：家下還有老母與舍弟九思怎知此事？須得寫一信通知。」

今日便可起身。」岳爺道：「既如此，貴欽差可即寫起書來；待本帥著人送到尊府便了。」即叫左右取過文房四寶，將桌子擡到九成面前。九成即含淚修書，將一個香囊封好在內，奉與岳元帥。岳元帥即喚過一名家將，分付道：「這封書，著你星夜往常州，送到狀元府上，而見二老爺親自開拆。」家將答應，領書而去。張九成道：「家書已去，晚生就此告辭了！還要求元帥差一位將軍，送晚生出那番營便好。」岳爺道：「當得遵命。」即傳下令來道：「那一位將軍，敢領送欽差出番營去？」下邊應聲道：「末將願往。」岳爺舉目一看，卻是湯懷，不覺淚下，叫道：「湯將軍好生前往！」這班元帥，各節度總兵，衆統制，與張九成，湯懷出營，一齊上馬，直送至小商橋。衆元帥道：「貴欽差，兄弟們不遠送了！」張九成道：「請各位大人回營。」湯懷道：「各位大老爺，末將去了！」又對岳爺道：「大哥！小弟去了！」岳元帥欲待回言，喉中語塞，淚如泉湧，目不忍視。帶領衆將，回轉營中，掩面悲切，退往後營去了。

那湯懷保著張九成直至番營，大喝道：「番奴聽者：俺大宋天子，差新科狀元張九成往五國城去問候二聖。快去通報，讓路與我們走！」小番聽了便答道：「湯

南蠻且住著！待俺去稟狼主。」小番忙進帳去報與兀朮。兀朮道：「中原有這等忠臣，其爲可敬！」傳令把大營分開，讓出一路。再點一員平章，帶領五十兒郎，送他到五國城去。小番得令，傳下號令。那五營八哨，衆番兵，一齊兩下分開，讓出一條大路。張九成同著湯懷，一齊穿營進來。那些番兵番將，看見張九成生得面白唇紅，紅袍金帶，烏紗卓靴，在馬上手持符節；後邊湯懷橫槍躍馬保著；人人喝采：「好個年少忠臣！」兀朮也來觀看，不住口的稱讚。又見湯懷跟著後頭，便問軍師道：「這可是岳南蠻手下的湯懷麼？」哈迷蚩道：「果然是湯南蠻。」兀朮道：「中原有這樣不怕死的南蠻，叫某家怎能取得宋朝天下！」分付：「將大營合好；若是湯南蠻轉來，該要生擒活捉，不可傷他性命。違令者斬！」

卻說張九成同湯懷二人出了番營，只見一個平章，帶了五十名番兵，上前問道：「呔！俺奉狼主之命，領兵護送。那一位是往五國城去的？」湯懷指著九成道：「這一位便是。一路上爾等該要小心服事！」番兵點頭答應。湯懷道：「張大人，末將不能遠送了！」張九成道：「今日與將軍一別，諒今生不能重會了！」

言罷，掩面哭泣而去。

湯懷又哭了一會。望見欽差去遠了，揩乾了眼淚，回馬來到番營；擺著手中銀槍，蹣跚進重圍。衆番兵上前攔住，喝道：「湯南蠻！今日你休想回營了！俺等奉狼主之命，在此拏你。你若早早下馬投降，不獨免死，還要封你一個大大頭目。」湯懷大怒道：「呸！番賊！我老爺這幾根精骨頭，也不想回家鄉的了。」大喝一聲，便走馬搶往番營中，衝入重圍，與番人大戰。那湯懷的手段，本來是平常的；二來那座番營，有五十餘里路長，這桿槍，如何殺得出去。但見那番兵一層一層圍將上來，大聲叫道：「南蠻子，早早下馬投降！若想出營，今生不能夠了！」只一聲叫，那些番兵番將，刀槍劍戟一齊殺將攔來。湯懷手中的這桿槍，那裏招架得住，這邊一刀，那邊一槍。湯懷想道：「不好了！我單人獨騎，今日料想殺不出重圍。倘被番人拏住，那時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反受番人之辱；倒不如自盡了罷！」把手中槍左右句開許多兵器，大叫一聲：「且慢動手！」衆番將一齊住手，叫：「南蠻快快投降，免得擒捉！」湯懷喝道：「呸！你們休要想錯了念頭！俺湯老爺是何等之人呢，肯投降於你？少不得俺哥哥岳大元帥前來將你等番奴掃盡；那時直搗番龍府，

捉住完顏老番奴，將你等番人斬盡殺絕，那時方出俺心中之氣也！」叫一聲：「元帥大哥！小弟今生不能再見你之面了！」又叫：「各位兄弟們！今日俺湯懷與你們長別了！」就把手中槍尖調轉，向咽喉只一下，早已翻身落馬而死。可憐他——

一點丹心歸地府，

滿腔浩氣上天庭。

有詩曰：

送客歸來勇氣微，孤身力盡關心稀。

自甘友誼輕身死，血染游魂志不移！

那些乘番兵看見湯懷自盡，報與兀朮。兀朮分付把首級號令軍前，將尸骸埋葬。

這裏岳爺正在營中思想湯懷，軍士進來報道：「湯將軍的首級，號令在番營前了！」岳爺聞言大哭道：「我與你自幼同窗學藝，恩同手足。未曾受得王封，安享太平之福；今日先喪於番人之手！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衆將俱各悲咽。元帥分付備辦祭禮，遙望番營祭奠。衆將拜奠已畢。回營，不提。

且說兀朮自葬湯懷之後，在帳中與衆元帥平章等稱讚那湯懷的忠心義氣。忽有小番進帳報道：『殿下到了。』兀朮傳令宣進。陸文龍進營參見。

那陸文龍——

年方一十六歲，膂力倒有千斤；身長九尺，面闊五停；頭大腰圓，目秀眉清；弓馬俱嫻熟，雙槍本事能；南朝少此英雄將，北國稱爲第

一人！

這陸文龍進帳參見畢，兀朮道：『王兒因何來遲？』文龍道：『臣兒因貪看中原景緻，故爾來遲。父王領大兵進中原日久，爲何不發兵馬到臨安，去捉南蠻皇帝；反下營在此？』兀朮就把楊再興戰死小商河，岳雲，嚴成方等大戰；又因對營有十三座南蠻營寨；況岳飛十分厲害，所以爲父的不能前進說知。文龍道：『今日天色尙早，待臣兒領兵前去，捉拏幾個南朝蠻子，與父王解悶吓！』兀朮道：『王兒要去，必須小心！』文龍領令出來，帶領番兵，直過小商橋，來至宋營討戰。

當有小軍報入大營：『啓上元帥：今有番邦一員小將，在外討戰。』元帥便問兩邊衆將：『那一位敢出馬？』話言未絕，旁邊閃過呼天慶，呼天保兩員將官，上

前打恭道：『小將情願出陣，擒此番奴來獻上。』元帥分付小心前去。

二人得令出營，上馬帶領兵卒來至陣前。兩軍相對，各列陣勢。呼天保一馬當先，觀看這員番將，年紀十六七歲，白面紅唇；頭戴一頂二龍戲珠紫金冠，兩根雉尾斜飄；穿一件大紅團龍戰襖，外罩著一副鎖子黃金玲瓏鎧甲；左脇下懸一口寶刀，右脇邊挂一張雕弓；坐下一匹紅紗馬，使著兩桿六沈槍，威風凜凜，雄氣糾糾。呼天保暗暗喝采：『好一員小將！』便高聲問道：『番將快通名來！』文龍道：『某家乃大金國昌平王殿下陸文龍便是。爾乃何人？』呼天保道：『我乃岳元帥麾下大將呼天保是也。看你小小年紀，何苦來受死！倒不如快快回去，別叫一個有些年紀的來，省得說我來欺你小孩子家。』陸文龍哈哈大笑道：『我聞說你家岳蠻子有些本事，故來擒他，量你這些小卒，何足道哉！』呼天保大怒，拍馬掄刀，直取陸文龍。文龍將左手的槍勾開了大刀；右手那枝槍，豁的一聲，向呼天保前心刺來，要招架也來不及，正中心窩，跌下馬來，死於非命。呼天慶大吼一聲：『好番奴！怎敢傷吾兄長！我來也！』拍馬上前，舉刀便砍。陸文龍雙槍齊舉。兩個交戰，不上十個回合，又一槍把呼天慶挑下馬來，再一槍結果了性命。

陸文龍高聲大叫：『宋營中著幾個有本事的人出來會戰！休使這等無名小卒，白白的來送死！』那敗軍慌慌忙忙報知元帥。元帥聽說是二將陣亡，止不住傷心下淚，便問：『再有那位將軍出陣，擒捉番將？』只見下邊走走過岳雲，張憲，嚴成方，何元慶四人一齊上前領令，情願同去。

岳爺道：『既是四人同去，吾有一計，可擒來將。』四人齊齊聽令。正是：

運籌帷幄將軍事，
陷陣衝鋒戰士功。

畢竟不知岳元帥說出什麼計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五回

陸殿下單身戰五將

王統制斷臂假降金

昔日要離曾斷臂，今朝王佐假降金。

忠心不計殘肢體，義膽常留自古今！

當時岳雲等四人上前聽令，元帥道：「你等四人出陣，不可齊上。個人先與他交戰；戰了數合，再換一人上前；此名「車輪戰法」。」

四將領令，上馬出營，領兵來至陣前。岳雲大叫道：「那一個是陸文龍？」陸

文龍道：「某家便是。你是何人？」岳雲道：「我乃大宋岳元帥大公子岳雲便是。」

你這小番，休得誇能，快上來領鎚罷！」陸文龍道：「我在北國，也聞得有個岳雲

名字；但恐怕今日遇著了俺，你的性命，就不能保了。照槍罷！」驕的一槍刺來。

岳雲舉鎚架住。一場廝殺，有三十多合。嚴成方叫聲：「大哥且少歇！待愚弟來擒

他。」拍馬上前，舉鎚便打。陸文龍雙槍架住；喝聲：「南蠻！通個名來！」嚴成

方道：「我乃岳元帥麾下統制嚴成方是也。」陸文龍道：「照槍罷！」兩個亦戰了

三十多合。何元慶又上來接戰三十餘合。張憲拍馬搖槍，高叫：『陸文龍，來試試我張憲的槍法！這一枝的比你兩枝的何如？』驍驍一連幾槍。陸文龍雙槍左舞右盤。這一個恰如騰蛟奔鱗，那一個好似吐霧噴雲。

那金營中早有小番報知兀朮。兀朮道：『此名「車輪戰法」。休要墮了岳南蠻之計。』忙傳令鳴金收軍。文龍聽得鳴金，便架住張憲的槍，喝聲：『南蠻！我父鳴金收兵，今且饒你，明日再來拏你罷。』掌著得勝鼓，各自回營。

這裏四將也只得回營，進帳來見元帥繳令。岳爺命將呼氏兄弟尸首埋殮好了，擺下祭禮，祭奠一番。又傳下號令：各營整備挨彈插木，小心保守，防陸文龍前來劫營。各營將士，各各領令，小心整備。

到了次日，軍士來報：『陸文龍又來討戰。』岳元帥仍命岳雲等四人出馬。旁邊閃過余化龍，稟道：『待小將出去壓陣，看看這小番如何樣的厲害。』元帥就命余化龍一同出去。

那五員虎將，出到營前，見了陸文龍，也不打話。岳雲上前，掄鎚就打。文龍舉槍相迎。鎚來槍去，槍去鎚來，戰了三十來合。撮成方又來接戰。小番又去報知

兀朮。兀朮恐怕王兒有失，親自帶領衆元帥平章出營掠陣。看見陸文龍與那五員宋將，輪流交戰，全無懼怯。直至天色將晚，宋營五將，見戰不下陸文龍，吆喝一聲，一齊上前。那邊兀朮率領衆番將，也一齊出馬，接著混戰一陣。天已昏黑，兩邊各自鳴金收軍。

五將進營繳令道：「番將厲害，戰他不下。」元帥悶悶不樂，便分付：「且把『免戰牌』挂起，待本帥尋思一計擒他便了。」諸將告退，各自歸營安歇。惟有那岳元帥回到後營，雙眉緊鎖，心中愁悶。

且說統制王佐，自在營中夜膳，一邊喫酒，心中卻想：「我自歸宋以來，未有尺寸之功，怎麼想一個計策出來：上可報君恩，下可分元帥之憂，博一個名兒流傳青史，方遂我的心懷。」又獨喫了一會，猛然想道：「有了。我曾看過春秋列國，有個『要離斷臂刺慶忌』一段故事。我何不也學他斷了臂，潛進金營去？倘能近得兀朮，拚了此身刺死他，豈不是一件大功勞？」主意已定，又將酒來連喫了十來大碗；叫軍士收了酒席，卸了甲，腰間拔出劍來，驕的一聲，將右臂砍下，敲著牙

關，取藥來敷了。那軍士看見，驚倒在地，跪下道：『老爺何故如此？』王佐道：『我心甲有冤苦之事，你等不知的。你等自在營中，好生看守，不必聲張，傳與外人知道。且候我消息。』衆軍士答應，不敢作聲。

王佐將斷下的臂，扯下一副舊戰袍包好，藏在袖中。獨自一人出了帳房，悄悄來至元帥後營，已是三更時分。對守營家將道：『王佐有機密軍情，求見元帥。』家將見是王佐，就進來報知。其時岳元帥因心緒不寧，尙未安寢。聽得王佐來見，不知何事，就命請進來相見。家將應聲「曉得」，就出帳來請。

王佐進得帳來，連忙跪下。岳元帥看見王佐面黃如蠟，鮮血滿身，失驚問道：『賢弟爲何這般光景？』王佐道：『哥哥不必驚慌。小弟多蒙哥哥恩重如山，無可報答。今見哥哥爲金兵久犯中原，日夜憂心；如今陸文龍又如此猖獗；故此小弟效當年吳國要離先生的故事，已將右臂斷下，送來見哥哥，要往番營行事。特來請令。』岳爺聞言下淚道：『賢弟！爲兄的自有良策，可以破得金兵；賢弟何苦傷殘此臂！速回本營，命醫官調治。』王佐道：『大哥何出此言？王佐臂已砍斷，就留本營，也是個廢人，有何用處？若哥哥不容我去，願自刎在哥哥面前，以表弟之』

心跡。』岳帥聽了，不覺失聲大哭道：『賢弟既然決意如此，可以放心前去！』應家事，愚兄自當料理便了。』

王佐便辭了帥，出了宋營，連夜往金營而來。

山河破碎愁千萬。

拚餘息，拚把身殘。

功名富貴等閒看。

長虹貫白日，秋風易水寒。

壯士滿腔好熱血，賣與庸人俱不識。

一朝忽遇知音客，傾心相送託明月。

再說王佐到得金營，已是天明。站在營前，等了一會，小番出營，便向前說道：『相煩通報，說宋將王佐，有事來求見狼主。』小番轉身進帳：『稟上狼主：有宋將王佐在營門外求見。』兀朮道：『某家從不曾聽見宋營有什麼王佐，到此何幹。』傳令：『且喚他進來。』

不多一時，小番領了王佐進帳來跪下。兀朮見他面色焦黃，衣襟血染，便問：『你是何人？來見某家有何言語？』王佐道：『小臣乃湖廣洞庭湖楊么之臣，官封東聖侯。只因奸臣獻了地理圖，被岳飛殺敗，以至國破家亡，小臣無奈，只得隨順宋營。如今狼主大兵到此，又有殿下英雄無敵，諸將寒心。岳飛無計可勝，掛了「免戰牌」。昨夜聚集衆將商議，小臣進言道：「今中原殘破，二帝蒙塵。康王信任奸臣，忠良退位。天意可知。今金兵二百萬，如同泰山壓卵，諒難對敵；不如差人講和，庶可保全。」不道岳飛不聽好言，反說臣有二心賣國，將臣斷去一臂；著臣來降順金邦報信。他說：即日要來擒捉狼主，殺到黃龍府，踏平金國。臣若不來時，即要再斷一臂。因此特來哀告狼主。』說罷，便放聲大哭，袖子裏取出這斷臂來呈上兀朮觀看。兀朮見了，好生不忍；連那些元帥衆平章俱各慘然。兀朮道：『岳南蠻好生無禮！就把他殺了何妨。砍了他的臂，弄得死不死，活不活，還要叫他來投降報信；無非叫某家知他的厲害。』

兀朮就對王佐道：『某家封你做個「苦人兒」之職。你爲了某家斷了此臂，受此痛苦，某家養你一世快活罷！』叫平章：『傳吾號令各營中：「苦人兒」到處爲

居，任他行走。違令者斬！」這一個令傳下來，王佐大喜，心下想道：「不但無事，而且遂我心願，這也是番奴死日近矣。」王佐連忙謝了恩。

這裏岳爺探聽金營不見有王佐首級號令，心中甚是聖念，那裏放得下心。

再說這王佐每日穿營入寨。那些小番，俱要看他的斷臂；所以倒還有要他去要的。這日來到文龍的營前，小番道：「『苦人兒』那裏來？」王佐道：「我要看看殿下的營寨。」小番道：「殿下已到大營去了，不在這裏，你進去不妨。」王佐進營來到帳前閒看，只見一個老婦人坐著。王佐上前叫聲：「老奶奶，『苦人兒』來見禮了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將軍少禮！」王佐聽那婦人的聲口卻是中國人，便道：「老奶奶不像外國人吓！」那婦人聽了此言，觸動心事，不覺悲傷起來；便說：「我是河間府人。」王佐道：「既是中國人，幾時投外邦的？」婦人道：「我聽得將軍聲音也是中原人聲氣。」王佐道：「『苦人兒』是湖廣人。」婦人道：「俱是同鄉，說與你知道，諒不妨事——只是不可洩漏！這殿下，是喫我奶大的。他三歲方離中原。原是潞安州陸登老爺的公子，被狼主搶到此間；所以老身在此番邦，一十三年

了。』王佐聽見此言，心中大喜；便說道：『「苦人兒」去了。停一日再來看奶奶罷。』隨即出營。

過了幾日，王佐隨了文龍馬後回營。文龍回頭看見了，便叫：『「苦人兒」你進來某家這裏吃飯。』王佐領令，隨著進營。殿下道：『你是中原人。那中原人有什麼故事？講兩個與我聽聽。』王佐道：『有，有，有。講個「越鳥歸南」的故事與殿下聽！當年吳越交兵，那越王將一個西施美女，進與吳王。這西施帶一只鸚鵡，教得詩詞歌賦，件件皆能，如人一般。原是要引誘那吳王貪淫好色，荒亂國政，以便取吳王之天下。那西施到了吳國，甚是寵愛。誰知那鸚鵡竟不肯說話。』

陸文龍道：『這卻爲甚麼緣故？』王佐道：『後來吳王害了伍子胥；越王興兵伐吳，無人抵敵，伯嚭逃遁，吳王身喪紫陽山。那西施仍舊歸於越國，這鸚鵡依舊講起話來。這叫做「越鳥歸南」的故事。這是說那禽鳥，尙念本國家鄉；豈有爲了一個人，反不如鳥的意思。』

文龍道：『不好。你再講一個好的與我聽。』王佐道：『再講一個「驊駟向北」的故事罷。』

陸文龍道：『甚麼叫做「驊駟向北」？』王佐道：『這個故事，卻不遠。就是這宋朝第二代君王——是太祖高皇帝之弟太宗之

子——真宗皇帝在位之時，朝中出了一個奸臣，名字叫王欽若。其時有那楊家將俱是一門忠義之人，故此王欽若每每要害他。便哄騙真宗出獵打圍，在鵝前謊奏：「中國坐騎，俱是平常劣馬；惟有蕭邦天慶梁王坐的一匹寶駒，喚名爲『日月驢驢馬』，這方是名馬。只消主公傳一道旨意下來，命楊元帥前去，便要得此寶馬來乘坐。」陸文龍道：「那楊元帥，他怎麼要得他來？」王佐道：「那楊景守在雍州關上，有一員勇將，名叫孟良。他是殺人放火爲生的主兒，適楊元帥收伏在麾下。那孟良能說六國三川的番話，就扮做外國人，竟往蕭邦，也虧他千方萬計，把那匹馬騙回本國。」陸文龍道：「這個人好本事！」王佐道：「那匹『驢驢馬』，送至京都，果然好馬。只是一件：那馬向北而嘶，一些草料也不肯喫，餓了七日，竟自死了。」陸文龍道：「好匹義馬！」王佐道：「這就是『驢驢向北』的故事。」王佐說畢道：「『苦人兒』告辭了。另日再來看殿下。」殿下道：「閒著來講講。」王佐答應而去。不表。正是：

爲將不惟兵甲利，

還須舌亦有鋒芒。

再說曹榮之子名叫曹寧，奉了老狼主之命，統領三軍，來助四狼主。這日到了營中，參見畢，遂把奉老狼主之命，來此助戰言語說了。兀朮道：『一路辛苦，且歸本營安息。』曹寧謝了恩，問道：『狼主開兵如何？』兀朮道：『不要說起。中原有了這岳南蠻，十分厲害，手下兵強將勇，難以取勝。』曹寧道：『待臣去會一會岳南蠻，看是如何。』兀朮道：『將軍既要出陣，某家專聽捷音。』

當時曹寧辭了兀朮，出營上馬，領兵來到宋營討戰。真個是：

少年膽氣搖山嶽，

虎將雄風驚鬼神！

畢竟不知宋營中何人出馬，勝敗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六回

述往事王佐獻圖 明邪正曹寧弑父

插下薔薇有刺藤，養成乳虎自傷生。

凡人不識天公巧，種就殃苗待長成。

卻說曹寧乃是北國中的一員勇將，比陸文龍更很；使一桿烏纓鐵桿槍，有碗口粗細。那兀朮說起岳家將的厲害，不能勝他……『目今幸得小殿下勝了兩陣，他將「免戰牌」掛出，所以暫且停兵。』曹寧要顯他的手段，請令要與岳家去會戰。兀朮就令曹寧出馬討戰。

曹寧領兵直至宋營前，吆喝道：『聞得你們岳家人馬，如狼似虎；爲什麼掛出這個羞臉牌來？有本事的，可出會我曹將軍。』

那小校忙進營中報道：『有一員小將，在營外討戰；口出大言。說要蹣進營來了。』下邊惱了徐慶金彪上前稟道：『小將到此，並未立得功勞，情願出去擒拏番將獻功。』岳爺卽命去了「免戰牌」，就准二人出馬。

二人領命，帶領兒郎，來到陣前。徐慶上前大喝一聲：『番將通名！』曹寧道：『俺乃大金國四太子麾下大將曹寧是也。你是何人？』徐慶道：『俺乃岳元帥帳前都統制徐慶便是。快來領我的寶刀！』不由分說，就是一刀砍去。曹寧跑馬上前，只一槍，徐慶翻身落馬。金彪止不住心頭火發，大罵：『小番！焉敢傷我兄長！看刀罷！』搖動三尖刀劈面砍去。曹寧見他來得兇，把槍架開刀，回馬便走。金彪拍馬趕來。曹寧回馬一槍，望金彪前心刺來。金彪躲閃不及，正中心窩，跌下馬來。曹寧把槍一招，番兵一齊上前，殺得宋兵大敗逃奔。曹寧取了徐慶，金彪兩人的首級，回營報功去了。

宋兵背了沒頭的屍回營，報與元帥。岳爺聞報，雙眼流淚；傳令備棺成殮。當時惱了小將張憲，請令出戰。元帥應允。

張憲提槍上馬，來至陣前討戰，坐名要曹寧出馬。曹寧得報，領兵來至陣前，問道：『你是何人？』張憲道：『我乃大元帥岳爺帳下大將張憲便是。』曹寧道：『你就是張憲？正要拏你。』二人拍馬大戰，雙槍並舉，戰了四十多合不分勝敗。看看紅日西沈，方纔戰罷，各自收兵。

次日，曹寧帶兵又到陣前喊戰。元帥令嚴成方出去迎敵。嚴成方領令來至陣前。曹寧叫道：『來者何人？』嚴成方道：『我乃岳元帥麾下統制嚴成方是也。你這個小番，可就是曹寧麼？』曹寧道：『某家就是四狼主帳前大將軍曹寧。既聞我名，何不下馬投降？』嚴成方道：『我正要擊你。』舉鎚便打。曹寧掄槍架住。大戰四十餘合，直至天晚，方各自收兵。

一連戰了數日，元帥只得又把「免戰牌」挂出。岳爺見番營又添一員勇將，越覺十分愁悶。

且說金營內王佐聞知此事，心下驚慌，來至陸文龍營前，進帳見了文龍。文龍道：『「苦人兒」，今日再講些什麼故事？』王佐道：『今日有絕好的一段故事，須把這些小番都叫他們出去了，只好殿下一人聽的。』文龍分付伺候的人盡皆出去。王佐見小番盡皆出去，便取出一副畫圖來呈上道：『殿下請先看了，然後再講。』文龍接來一看，見是一副畫圖，那圖上一人有些認得，好像父王。又見一座大堂上，死著一個將軍，一個婦人。又有一個小孩子，在那婦人身邊啼哭。又見畫

著許多番兵。殿下道：「『苦人兒』，這是什麼故事？某家不明白，你來講與某家聽。」王佐道：「殿下略略閃過一旁，待我指著畫圖好講。這個所在，乃是中原潞安州。這個死的老爺，官居節度使，姓陸名登。這死的婦人，乃是謝氏夫人。這個是公子，名叫陸文龍。」陸文龍道：「『苦人兒』，怎麼他也叫做陸文龍？」王佐道：「你且聽著：被這昌平王兀朮兵搶潞安州，這陸文龍的父親盡忠，夫人盡節。兀朮見公子陸文龍幼小，命乳母抱好，帶往他邦，認爲己子；今已十三年了。他不與父親報仇，反叫仇人爲父，豈不痛心！」陸文龍道：「『苦人兒』，你明明在說我。」王佐道：「不是你，倒是我不成？我斷了臂膀皆是爲你！若不肯信我言，可進去問奶媽便知道。」言未了，只見那奶媽哭啼啼走將出來，道：「我已聽得多時。將軍之言，句句是真！老爺夫人死的好苦吓！」說罷，放聲大哭起來。陸文龍聽了此言，淚盈盈的下拜道：「不孝之子，怎知這般苦事，今日纔知；怎不與親報仇！」便向王佐下禮道：「恩公受我一拜，此恩此德，沒齒不忘！」拜罷起來，拔劍在手，齜牙恨道：「我去殺了仇人，取了首級，同歸宋室便了。」王佐急忙攔住道：「公子不可造次！他帳下人多，大事不成，反受其害。凡事要三思而行！」

公子道：「依恩公便怎麼？」王佐道：「待早晚尋些功勞，歸宋未遲。」公子道：「領教！」那小番在外，只聽得啼哭，那裏曉得細底。

王佐問道：「那曹寧是甚出身？」文龍道：「他是曹榮之子，在外國長大的。」王佐道：「我看此人，倒也忠直氣概。公子可請他來，待我將言探他。」公子依言，命人去請曹將軍來。不多時，曹寧已至，下馬進帳，見禮畢，坐下。只見王佐自外而入，公子道：「這是曹元帥。你可行禮。」王佐就與曹元帥見了禮。文龍道：「元帥，他會講得好故事。」曹寧道：「可叫他講一個與我聽。」王佐便將那「越鳥歸南」，「驛驢向北」的兩個故事，說了一遍。曹寧道：「鳥獸尚知思鄉念主，豈可爲人反不如鳥獸？」文龍道：「將軍可知道令祖那裏出身？」曹寧道：「殿下，曹寧年幼，實不知道。」文龍道：「是宋朝人也！」曹寧道：「殿下何以曉得？」文龍道：「你問「苦人兒」便知。」曹寧道：「「苦人兒」，你可知道？」王佐道：「我曉得。令尊被山東劉豫說騙降金，官封趙王，陷身外國；卻不想報君父之恩，反把祖宗拋棄，我故說這兩個故事。」曹寧道：「「苦人兒」，殿下在，休得胡說！」陸文龍就將王佐斷臂來尋訪，又將自己之冤，一一說知；然後

道：『將軍陷身外國，豈不可惜？故特請將軍商議。』曹寧道：『有這樣事麼！待我先去投在宋營便了——但恐岳元帥不信，不肯收錄。』王佐道：『待末將修書一封，與將軍帶去就是。』隨卽寫書交與曹寧。曹寧接來收好，辭別回營。

想了一夜，主意已定。到了次日清早，便起身披掛齊整，上馬出了番營，直至宋營前下馬道：『曹寧候見元帥。』軍士報進。岳爺道：『令他進來。』曹寧來到帳前跪下道：『罪將特來歸降！今有王將軍的書送上。』元帥接書拆開觀看，心中明白，大喜道：『我弟斷臂降金，今立此奇功，亦不枉他吃一番痛苦。』遂將書藏好，說道：『曹將軍不棄家鄉，不負祖宗，復歸南國，可謂義勇之士！可敬！可敬！』分付旗牌：『與曹將軍換了衣甲！』曹寧叩謝。不表。

再說金營內四狼主次日見報，說曹寧投宋去了，心中正在惱悶；忽見小番又報上帳來，說是趙王曹榮解糧到了。兀朮道：『傳他進來。』不一會曹榮進帳，見了兀朮稟道：『糧草解到。繳令。』兀朮道：『將他綁了。』兩邊答應一聲，將曹榮綁起。曹榮道：『糧草非臣遲誤，只因天雨，所以遲了兩日。望狼主開恩！』兀朮

道：『胡說！你命兒子歸宋，豈不是子父同謀？還有何辦！推砍去了！』曹榮道：『容臣稟明，雖死無怨。』兀朮道：『且講上來！』曹榮稟道：『臣實不知逆子歸宋。只求狼主寬恩，待臣前去，擒了這逆子來正罪便了。』兀朮道：『既如此，放了綁！』就命領兵速去擒來。曹榮領命出營，上馬提刀，帶兵來到宋營。

曹榮對軍士說道：『快快報進營去，說我趙王到此，只叫曹寧出來見我。』軍士進帳報知元帥。元帥發令著曹寧出營；分付道：『須要見機行事，勸你父親，早早歸宋，決有恩封。』曹寧得令，上馬提槍。來到營前一看，果然是父親。那曹榮看見兒子改換衣妝，大怒罵道：『逆子！見了父親，還不下馬？如此無禮！』曹寧道：『爹爹，我如今是宋將了。非是孩兒無理。我勸爹爹何不改邪歸正復保宋室？祖宗子孫，皆有幸矣。爹爹自去三思！』曹榮大叫道：『狗男女！難道父母皆不顧惜，背主求榮？快隨我去，聽候狼主正罪。』曹寧道：『我一向不知道：你身爲節度，背主降虜。爲何不學陸登，張叔夜，李若水，岳飛，韓世忠，偏你獻了黃河，投順金邦？眼見二聖坐井觀天，於心何忍，與禽獸何異！你不依，請自回去，不必多言！』曹榮大怒道：『畜生！擅敢出言無狀！』抬馬舞刀，直取曹寧，望頂門上

一刀砍來。那曹寧一時惱發，按捺不住，手擺長槍只一下，將父親挑死，分付軍士擡了屍首回營，進帳繳令。

元帥大驚道：「你父既不肯歸宋，你只應自回來就能。那有子殺父之理？豈非人倫大變！本帥不敢相留，任從他往。」曹寧想道：「元帥之言，甚是有理。我如今做了大逆不孝之事，豈可立於人世！」大叫一聲：「曹寧不能早遇元帥教訓，以至不忠不孝，還有何顏見人！」遂拔出腰間佩刀，自刎而死。

元帥分付把首級割下，號令一日，然後收棺盛殮。曹榮賣國奸臣，斬下首級，解往臨安。不表。

且說兀朮聞報曹榮被兒子殺死；道：「曹寧歸宋，果然不與他父親相干！但是這弑父逆賊，岳飛肯收留帳下，豈是明理之人？也算不得個名將！」正在議論，忽見小番來報道：「不知何故，將曹寧首級號令在宋營前。」兀朮拍手道：「這纔是個元帥，名不虛傳！」對著平章道：「宋朝有這等人，叫某家實費週折。」正說間，又有小番來報說：「本國元帥完木陀赤，完木陀澤帶領「連環甲馬」候令。」

兀朮大喜，傳令請二位元帥進見。不一時，二位元帥進帳，參見已畢。兀朮便道：「這『連環甲馬』，教練了數載功夫，今日方得成功！明日就煩二位出馬，擒擊岳飛，在此一舉也。」二人領令出帳，左右安營。

到了次日，完木陀赤，完木陀澤二人，領兵來至宋營討戰。軍士報進大營。岳帥便問：「何人敢出馬？」只見董先同著陶進，賈俊，王信，王義一同上來領令。元帥就分撥五千人馬，命董先率領四將出戰。

董先等五人得令，帶領人馬出營。來到陣前，只見完木陀赤，生得來——鼻高眼大，豹頭燕頤；膀闊腰圓，身長八尺；一部落腮鬍子，滿臉渾如黑漆——若不是原水鏡上王彥章，必定是瀟陵橋邊張翼德。

又看那完木陀澤怎生模樣，但見——

頭帶雉尾鬪獅盔，身穿鑲鐵烏油甲；麻臉橫殺氣，怪睛如吊闌；渾鐵鑱，手中提，狼牙箭，腰間插；戰馬咆哮出陣前，分明天降兇神煞。

董先大喝一聲：「來將通名！」番將答道：「某乃大金國元帥，完木陀赤，完木陀澤是也。奉四太子之命，前來擒捉岳飛。你是何人，可就是岳飛麼？」兀朮大

怒道：『放你娘的屁！我元帥怎肯和你這樣醜賊來交手。照我董爺爺的傢伙罷！』
噙的一鏟打去。完木陀赤舞動鐵桿槍，架開月牙鏟，回手分心就刺。戰不得五六個
回合，打七八個照面。完木陀澤看見哥哥戰不下董先，量起手中渾鐵鏢，飛馬來助
戰。這裏陶進等四人見了，各舉大刀一齊上前。

七個人跑開戰馬，猶如走馬一般，團團廝殺。但見——

劍戟共旗旛照日，征雲並殺氣相浮。天昏地暗，霧慘雲愁。舞動刀槍
若電閃，跑開戰馬似龍游。那邊一意奪乾坤，弄得你生我死；這裏忠
心保社稷，博個拜將封侯——直殺得草地磷磷堆白骨，澗澤滔滔血水
流。

你想這兩員番將，怎敵得過五位將軍，只得回馬敗走。完木陀亦且走且叫道：
『宋將休得來趕。我有寶貝在此！』董先道：『隨你什麼寶貝，老命們也不懼怕。』
拍馬趕來。

不因董先膽大追去，有分教：五員虎將，死於非命；數千人馬，盡喪沙場。
正是：

勝敗死生皆有命，
畢竟勝負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天公註定不由人。

第五十七回

廿

演鉤連大破連環馬

射箭書潛避鐵浮陀

宋江昔日破呼延，番帥今朝死董先。

從今傳得槍牌法，甲馬雖堅也枉然。

話說完木陀赤，完木陀釋二人，引得董先等趕至營前。一聲號砲響，兩員番將左右分開，中間番營裏，擁出三千人馬來。那馬身上，都披著生駝皮甲；馬頭上，俱用鐵鉤鐵連環鎖著。每三十匹一排。馬上軍兵，俱穿著生牛皮衣，臉上亦將牛皮做成假臉帶著，只露得兩隻眼睛。一排弓箭，一排長槍；共是一百排，直衝出來。把這五位將官，連那五千軍士，一齊圍住，槍挑箭射，只聽得吵吵，不上一個時辰，可憐董先等五人，並五千人馬，盡喪於陣內；不過逃得幾個帶傷的。正是：

出師未捷身先死，

長使英雄淚滿襟！

那敗殘軍士回營，報與元帥道：『董將軍等全軍盡歿於陣內了！』元帥大驚問道：『董將軍等怎麼樣敗死的？』軍士就將「連環甲馬」之事，細細稟明。岳元帥

滿眼垂淚道：『苦哉！苦哉！早知是「連環甲馬」，向年呼延灼曾用過，有徐寧傳下「鉤連槍」可破。可憐五位將軍，白白的送了性命，豈不痛哉！』遂傳令整備祭禮，遙望著番營哭奠了一番。回到帳中，就命孟邦傑，張憲各帶兵三千，去練「鉤連槍」；張立，張用各帶兵三千，去練「籐牌」。四將領令，各去操練。不表。

且說那兀朮坐在帳中，對軍師道：『某家有這許多兵馬，尙不能搶進中原；只管如此曠日持久。軍師有何良策？』哈迷蚩道：『岳南蠻如此厲害！況他兵馬又多，戰他不下。臣有一計：狼主可差一員將官，暗渡夾江，去取臨安。岳南蠻若知，必然回兵去救。我以大兵遏其後，使他首尾不能相顧；那時岳南蠻可擒也。』兀朮聽了大喜，就命鵲眼郎君領兵五千，悄悄的抄路，望臨安一路進發。

碰巧朝中有一奸臣，姓王名俊——本是秦檜門下走狗——因趨奉得秦檜投機，直陸他做了都統制。又奏過朝廷，差他帶領三千人馬，押送糧草到朱仙鎮來，就在那裏監督糧草；原是提拔他的意思。

這一日行至途中——恰恰那個鵲眼郎君帶領番兵到來——正遇著個鵲眼郎君，

提刀出馬，大喝一聲：『何處軍兵，快快把糧草送過來，饒你狗命。』王俊道：『我乃大宋天子駕前都統制王俊是也。你是何處番人，擅敢到此？』鵝眼郎君道：『某家乃大金國四太子帳前元帥鵝眼郎君是也。特到臨安，來擒你那南蠻皇帝。今日且先把你來開刀。』說罷，一刀砍來。王俊只得舉刀相迎。不上七八個回合，番將厲害，王俊那裏招架得住，只得回馬落荒敗走。鵝眼郎君從後面趕來。

正在危急之時，忽見前面來了一枝兵馬，乃是總領催糧將軍牛皐。牛皐見了想道：『這裏那有番兵？不知是何處來的？追著的又不知是何人？』便道：『孩兒們站著！待我上前去看個明白。』便縱馬迎上前來，叫道：『不要驚慌，有牛爺爺在此。』那王俊道：『快救救小將！』牛皐上前大喝一聲：『番奴住著！你是何人？往那裏去的？』鵝眼郎君道：『某家要去搶臨安的。你問某家的大名，鵝眼郎君便是。』牛皐大怒，舉鎗便打。兩人戰了二十個回合，鵝眼郎君手中的刀，略遲得一遲，被牛皐一鎗打中肩膀上，翻身落馬。牛皐取了首級，亂殺番兵。那些番兵，死的死了，得命的逃了些回去。牛皐轉來，見了王俊問道：『你是那裏來的將官？這等沒用，被他殺敗了！』王俊道：『小將官居都統制，姓王名俊。蒙秦丞相薦我解

糧往朱仙鎮去，就在那裏監督糧草。偏偏遇著這番賊，殺他不過。幸得將軍相救，後當圖報！不知將軍高姓大名？」牛臯心裏想道：「早知這個狗頭，就不該救他了。」便道：「俺乃岳帥麾下統制牛臯，奉令催趲各路糧草。王將軍既然解糧往朱仙鎮去，我的糧草，煩你一總帶去，交與元帥；說牛臯還有幾個所在去催糧，催齊了就来。」王俊聽了道：「當得。」牛臯道：「這首級也帶了去，與我報功。」王俊道：「將軍本事，天下無雙！望將軍把這功送與末將罷！」牛臯暗想：「我把這功且送了他；回營時，再出他的醜也未遲。」便道：「將軍若要，自當奉送。將此糧草小心解去，勿得再有差失！」拱了一拱，別去。那王俊領兵護送糧草，望朱仙鎮行來，在路無事。

這一日，看看到了大營相近，把兵紮住，來到營門候令。岳爺想：「他此差是奸臣謀來的。且請他進來。」王俊進帳，向各位元帥見了禮，稟道：「卑職奉旨而來，至中途遇見牛臯，被番兵追趕；卑職上前救了牛臯，帶了糧草，並那番將的首級，俱在營門。候元帥號令定奪。」岳爺道：「牛臯所遇的，是何處番兵？」王俊道：「番將口稱：暗渡夾江，去搶臨安。恰好牛臯遇著戰敗，被他追

趕。遇見卑職，殺了番兵，救了牛鼻，現有首級報功。」岳爺聽了細底，明白是王俊冒功，且記了他的功勞，收了糧草。將番人首級號令。又命去下營。

到了次日，孟邦傑，張憲，張立，張用各將所練的槍牌已熟，前來繳令。元帥就命四將去破番陣，又叮嚀了回。四將領命而去。又令岳雲，嚴成方，張憲，何元慶，領帶人馬五千，外邊接應。四將領令而去。

且說那孟邦傑，張憲等四將到番營討戰。那二元帥提兵出營，看見四將喝道：「南蠻通姓名！」張立道：「我乃岳元帥麾下統制張立。那是張憲，孟邦傑，張用是也。番將報名上來！」番將道：「某乃大金國四狼主帳下元帥，完木陀赤，完木陀澤是也。」張立道：「不要走，我正要來擊你。」二人拍馬掄槍，戰了數合，番將詐敗進營，那四將追來。只見那些小番吹動鑼響，打起駝皮鼓，一聲敲響，三千「連環馬」周圍團團裹將來。張立看見，分付三軍將「籐牌」四面周圍遮住；弓矢不能射，槍弩不能進。孟邦傑，張憲帶領人馬，使開「鉤連槍」；一連鉤倒數騎「連環馬」，其餘皆不能行動，都自相踐踏。又聽得營中敲響，岳雲，張憲從左邊殺入；

何元慶，嚴成方從右邊殺入；番將怎龍拍架。這一陣，將「連環馬」盡挑死了。張立，岳雲等得勝收兵回營，見元帥纔令。不表。

那四狼主正望著完木陀赤弟兄「連環馬」成功，只見小番來報道：「岳飛差八個南蠻將「連環馬」破了。」正說間，二人敗回，來見狼主。兀兀問道：「南蠻怎麼破法？」二將將「籐牌」「鉤連槍」如此破法，說了一遍。兀兀大哭道：「軍師！某家這馬，練了數載功夫，不知死了多少馬匹，纔得成功！今日被他一陣破了！」軍師道：「狼主不必悲傷，只待那「鐵浮陀」來時，何消一陣，自然南蠻盡皆滅矣。」兀兀道：「某家也只想待這件寶貝了。」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牛臯回營纔令道：「末將前者救了王俊，有那番將鶻眼郎君的首級，並糧草：可曾收到否？」元帥道：「有是有的。但王俊說是他救了你，這功勞是他的；木帥已將功勞簿上，寫了他的名字了。」牛臯道：「王俊這麼冒功？」王俊進帳答道：「人不可沒有了良心，小將救了你的性命，怎麼反來奪我的功勞？」牛臯道：「我與你比比武藝，若是勝得我，便將功勞讓你。」

二人正在爭功，只聽得營門外數百人喧嘩。傳宣進來稟道：「有數百軍卒在外要退糧。求元帥發令定奪。」元帥問道：「何處軍兵要退糧？」傳宣稟道：「是大老爺的兵要退糧。」韓世忠，張信，劉琦三個元帥齊聲的道：「豈有此理！若講別座營的兵，或有此事；若說元帥的兵，皆是赴湯蹈火，血戰爭先，怎肯退？必有委曲。元帥可令那班兵丁會說話的，走十數個來問他。」岳爺道：「元帥們所言有理。」分付出去叫兵丁進來。那兵丁有十數個進來跪下道：「求元帥准退了小人們糧，放小人們去歸農罷。」岳爺道：「別座營頭，尚無此等事情；何況本帥待兵如子。現今金兵寇亂，全仗你等替國家出力，怎麼反說要退糧？」兵丁道：「小人們平日深感元帥恩養，怎敢退糧？但是近日所發糧米，一斗只有七八升，因此衆心不服。」元帥道：「王俊，錢糧皆是你發放，怎麼尅減，以致他們心變？」王俊稟道：「錢糧雖是卑職管；卻都是吏員錢自明經手開發，卑職實不知情。」元帥道：「胡說！自古道：『典守者不得辭其責。』怎麼推委？且傳錢自明來！」不一會，錢自明進帳來叩見，元帥喝問：「你爲何尅減軍糧？」錢自明稟道：「這是王老爺對小吏說的；糧米定要折扣；若不略減些，缺了正額，那裏賠得起？」元帥大喝一

聲：『綁去砍了！』一聲令下，兩邊刀斧手，即將錢自明推出，霎時獻了首級。元帥又叫王俊：『快去把軍糧賠補了來！再行發落。』衆軍兵一齊跪下道：『這樣號令，我等情願盡力苦戰，也不肯捨了大老爺。』俱各叩頭謝恩而去。王俊只得將剋減下的糧草，照數賠補了，來見元帥纒令。元帥道：『王俊！你冒功邀賞，剋減軍糧，本應斬首！今因是奉旨前來，饒你死罪；捆打四十，發回臨安，聽憑秦丞相處治。』左右一聲吆喝，將王俊拖下去，打了四十大棍；寫成文書，連夜解上臨安相府發落。

牛皋稟道：『小將殺敗番兵，救了他的性命，這奸賊反冒我的功勞；又來剋減軍糧；況是秦檜一黨。元帥何不將他斬了，以絕後患，反解到奸臣那裏去？』岳爺道：『賢弟不知；他是秦檜差來的。秦檜現掌相位。冤家宜解不宜結！』正所謂：

可放手時須放手，
得饒人處且饒人。

牛皋聽了，心中憤憤不平，辭了元帥，自回本營。不表。

再說那番營中兀朮，被岳飛破了「連環馬」，心內鬱鬱不樂。正在聚集衆將商

議，忽見小番來報：『本國差兵解送「鐵浮陀」在外候令。』兀兀大喜，傳令：『推過一邊，待天晚時，推到宋營前打去。任你岳飛足智多謀，也難逃此難。』一面整備火藥，一面暗點人馬，專等黃昏施放。那陸文龍在旁聽了，就回營對王佐道：『今日北國解到「鐵浮陀」，今晚要打宋營，十分厲害；卻便怎處？』王佐道：『宋營如何曉得？須要暗送一信，方好整備？』陸文龍道：『也罷。待我射封箭書去報知岳元帥；明早即同將軍歸宋何如？』王佐大喜。看看天色將晚，陸文龍悄悄出營上馬，將近宋營，高叫一聲：『宋軍聽者：我有機密箭書，速報元帥，休得遲誤！』聽的一箭射去。隨即轉馬回營。

宋營軍士拾得箭書，忙與傅宣說知。傅宣接了，即時進帳跪下稟道：『有一小番將，黑暗裏射下這一枝箭書；說有機密大事，求元帥速看。』元帥接了書，將手一揮，傅宣退下。岳爺把箭上之書取下，折開觀看，喫了一驚。便暗傳號令，先叫岳雲，張憲分付道：『你二人帶領人馬如此如此。』二人得令，領兵埋伏去了。又暗暗令兵士通知各位元帥，將各營虛設旗帳，懸羊打鼓；各將本部人馬，一齊退往鳳凰山去躲避。不提。

且說金營中到了三更時分，傳下號令，將「鐵浮陀」一齊推到宋營前，放出轟天大礮，向宋營中打來。但見煙火騰空，山搖地動；好似雷公排惡陣，分明霹靂震乾坤。有詩曰：

長驅大進鐵浮陀，欲打三軍片甲無。

不是文龍施羽箭，宋營將士能逃乎？

當時衆位元帥在鳳凰山上，看這般光景，好不怕人，便舉手回天道：「幸得皇天護佑，不絕我等！」若不是陸文龍一枝箭書，豈不把宋營人馬打成齏粉？也虧了王佐一條臂膀，救了六七十萬人馬的性命！

那岳雲張憲領了人馬埋伏在半路，聽得大礮打過，等那金兵回營之後，在黑影裏，身邊取出鐵釘，把火礮的火門釘死。令軍士一齊動手，將「鐵浮陀」盡行推入小商河內。轉馬來鳳凰山纒令。岳爺仍命三軍回轉舊處，重新紮好營盤。且按下慢表。

再說那兀朮自在營中看那「鐵浮陀」大礮打得宋營一片漆黑，回到帳中對軍師道：「這回纔得成功也！」衆將齊到帳中賀喜。兀朮傳令擺起酒席，同衆元帥等，直飲到天明。只見小番進帳報道：「「苦人兒」同殿下帶了奶母五鼓出營，投宋去了。」兀朮聽了，大叫道：「罷了！此乃養虎傷身也！」正在惱恨，又有小番來報：「啓上狼主：岳營內依然如此，旗幟且分外鮮明，越發雄壯了。」兀朮好生疑惑，忙出營前觀看；果然依舊旗幟鮮明，槍刀密佈，不知何故。傳令速整「鐵浮陀」，今晚再打宋營。小番一看，「鐵浮陀」不知那裏去了；慌往四下搜情。呀！俱推在小商河內了。忙來稟知。直氣得兀朮暴跳如雷。衆將上勸解。

兀朮回營坐定，嘆了口氣道：「那岳南蠻真厲害，能使將官捨身斷臂，來查某家！那曹寧必然也是他說去，害他父子身亡。如今又說陸文龍歸宋。「鐵浮陀」一旦成空，枉勞數載功夫，空費錢糧不少。情實可恨！如今怎麼處！」哈迷蚩道：「狼主不必心焦。待船明日排下一陣，名爲「金龍絞尾陣」，那岳南蠻來打陣，可以擒他。」兀朮道：「如此速去整備。」哈迷蚩領令，自去操演。且按下慢表。

再說那晚「鐵浮陀」打過宋營之後，將至天明，陸文龍同奶娘暗將金珠寶貝收拾停當，同王佐出營，竟往宋營而來。岳爺已將營寨重復紮好。王佐到了營前，下馬進見元帥，稟明前事。各位元帥總兵節度統制，俱各致謝王佐活命之恩。岳元帥傳令，請陸公子相見。陸文龍進帳參見道：「小姪不孝，錯認仇人爲父！若非王恩公說明，怎得復續陸氏之脈！」元帥分付送公子後帳居住，撥二十名家將伏侍。一面差人送奶娘回到陸公子的家鄉居住。不表。

卻說金營內哈迷蚩稟兀朮道：「狼主可差人將一封箭書射進宋營叫岳南蠻暫停一月。待臣排好陣勢，然後開兵擒捉岳南蠻，早定大事。」兀朮聽了，就寫一書，差番將來宋營前，高聲叫道：「南蠻聽聽者：俺金邦元帥有書一封，與你宋營主將。快些接去！」說罷，一箭射來。小軍拾得箭書，送與傳宣。傳宣將書呈上。元帥看畢，分付道：「你去與他說，教他排好陣勢，快來知會打陣。」傳宣得令，出營大聲喝道：「番奴聽者：俺家元帥有令，教你們速去排好陣勢，等我們來打。」番將聽了，回營復命。哈迷蚩將大兵盡數調齊，操演陣勢。慢表。

忽一日，有小番報進帳來：『啓上狼主：營門外有一大漢口稱雲南化外大王，叫做李述甫，帶他外甥黑蠻龍求見。』兀朮便問哈迷蚩道：『他是何人？來見某家則甚？』

不知哈迷蚩如何回答，又不知那兩人果有何事來見兀朮；正叫做：

渾濁未分鮓與鯉，

水清方見兩般魚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八回

再放報仇箭威方殞命

大破金龍陣關鈴逞能

百萬貔貅氣象雄，秋風劍戟倚崆峒。

將軍已定平金策，奪取龍驤第一功。

話說哈迷蚩對兀朮道：『臣久聞雲南化外國，有個李述甫，是個南方蠻子的統領。今日必然來助狼主，可請他進來相見，看他有甚言語。』兀朮就命小番請李大王進帳相見。小番遂出營對李述甫說道：『狼主請大王進帳相見。』李述甫想道：『兀朮不過是金國的四太子；我也是個王位！怎麼不出來接一接？』就對黑蠻龍道：『你可在外等候；待我去見了兀朮，看他如何。若是無待賢之禮，我何苦來助他？』黑蠻龍答應，站在營前等候。那李述甫來到兀朮帳前立著，叫聲：『太子見禮。』兀朮看見他生得身高一丈二尺，面如監錠，髮似硃砂，心裏有些奇異。本要下來與他行禮，就接近與他比比身子，長自己多少。那李述甫見兀朮不眨眼的瞪著他，又見他接近身來，只認道是要擊他；舉起手來只一掌，把兀朮打倒，飛跑出

營，上馬提槍便走。後邊衆平章及番將，真個趕來拏他。黑蠻龍大喝一聲，提起斗大的鐵鎚來，一連打翻了幾個。後面不敢追來。

李述甫對黑蠻龍道：「這番奴不是個好人。我倒有心來幫助他，不想他倒來拏我。被我一拳打翻了他，走了出來。」黑蠻龍道：「舅王，我們既到此，不如到對門營內看看。聞得岳元帥的兒子岳雲，本事高強；待甥兒去與他比試比試，若果然高強，我們原歸了宋朝罷？」李述甫道：「這也有理。」遂領著一隊苗兵，來至宋營前吶喊。

黑蠻龍立馬陣前，高聲叫道：「呔！宋兵聽者：我乃化外國大王。聞得你們有個什麼岳雲，是有些本事的。可叫他出來試試我小干爺的鎚；不然，俺就殺進營來了！」小軍慌忙報上帳來：「啓上元帥爺：有一個化外國苗王討戰，且說要公子出馬。特來稟知。」元帥道：「那蠻王爲甚到此討戰？必有緣故。」就命岳雲：「你出去，須要見機而行！」岳雲答應一聲「得令」，上馬提鎚，直至陣前觀看。一眼看去，但見那員苗將：頭有笆斗大，臉如黑漆，眼環口闊；頭上戴著烏金蓮子箍，左右插著兩根雉雞尾；身上披著烏金鐵甲；坐下一匹高頭黑馬，手使兩柄笆斗大的

鐵鎚；年紀不多，只好十六七歲。再看到旗門下這個人：身長丈二，形容古怪，相貌稀奇，紅鬚赤髮，壓住陣脚。黑蠻龍大喝一聲：『來將何人？留下名來！』公子道：『苗蠻坐穩了！不要聽了跌下馬來！我乃武昌開國公太子少保統屬文武兵馬大帥岳大公子岳雲便是。你這苗將緣何到此？亦留下名來！』黑蠻龍道：『小王爺乃是雲南化外國總領李大王的外甥黑蠻龍便是。因你宋朝久不來封王，故來幫助金國，來奪你天下。不道那兀朮也不是個好人，今欲回去。聞得你這個蠻子，有些本領，故來與你比比武藝。且上來試試我的鎚看！』說罷，就噙的一鎚打來。岳雲把左手中這爛銀鎚架開，右手一鎚去。兩個鎚來鎚往，鎚去鎚迎；舉起猶如日月當空，打下好如寒星墜地。真個是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材；戰到到數十個回合，不分勝負。岳雲想道：『這個苗蠻，果然好本事！我且引他到荒僻之處，問他個緣故，勸他歸順，豈不爲美？』便回馬就走，大叫：『苗蠻，你敢來追我麼？看我的回馬鎚厲害。』黑蠻龍道：『怕你什麼回馬鎚，偏要追你！』

饒你走上箇魔天，

足下騰雲須趕上。

兩個緊趕緊走，慢趕慢行。將到鳳凰山一帶茂林深處，岳雲回轉馬頭，叫一

聲：『小蠻王，且慢動手！我有一句話，與你相商。』黑蠻龍道：『卻不是你輸了，有什麼話講？』岳雲道：『我與你戰了這半日，只抵得對手；難道是怕了你！況我爹爹帳下，雄兵猛將不少，金兵六七十萬，尙不能搶我中原。你的令舅，乃是雲南總領，應該發兵來相助宋朝纔是；因何反來與我作對？倘然你殺了我，也佔不得我宋朝的江山；我殺了你，白白的送了性命，也不見得凌煙閣上標名。故引你到此，就是這句話。請你想想看，何苦做其冤家？』黑蠻龍道：『你既知我舅父是雲南總領，如何這數年不來封王？』岳雲道：『原來爲此。小蠻王你有所不知：這數年來，國事艱難，二聖被陷金邦；幸得今上泥馬渡江，又遭兀朮屢犯中原，應接不暇，那有工夫到南地來封王？久仰小蠻王，乃世間之豪傑；今幸相逢，意欲結拜爲友。待等恢復中原，我爹爹奏聞聖上，來封令舅的王位，決不食言！未知小苗王意下如何？』黑蠻龍道：『俺也聞得小將軍的英名，如雷灌耳。今得識荆，三生有幸！蒙許結拜，只恐高攀不起。』岳雲道：『大丈夫意氣相投，遂成莫逆；何出此言？』二人遂各下馬，撮土爲香，對天立誓，結拜爲友。岳雲年長爲兄。黑蠻龍道：『大哥且請回營；待小弟與家母舅說明，再來候見老伯。』二人上馬同行。

到了陣前，岳雲收兵回營，來見父親纘令，將與黑蠻龍結拜的事，說了一遍。
岳爺大喜。

卻說李述甫見外甥與岳雲同歸本營而別，來問黑蠻龍道：『與你岳雲比武，勝敗如何？』黑蠻龍下馬，將前事細細稟明。李述甫聽了，心中大喜，遂與黑蠻龍一同來到宋營前。傳宣進帳飛報道：『啓上帥爺：今有雲南李大王，同了小王爺在外候見元帥。』元帥傳令大開營門，帶領大小衆將，一齊出來迎接。接至帳中，見禮已畢，分賓坐下。岳雲過來見了大王李述甫；黑蠻龍亦過來見了各位元帥。張韓劉岳四元帥齊道：『久仰大王英名灌耳，敢不欽敬！』李述甫道：『久聞四位元帥，再整宋室江山，真乃擎天玉柱，架海金梁，敢不賓服！』

元帥分付軍中治酒相待。一面傳令犒賞雲南軍卒。岳爺對李述甫道：『大王且請回國。目下金邦兀朮屢犯中原，如此猖獗，尙未平服，恐關外苗蠻乘機而入，甚爲不便；須得大王鎮治，方保無虞！待本帥平了金邦，迎了二聖還朝，那時奏明聖上，本帥親到雲南封大王的王位便了。』李述甫大喜道：『領教了。』當日酒散，

各自回歸本營。那岳雲留黑蠻龍聚談了一夜。

次日早上，李述甫來辭別元帥。岳爺分付整備糧草等物相送；各將官俱來送李述甫起行。惟岳雲與黑蠻龍，有戀戀不捨之意。黑蠻龍道：「哥哥千萬同了老伯來到雲南走走！」岳雲道：「爲兄的必要來探望賢弟的！」兩人灑淚而別。李述甫同了黑蠻龍領了苗兵，自回化外國而去。

且說又過了十餘日，岳元帥暗想：「今已半月餘，金營不見動靜；不知排的什麼陣，這等煩難？」等到晚上，悄悄帶了張保出營，來到鳳凰山邊茂林深處，盤上一株大樹頂上偷看金營。果有百十萬人馬——詐言二百萬——擺著兩條「長蛇陣」，頭竝頭，尾搭尾；所以名叫「金龍絞尾陣」。元帥正看之間，只聽得弓弦響，連忙回轉頭看時，肩膀上早中了一箭。岳爺大叫一聲。那放箭的暗想：「這遭報了仇了。」竟是悄悄的去。這裏張保聽見元帥大叫，忙把索子放下，拔出箭頭；扯下一幅戰袍包好了膀子，將岳爺負在背上。定了一定神，元帥輕輕叫道：「張保，扶我上馬回營罷！」張保便扶岳爺上了馬，仍悄悄回至本營，扶岳爺至後帳坐定。元

帥即將以前牛鼻存下的一顆丸藥服了，霎時箭瘡平復。又叫張保：「你悄悄去喚戚方來。」張保領命來喚戚方。戚方好像有個弔桶在心頭，一上一下不住的打；又不敢不來。只得同了張保來至後帳，叩頭道：「元帥喚末將有何使命？」岳元帥道：「戚方！人非草木，豈無分曉？我因兵下洞庭的時節，你違了我的軍令，故將你責了幾下。你竟欲把本帥射死。若無牛鼻救我性命，今已休矣！你竟不想若非本帥恩義待人，怎能得王佐斷臂？不要說他別的功勞了，只講他前日報「鐵浮陀」之信，使我等鳳凰山避兵，幸得救了三軍之命。況且我是主帥，就屈打了你幾下，有何大仇？你今日又射本帥一箭。幸喜天不絕我。你如此狼心，豈不送了宋朝天下！我如今喚你到來，與你一封書信，你連夜往臨安去，投在後軍都督張俊那邊去尋個出身罷。若到了天明，恐衆將不服，就難活命了！」戚方無言可答，接了書，叩頭謝恩出帳。上馬回營，取了些金帛。

上馬出營來，恰好劈面撞著牛鼻。牛鼻道：「是誰？」戚方道：「是我。」牛鼻道：「半夜三更，你往何處去？」戚方道：「奉元帥之命，令我去投奔後軍都督張老爺，故爾出營。將軍若不信，現有帥爺書信在此？」牛鼻想道：「方纔見他出

營去，又見他回營。不多時，又見元帥伏在馬上，張保扶著。必定這廝又做出什麼事來了；若叫他去投了奸臣，越發不妙了。」便喝道：「果是奉元帥之令，也該青天白日；怎麼夜裏私逃——必有情弊！且同我去見了元帥，方放你去。」戚方道：「元帥命我速去，勿待天明。你如何阻我？」牛臯道：「胡說！」就一鋼打來。戚方不曾提防，早被牛臯打得腦髓直流，跌下馬來。

牛臯將他身上金銀並那一封書搜出，取了首級，進帳來見元帥。元帥見了，說一聲道：「是本帥忘了，不曾記得今夜是賢弟巡夜。被你打死了，也是他的命不該活。」牛臯道：「元帥爲著何事，叫他去投奸臣？」岳爺便把放箭之事，說了一遍。牛臯道：「既如此，小弟打死他原不差！」遂辭了元帥，仍去巡夜。當晚亦不提。

明日元帥升帳，聚集衆將，把戚方之事，說了一遍；衆皆大驚。又有軍士來報：「羅綱同郝先逃走了。」岳爺道：「他見戚方身死，自然立腳不住；由他自去，不必追他。」分付將戚方首級，號令軍前一日，取來合在尸首上埋葬。不提。

再說金營哈迷蚩陣已擺完，來稟明兀朮。兀朮大喜，即差人來下戰書。

岳元帥約定來日決戰。一面請各位元帥，齊到中軍商議。那四位元帥，各處人馬，合來共有六十萬。岳元帥同張元帥帶領人馬，打左邊的「長蛇陣」。韓元帥合劉元帥領兵去打右邊的「長蛇陣」。命岳雲，嚴成方，何元慶，余化龍，羅延慶，伍尙志，陸文龍，鄭懷，張奎，張憲，張立，張用；從中殺來。準備停當。

到了次日，三個轟天火礮，中間這六柄鎚，六條槍，一枝銀翦戟，三條銅鐵棍；衝進陣來。擡著鎚，變爲肉餅；挨著棍，馬仰人翻。金營將臺上一聲號礮，左右陣脚走動，方纔圍裏攏來。岳元帥從左邊殺入，舉起瀝泉槍亂挑。「馬前張保」，掄動鑽鐵棒；「馬後王橫」，舞著熟銅棍；好似天神出世。後邊牛鼻，吉青，施全，張顯，王貴等衆英雄；一齊殺入陣來。右邊韓元帥手舞長槍，左手大公子，右手二公子，後邊蘇勝，蘇德等衆將；一齊殺進。金營將臺上，又是一聲號礮，四面八方團團圍裏攏來。

那「金龍陣」原是兩條「長蛇陣」化出來的，頭尾各有照應，猶如兩個翦刀股形一般，一層一層圍攏來；殺了一層，又是一層；都是番將，殺不散，打不開。這

四位元帥，大小將官，俱在陣中很殺。真個是：殺得天昏地黑，日色無光，好生厲害！但見——

征雲陣陣迷三界，殺氣騰騰閉九霄。大開兵，江翻海攪；衝隊伍，地動山搖。又耙槍刀宣花斧，當頭砍來；鏜鏜劍戟狼牙棒，劈面飛來。

強弓硬弩，逢者便死；單鞭雙劍，遇者身亡。紅旗耀日，人皆喪膽；白刃爭光，鬼亦消形！正是：

慘淡雲陣橫，悲涼鼓角聲。

殺人如草芥，破陣掃金營。

卻說那四位元帥同衆將，正在陣中廝殺，陣外忽來了三個少英年雄。

原來那金門鎮的先行官狄雷，自從遇見岳元帥之後，每每要想去投奔在他麾下立功，卻無門可入。那日聞得兀朮又犯中原，與岳爺在朱仙鎮上交兵，便自暗想道：『我此時不去立功，更待何時？』遂披挂停當，掣了兩柄銀鎗，跨上青鬃馬，飛奔往朱仙鎮而來。在路非止一日。到了朱仙鎮，方知岳元帥殺了一日一夜，尙未

出來。正要打點殺進陣去，但見正南上一個少年英雄，飛馬而來。狄雷定睛一看，那位小將：不上二十歲年紀；騎著一匹紅鬃馬；使著一桿鑿金槍。狄雷就迎上一步問道：『將軍尊姓大名？到此何幹？』那人道：『小可樊成，乃是岳元帥麾下統制官孟邦傑的妻舅。今聞金兵在此與岳元帥交戰，特地到此，助他一臂之力。請問將軍尊姓大名？因何問及小可？』狄雷道：『我乃金門鎮先行官便是，姓狄名雷。因昔日岳元帥追殺金兵，小將一時誤認，冒犯了元帥，懼罪潛逃。今因兀朮又犯中原，故此欲來立功贖罪。』樊成道：『既如此，我二人就殺入陣去助戰何如？』狄雷道：『雖然說得是；但是番兵重重疊疊如此之多，不知岳元帥任何處，我們從那一方殺入方好？』兩個正在商議，只見前面一位將官飛馬而來。二人擡頭看時，只見那人：生得面如重棗，丹鳳眼，臥蠶眉；坐下黃驃馬，橫提青龍偃月刀；年紀不上二十。樊狄二人催馬上前來問道：『將軍且住馬。前有金兵阻路。要往何處去？』那人道：『在下姓關名鈴，曾與岳元帥的公子，八拜為交。聞得兀朮與元帥交兵，故此特來幫助殺賊。請問二位尊姓大名？』樊成，狄雷各通了姓名，將前來助陣之事，大家說了一遍。關鈴道：『如此甚好。我們一同殺入陣去便了。』樊成

道：『我二人本欲殺入陣去；因見番兵甚多，不知排的何陣，從那一頭殺入方好，故爾在此商議。』關鈴道：『二位仁兄，自古大丈夫堂堂正正，既來助陣，不管他什麼陣，我們只從正中間殺入去，怕什麼！』二人大喜，叫聲『好，』就一齊拍馬，望著正中間，殺將進去。

鎗打槍挑刀砍去，

人頭滾滾肉爲泥。

番兵那裏招架得住，慌忙報上將臺道：『啓上狼主：三個小南蠻殺入陣中，十分驍勇；衆平章俱不能抵敵，殺進中心來了。』其時兀朮坐在將臺上，看軍師指揮布陣。聽了此報，便把號旗交與哈迷蚩，自己提斧下臺，跨馬迎上來，正遇見關鈴等三人。兀朮大喝一聲：『呔！小南蠻，是何等之人，擅敢衝入某家的陣內來？』關鈴年紀幼小，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，心中十分喜愛，便叫：『小南蠻，某家乃是大金邦昌平王兀朮四太子是也。我看看你小小年紀，何苦斷送在此地！若肯歸順，某家封你一個王位，永享富貴，有何不美？』關鈴聽了笑道：『哦，原來你就是兀朮！也是我小爺的時運好，出門就撞見個寶貨。快擗頭來，送我去做見面禮。』兀朮大怒，罵一聲：『不中擗舉的小畜生！看某家的斧罷！』遂掄動金雀斧當頭砍

來。關鈴舉起青龍偃月刀，撥開斧，劈面交加。兩人戰了十餘合。斃了狄雷，樊成一桿槍，兩柄鎗，一齊上前助戰。兀朮那裏敵得住這三個出林乳虎，直殺得兩肩酸麻，渾身流汗，只得轉馬敗走。又恐他們衝動陣勢，反自透陣而走。因是兀朮在前，衆兵不好阻擋，那三人在後追趕，反把「長龍陣」衝得七零八落。

那陣內四位元帥，見陣脚散亂，就指揮衆將，四處追殺。關鈴正殺得熱鬧，看見了岳雲，便高聲大叫：「雲大哥！小弟在此。」岳雲見是關鈴，好不歡喜，便道：「賢弟來得好。快些幫我殺盡了這些番兵，同你去見爹爹。」那樊成舞動這桿鑿金槍，一槍一個，正殺得高興，正撞著孟邦傑，叫聲：「姊夫！我來也。」孟邦傑見了，大喜道：「小舅來得甚好。快立些功，好見元帥報功。」那狄雷殺進番營中，正遇見岳爺，便高叫：「小將狄雷，在金門鎮上誤犯虎駕，今日特來投在元帥麾下效勞！」岳爺道：「將軍與國家出力，殺退了金兵，報功受職。」狄雷得令，抖擻精神，去打番兵。

當時劉琦對岳爺道：「元帥少陪了。竟帶領本部人馬，恩恩的殺出陣去了；連岳爺也不知其故。」

且再說岳公子銀鎚擺動，嚴成方金鎚使開，何元慶鐵鎚飛舞，狄雷雙鎚並舉；一起一落，金光閃爍，寒氣繽紛；這就叫做「八鎚大鬧朱仙鎮」。殺得那些金兵尸如山積，血若川流，好生厲害！但見——

殺氣騰騰萬里長，旌旗密密透寒光。雄師手仗三環劍，虎將鞍橫丈八槍。軍浩浩，士堂堂，鑼鳴鼓響猛如狼。刀槍閃爍迷天日，戈戟紛紜傲雪霜。狼煙火礮哄天響，利矢強弓風雨狂——真殺得滔滔流血溝渠滿，疊疊尸骸積路旁。

只一陣殺得那兀朮大敗虧輸，往下敗走。衆營頭立腳不住，一齊棄寨而逃，亂竄竄，敗走二十餘里，追兵漸遠。不道前隊敗兵發起喊來，卻原來是劉琦元帥抄著小路到此。將樹木釘椿，阻住去路；兩邊埋伏弓弩手。一聲梆子響，箭如飛蝗一般的射來。兀朮傳令轉望左邊路上逃走了一二十里，前軍又發起喊來。兀朮查問爲何，小番稟道：「前面乃是金牛嶺，山峯巉削，石壁危巖。單身尙且要攀藤附葛，方能上去；何況這些人馬，如何過得？」

兀朮下馬走上前一看，果然危險，不能過去；欲待要再尋別路，又聽得後邊喊聲震耳，追兵漸近，弄得進退兩難；心中一想：『某家統領大兵六十餘萬，想奪中原。今日兵敗將亡，有何面目見衆將！死於此地罷休！』遂大叫一聲：『罷罷！此乃天亡我也！』遂撩衣望著石壁一頭撞去。但聽得震天的一聲響，兀朮倒於地下。正是：

身如五鼓衝山月，

命似三更油盡燈。

畢竟不知兀朮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九回

召回兵矯詔發金牌

詳惡夢禪師贈偈語

北狄連番犯宋關，英雄並起濟時艱。

金兵大潰朱仙鎮，幾使餘生不得還。

滿期直搗黃龍府，二聖迎歸復汴京。

爭奈班師牌十二，大勳一旦敗垂成！

卻說兀朮望著石壁上一頭撞去，原自捨身自盡，不道天意不該絕於此地，忽聽得震天的一聲響，那石壁倒將下去；又聽得豁喇喇的山嶺危巔盡皆倒下。兀朮扒將起來一看，山峯盡平，心中大喜；跨上馬，招呼衆將上嶺。那些番兵個個爭先，一擁而上，反擠塞住了。剛剛上得五六千人，忽然一聲雷響，那巔崖石壁依舊豎起。後邊人馬不得上山。看看追兵已到，把那些金兵，猶如砍瓜切菜一般，無踏逃生。兀朮在嶺上，望見山下，見那本部人馬死得可憐，不覺眼中流淚，對著哈迷蚩道：「某家自進中原，所到之處，望風瓦解；不想遇著這岳南蠻如此厲害，六十萬人

馬，被他殺得只贖五六千人！還有何面目回去見老狼主，倒不如自盡了罷！」說罷，便拔出腰間佩劍。正要自刎，哈迷蚩將他雙手緊緊抱住；衆將上前奪下佩刀。哈迷蚩叫聲：「狼主！何必輕生！勝敗乃兵家常事；且暫回國，再整人馬，殺進中原，以報此讎。」

正說之間，只見對面林子內，走出一個人來，書生打扮，飄飄然有神仙氣象；上前來見兀朮道：「太子在上。你只想調兵復讎，終久何用？若向鍋中添水，不如竈內無柴；況自古以來，權臣在內，大將豈能立功於外？不久岳元帥自不免也。」兀朮聽了，恍然大悟，遂作揖謝道：「極承教諭！請問先生尊姓大名？」那人道：「小生之意，不過應天順人，何必留名？」遂辭別而去。

兀朮就分付草草安營，且埋鍋造飯，吃了一餐。哈迷蚩道：「天遣此人點醒我們，狼主且暫住營。待臣私入臨安，去訪秦檜，等他尋個機會，害了岳飛；何愁天下不得？」兀朮大喜道：「既如此，待某寫起一書來，與軍師帶去。」當下就取過筆硯，寫了一書，外用黃蠟包裹，做成一個蠟丸，遞與哈迷蚩道：「軍師你進中原，須要小心！」哈迷蚩道：「不勞狼主屬付，小臣自會見機而行。」遂將蠟丸藏

好，辭了兀朮，悄悄的暗進臨安而去。後人有詩曰：

戰敗金邦巨萬兵，中原指日息紛爭。

何來狂士翻簧舌，遂致昌平智復萌！

且說岳元帥就在金牛嶺下扎住營盤，賞勞兵將。一面寫本進朝報捷；一面催趨糧草，收拾衣甲，整頓發兵掃北。

那哈迷蚩打扮做箇汴京人模樣，悄悄的到了臨安。那一日打聽得秦丞相、夫人王氏在西湖上遊玩，即忙也尋到湖上來。只見秦檜正在蘇堤邊泊下座船，與夫人對坐飲酒，賞玩景緻。哈迷蚩就高聲叫道：『賣蠟丸！賣蠟丸！』叫過東來，又叫過西去。那王氏聽得「賣蠟丸」只管叫來叫去，就望岸上一看，便叫：『相公，這不是哈軍師麼？』秦檜一眼望去，說道：『不差不差！』便分付家人：『去叫那賣蠟丸的上船來見我。』家人領命，忙忙的走到船頭上，把手一招，叫那賣蠟丸人上船來，同了家人進艙跪下。秦檜問道：『你賣的是什麼蠟丸？可醫得我的心病麼？』哈迷蚩道：『我這蠟丸，專治的是心病；且有妙方在內。但要早醫，緩則恐其無

效。』秦檜道：『既如此，且把兀朮留下，我照方面服便了。』叫家人：『賞他十兩銀子去罷。』哈迷蚩會意，謝賞而去。

秦檜將蠟丸剖開看時，卻是兀朮親筆之書，責備秦檜負盟：致被岳飛殺得大敗虧輸；若能謀害得岳飛，方是報我國之恩；倘得了宋朝天下，情願與汝平分疆界等語。秦檜看完，即將書遞與王氏道：『四太子要我謀害岳飛，當如何處置？』王氏道：『相公官居宰輔，職掌羣臣；這些小事，有何難處。況且前日藥酒之事，被牛皐識破；今若滅了金邦，功高無比；倘然回京，查究出此事來，我們一家，性命難保。爲今之計：不如慢發糧草，只說今日欲與金國議和，且召他收兵，暫回朱仙鎮養馬。然後再尋一計，將他父子害了，豈不甚美？』秦檜大喜道：『夫人之言有理。』遂命罷宴開船，上岸回府。

那哈迷蚩見了秦檜，送了蠟書，所事已了，依舊扮作客商模樣，取路回營。來見兀朮道：『臣在西湖上，見過秦檜夫妻。接了蠟丸，已是會意；料他必然有計與狼主搶天下。我等且回關外，再差人打聽消息便了。』兀朮遂命拔寨，帶領了敗殘人馬，往關外去了。不提。

卻說岳元帥與各元帥在營中商議調兵養馬，打點直搗黃龍府，迎還二聖，早晚成功。卻是糧草不至，不知何故。正在差官催遣軍糧，刻日掃北，忽報有聖旨下。岳爺同衆元帥出營接旨，欽差宣讀詔書，卻是：召岳飛班師，暫朱回仙鎮歇息養馬，待秋收糧足，再議發兵。

岳爺送了欽差，回營坐定。當下韓元帥開言道：「大元帥以十萬之衆，破金兵百萬，亦非容易。今成功在即，不發兵糧，反召元帥回兵朱仙鎮，豈不把一段大功，沈於海底！這必是朝中出了奸臣，怕大將立功。元帥且自酌量，不可輕自回兵。」岳元帥道：「自古君命召，不俟駕而行；不可貪功，逆了旨意。」劉元帥道：「元帥差矣。古云：『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』今金人銳氣已失，我兵鼓舞用命，恢復中原，在此一舉。依著愚見：不如一面催糧；一面發兵，直抵黃龍府，滅了金邦，迎回二聖；然後歸朝，將功折罪，豈不爲美？」岳爺道：「衆位元帥，有所不知：本帥因槍挑小梁王，逃命歸鄉。年荒歲亂，盜賊四起。有洞庭湖楊么差王佐來聘本帥，本帥雖然不去，卻結識了王佐，故有斷臂事。我母恐我一時失足，將本帥背上刺了「精忠報國」四個大字，所以一生只圖盡忠。既是朝廷聖旨，

那管他奸臣弄權！」遂傳令拔寨起營。一聲砲響，十三處人馬，分作五隊，滔滔的回輒朱仙鎮。依舊紮下十三座營頭，各各操兵練卒，專待秋收後進兵。

一面喚過岳雲，暗暗分付道：「方今奸臣弄權，專主和議；朝廷聽信奸言，希圖苟安一隅，無用兵之志；不知將來如何。你可同張憲回到家中，看望母親，傳教兄弟些武藝。倘有用你之處，再來喚你。」二人領命，拜別了岳爺，來與關鈴作別。便道：「向日承我弟所贈寶駒，愚兄目下歸鄉，並無用處，今日物歸故主。愚兄暫時拜別，不久再得相會。」關鈴只得收了赤兔馬，依依不捨，直送至十里方回。那岳雲自和張憲二人一同歸鄉去了。

一日岳爺同衆元帥坐談議論，忽叫一聲：「張保何在？」張保應聲道：「有。小人在此。元帥有何分付？」岳爺對著衆元帥道：「這個張保，乃是李太師的家丁，送與我做個拌身，想要尋個出身。他隨我數年苦戰，元帥們也知他的功勞。今蒙聖恩賜我空頭獎劄，本帥意欲與他一道，往濠梁去做個總兵，可使得麼？」衆元帥道：「大元戎何出此言？張將軍在帳下，不知立了多少大功，莫說總兵，再大些也該。」岳元帥使過取一道劄子，填了姓名，就付與張保道：「你可回去領了家

小，一齊上任。」張保道：「小人不願爲官，情願跟隨元帥。」岳爺道：「人生在世，須圖個出身，方是男子漢。你去，不必多言。」張保見岳爺主意已定，只得稟道：「小人去便去，若做不來總兵，是原要來伏侍元帥的哩。」岳爺道：「只要你盡心保國，有何做不來之理？」張保叩辭了，並拜別了衆位元帥，出營起身去了。

岳爺又叫聲王橫。王橫跪下道：「元帥有何分付？」岳爺道：「我欲叫你去做個總兵，你心下如何？」王橫連忙叩頭稟道：「啊呀！小人是個粗人，只曉得跟隨大老爺過日子，不曉得做什麼總兵總將的。若要小人去做官，情願就在老爺跟前自盡了罷！」岳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便罷了。」王橫謝了元帥起來，走過一邊。衆元帥道：「難得元帥手下多是忠義之人，所以兀兀屢敗。」

正在閒談，忽報聖旨又下。衆元帥一同接進，天使開讀，卻是：命岳元帥在朱仙鎮屯養兵馬；衆元帥節度且暫回本汛，候糧足聽調。衆元帥謝恩，送出天使。回營養馬三日，韓元帥，張元帥，劉元帥，與各鎮總兵，節度使，齊到大營，與岳元帥作別，俱各拔寨起身，各回本汛去了。不表。

且說岳爺在朱仙鎮上，終日操兵練將。又令軍士耕種米麥，專等旨意掃北。不道秦檜專主和議，使命在金國往返幾回終無成議，看看臘盡春殘，又是夏秋時候。一日閒坐帳中，觀看兵書，忽報聖旨下。岳飛連忙迎接，開讀，卻是：因和議已成，即命岳飛回兵，進京加封官職。岳爺謝恩畢，送出天使。回到營中，對衆將道：『聖上命我進京，怎敢抗旨？但奸臣在朝，此去吉凶未卜。我且將大軍不動，單身面聖，情願獨任掃北之事。倘聖上不聽，必有疎虞。衆兄弟們務要戮力同心，爲國家報讎雪恥，迎得二聖還朝，則岳飛死亦無恨也！』衆將道：『元帥還該商議，怎麼就要進京？』岳爺道：『此乃君命，無有商議。』

正說之間，又報有內使齎著金字牌，遞到尙書省劄子，到軍前來催元帥起身。岳爺慌忙接過。又報金牌來催。不一時間，一連到十二道金牌。內使道：『聖上命元帥速即起身，若再遲延，即是違逆聖旨了！』岳爺默默無言，走進帳中，喚過施全，牛皋二人來道：『二位賢弟！我把帥印交與二位，暫與我執掌中營。此乃大事，須當守我法度；不可縱兵擾害民間，也不枉我與你結義一番！』說罷，就將帥印交付二人收了；再點四名家將，同了王橫起身。衆統制等並一衆軍士，齊出大營。

跪送，岳爺又將好言撫慰了一番，上馬便行。但見朱仙鎮上的居民百姓，一路攜老挈幼，頭頂香盤，挨挨擠擠，衆口同聲攀留元帥，哭聲震地。岳爺揮淚對著衆百姓道：『爾等不可如此！聖上連發十二道金牌召我，我怎敢抗違君命！況我不久復來，掃清金兵，爾等自得安寧也。』衆百姓無奈，沒一個不悲傷苦楚，只得放條路讓岳爺過去。大衆送了一程，岳爺道：『諸位將軍，各自請回罷！』大衆俱各灑淚作別，直待看不見了岳爺，方各回寨。

後人讀史至此，有詩惜之曰：

胡馬南來捍禦難，中原疆土日摧殘。

幸逢大帥忠誠奮，感激諸軍勇力殫。

百戰功高番寇遁，幾回凱捷庶民安。

高宗不信秦長脚，二聖終當返御鑾。

又有詩罵秦檜曰：

通金策策哈迷蚩，長舌東窗毒計施。

十二金牌三字獄，萬年遺臭檜奚辭。

且說岳爺同王橫帶著四名家將，離了朱仙鎮，望臨安進發。在路非止一日，來到瓜州地方，早有驛官迎接。到花廳坐定，上前稟道：『揚子江中風狂浪大，況天色將晚，只好在驛中安歇。等明日風靜了，小官整備船隻，送大老爺過江罷。』岳爺道：『既如此，且在此暫歇罷。』那驛官忙忙的去整備夜膳，請岳爺用了，送至上房安歇。王橫同四位家將，自在外廂歇宿。

那岳爺心中有事，睡在牀上，不覺心神恍惚。起身開門一望，但見一片荒郊，朦朧月色，陰氣襲人。走向前去，只見兩隻黑犬，對面蹲著講話。又見兩個人赤著膊子，立在旁邊。岳爺心裏想道：『好作怪！畜生爲什麼會說話？』正在奇怪，忽然揚子江中狂風大作，白浪滔天，江中鑽出一個怪物似龍非龍，望著岳爺撲來。岳爺猛然吃了一驚，一交跌醒，卻在牀上，一身冷汗，乃是一夢。側著耳朵聽時，聽樓正打三鼓。暗想：『此夢好生蹊蹺！曾記得韓元帥說：此間金山寺內有個地悅和尚，能知過去未來。我何不明日去訪訪他，請他詳解？』

主意定了，到了天明起來，梳洗了，分付王橫備辦香紙等物。那驛官已將船隻

備好，岳爺將幾兩銀子賞了驛丞，下船過江，一徑來到金山脚下上岸。命家將在船看守，止帶了王橫，信步上山。來到大殿上，拜過佛，焚香祝畢。轉上方丈門首，只聽得方丈中朗然吟道：

苦海茫茫未有涯，東君何必戀塵埃？

不如早覓回頭岸，免卻風波一旦災！

岳爺聽了，暗暗點頭道：「這和尚果然有德行。但雖勸我修行，那知我有國家大事在心，怎能丟著？」正想之間，只見裏邊走出一個行者來道：「家師請元帥相見。」岳爺隨了行者走進方丈。那道悅下禪牀來相見已畢，道悅道：「元帥光臨，山僧有失遠接，望乞恕罪！」元帥道：「昔年在瀝泉山參見我師，曾言二十年後再得相會，不意果然！下官只因昨夜在驛中得一異夢，未卜吉凶，特求我師明白指示！」道悅道：「自古至人無夢，夢景忽來，未必無兆。不知元帥所得何夢，幸乞見教。」岳爺即將昨夜之夢，細細的告訴了一遍。道悅道：「元帥怎麼不解？兩犬對言，豈不是個「獄」字？旁立裸體兩人，必有同受其禍者。江中風浪，擁出怪物來撲者，明明有風波之險，遭奸臣來害也。元帥此行，恐防有牢獄之災，奸臣陷害

之事，切宜謹慎！」岳爺道：「我爲國家南征北討，東蕩西除，立下多少大功，朝廷自然封賞；焉得有牢獄之災？」道悅道：「元帥雖如此說；豈不聞『飛鳥盡，良弓藏？』從來思難可同，安樂難共。不如潛身林野，隱跡江湖，乃是哲人保身之良策也。」岳爺道：「蒙上人指引，實爲善路；但我岳飛以身許國，志必恢復中原，雖死無恨！上人不必再勸，就此告辭。」

道悅一路送出山門，口中念著四句：

風波亭上浪滔滔，千萬留心把舵牢。

謹避同舟生惡意，將人推落在波濤。

岳爺低頭不語，一徑走出山門。長老道：「元帥心如鐵石，山僧無緣救度。還有幾句偈言奉贈，公須牢記，切勿亂了主意！」岳爺道：「請教——我當謹記！」長老遂合掌說偈。

尺璧非寶，歲底不足，隄防天哭。

奉下兩點，將人害毒。

老紺騰挪，纏人奈何？

切記切記，謹防風波！

岳爺道：『岳飛愚昧，一時不解，求上人明白指示！』長老道：『此乃天機，元帥謹記在心，日後自有應驗也。』

岳爺辭別了禪師，出了寺門。下山來，四個家將，接應下船。分付艄公解纜，開出江心。岳爺立在船頭上，觀看江景。忽然江中刮起一陣大風，猛然風浪大作，黑霧漫天。江中湧出一個怪物，似龍無角，似魚無腳，張著血盆般的口，把毒霧望船上噴來。岳爺忙叫王橫，取過這桿瀝泉槍來，望著那怪戮去。正是：

水底撈針難再得，

海中失寶怎重逢？

不知那怪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回

勘冤獄周三畏掛冠 探圍圍張總兵死義

掛冠歸隱不貪名，富貴浮雲看得輕。

全具一腔真血氣，祇論忠義不論生。

爲國爲民終永譽，全忠全義每傷身。

試看殞命如張保，等是天生不貳臣。

卻說岳爺爺舉起瀝泉槍，望那怪殺去。那怪不慌不忙，弄一陣狂風，將瀝泉槍攝去，鑽入水底，霎時風平浪息。岳爺爺仰天長嘆道：「原來是這等風波！把我神槍失去！可惜！」不一時，渡過長江，到了京口，上岸騎了馬，分付：「悄悄過去，休得驚動了韓元帥，又要耽擱。」遂加鞭，過了鎮江，望丹陽大路進發。及至韓元帥聞報，差家將趕上去，已過了二十多里，只得罷了。

且說岳爺爺在路行了兩三日，已到平江，忽見對面來了錦衣衛指揮馮忠馮孝，帶

領校尉二十名。兩下正撞著，馮忠便問：『前面來的，莫非是岳元帥麼？』王橫上前答道：『正是帥爺。你們是什麼人？問他做甚？』馮忠道：『有聖旨在此。』岳爺聽得有聖旨，慌忙下馬俯伏。馮忠馮孝即將聖旨開讀：

岳飛官封顯職，不思報國；反按兵不動，尅減軍糧，縱兵搶奪，有負君恩。著錦衣衛拏解來京，候旨定奪。欽哉！

岳爺方要謝恩，只見王橫環眼圓睜，雙眉倒豎，提起熟銅棍，大喝一聲：『住著！我「馬後王橫」是也！俺隨元帥征戰多年，別的功勞休說，只如今朱仙鎮上二百萬金兵，我們捨命爭先，殺得片甲不留，怎麼反要拏俺帥爺？那個敢動手的，先吃我一棍！』岳爺道：『王橫，此乃朝廷旨意，你怎敢囉呼，陷我不忠之名！罷罷，不如自刎了，以表我之心跡罷。』遂向腰間拔出寶劍，即欲自刎。四個家將慌了，一齊上前抱住，奪下寶劍。王橫跪下哭道：『老爺難道憑他拏去不成？』馮忠見此光景，隨提起腰刀來砍王橫。王橫正待起身，岳爺喝一聲：『王橫！不許動手！』王橫再跪下來，已被馮忠一刀砍中頭上，衆校尉一齊上來。可憐王橫半世豪傑，今日被亂刀砍死！有詩曰：

忠臣義僕氣相通，馬後王橫志自雄！

此日平江頭血濺，他年姓氏布寰中。

卻說那四個家將見風色不好，騎著岳爺的馬，拾了銅棍帶了寶劍，乘關裏一齊走了。岳爺止不住兩淚交流，對馮忠道：「這王橫亦曾與朝廷出力；今日觸犯了貴欽差，死於此地。望貴欽差施他一口棺木盛殮，免得暴露形骸！」馮忠應允，就傳地方官備棺盛殮。一面暗暗將秦檜的文書，傳遞各汛地方官府，禁住往來船隻，細細盤詰，不許走漏風聲；一面將岳爺上了囚車，解往臨安。到了城中，暗暗送往大理獄中監禁。

次日秦檜傳一道假冒，命大理寺正卿周三畏勘問。三畏接了聖旨，供在公堂，即在獄中取出岳飛審問。岳爺到來堂上，見中央供著聖旨，連忙跪下道：「犯臣岳飛朝見。願我皇萬歲萬歲萬萬歲！」拜畢，然後與三畏見禮道：「大人，犯官有罪，只求大法臺從公審題！」三畏分付請過了聖旨，然後正中坐下，問道：「岳飛，你官居顯爵，不思愛兵掃北，以報國恩；反按兵不動，坐觀成敗，又且剋滅軍

糧，你有何辯？」岳爺道：「法臺大人差矣！若說按兵不動，犯官現敗金兵百餘萬，掃北成功，已在目前；忽奉聖旨召回朱仙鎮養馬。現有元帥韓世忠，張信，劉琦等可證。」周三畏道：「這按兵不動，被你說過了，那尅減軍糧之事是有的了；還有何說？」岳爺道：「岳飛一生愛惜軍士，如父子一般，故人人用命。尅了何人之糧，減了何人之草，也要有人指實。」三畏道：「現有你手下軍官王俊告帖在此，想你尅減了他的口糧。」岳爺道：「朱仙鎮上共有十三座大營，有三十餘萬人馬，何獨尅減了王俊名下之糧？望法臺大人詳察！」周三畏聽了，心中暗暗想道：「這樁事，明明是秦檜這奸賊設計陷害他。我如今身為法司，怎肯以屈刑加於無罪？」便道：「元帥暫請下獄；待下官奏過聖上，候旨定奪。」岳爺謝了，獄卒復將岳爺送入獄中監禁。

那周三畏回到私衙，悶悶不悅，仰天嘆息道：「得寵思辱，居安慮危。岳侯做到這樣大官，有這等大功，今日反受這奸臣的陷害。我不過是個大理寺，在奸臣掌握之中，若是屈勸岳飛，良心何在！況且朋惡相濟，萬年千載，被人唾罵。若不從奸賊之謀，必遭其害。真個進退兩難！不如棄了這官職，隱跡埋名，全身遠害，豈

不爲美？」定了主意，暗暗分付家眷，收拾行囊細軟。解下束帶，脫下羅袍，將印信幃頭象簡，俱安放在案桌之上。守到五更，帶了家眷，並幾個心腹家人，私出湧金門，潛身走脫。正是：

待漏隨朝袍笏寒，何如破衲道人安？

文犧被繡鸞刀逼，野鶴無籠天地寬。

到了次日天明，吏役等方纔知道本官走了，慌忙到相府去報知。秦檜大怒，要將衙吏治罪；衆人再三哀求，方纔饒了。就限在這一千人身上，著落他們緝拿周三畏；又行移文書，到各府州縣勒限緝獲。秦檜見周三畏不肯依附他，掛冠逃去，想了一會，便分付家人道：「你悄悄去請了万俟卨，羅汝楫二位老爺來，我有話說。」家人領了鈞旨，來請二人。那万俟卨，乃是杭州府一個通判。羅汝楫是個同知。這兩個人在秦檜門下走動，如狗一般。聽說是太師相請，連忙坐輪到相府，下轎一直進書房內來。參見秦檜，賜坐待茶畢，二人足恭問道：「太師爺呼喚卑職二人，不知有何鈞諭？」秦檜道：「老夫相請二位到此，非爲別事；只因老夫昨日差

大理寺周三畏審問岳飛罪案，不想那斷掛冠逃走，現在緝拏治罪。老夫明日奏聞聖上，卽陞你二人抵代此職，委汝勘問此案！必須嚴刑酷拷，審實他的罪案，害了他的性命！若成了此段大功，另有陞賞。不可違了老夫之言！」二人齊聲道：「太師爺的鈞旨，卑職怎敢不遵？總在我二人身上，斷送了就是。」說罷，遂謝恩拜別，出了相府，回衙。

次日秦檜就將萬俟卨陞做大理寺正卿，羅汝楫做了大理寺丞。在朝官員，那個敢作一聲？二人卽刻上任。

過了一日，就在獄中提出岳飛審問。岳爺到滴水簷前，擡頭一看，見堂上坐著他兩個，卻不見周三畏，便問提獄卒道：「怎不見周老爺？」獄卒道：「周老爺不肯勘問這事，掛冠走了。今日是秦丞相陞這萬俟老爺、羅老爺做了大理寺，差他來勘問的。」岳爺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他前日解纜來，被我打了四十；當初懊悔不將他殺了，倒反死於二賊之手也！」就走上堂對著二人舉手道：「大人在上。岳飛沒有公服，恕不施禮了！」萬俟卨道：「胡說！你是朝廷的叛逆，我奉旨勘問，怎見了我不跪？」岳爺道：「我有功於國家，無罪於朝廷，勘問甚麼？」羅汝楫道：

「現有你部下軍官王俊告你：按兵不舉，虛運糧草，詐稱無糧。」岳爺道：「朱仙鎮上現有十三座大營，三十萬人馬，怎說得個無糧？」万俟卨道：「無糧不成，反輸一帖，難道我倒跪了你罷？」岳爺道：「我是一大都元帥，怎麼反來跪你？」二人道：「不要與他講。請過聖旨來。」二賊即將聖旨供在中間，岳爺只得跪下。那二賊將公案移在傍邊，下首坐著，便道：「岳飛你快快將按兵不舉，私通外國的情由招上來。」岳爺道：「既有告人王俊，可叫他來面證。」万俟卨道：「那王俊是北邊人，到了這臨安來，不服水土，吃多了海蜇脹死了。人人說你是個好漢，這小小的殺頭罪就認了罷，何必有這許多牽扯？」岳爺道：「胡說！別樣猶可，這叛逆的罪，如何屈得我！」二賊道：「既不招。」叫左右：「先與我打四十。」左右一聲吆喝，將岳爺扯下來，重重打了四十。可憐打得鮮血迸流，死去復醒，只是不肯認。二賊又將岳爺拷問一番，用檀木拶指，命二人用杖敲打，打得岳爺頭髮散開，就地打滾，指骨盡碎！岳爺只是呼天鵝胸，那裏肯招。二賊只得命獄卒仍舊帶去收監，明日再審。

二賊退回私宅，商議了一番。尋出一等新刑法來，叫做：「披麻問」，「剝皮

拷」。連夜將蘇皮揉得粉碎，魚膠熬得爛熟，端整好了。次日又帶岳爺出來審問。
万俟卨道：「岳飛你好好將按兵不動意圖謀反，快快招來，免受刑法。」岳爺道：「我一生立志恢復中原，雪國之恥。現在朱仙鎮上同著韓，張，劉衆元帥，力掃金兵二百萬。若再寬幾日，正好進兵燕山，直搗黃龍，迎取二聖還朝。不意聖旨促回兵歇馬，運用金牌十二道，召我回來。那有按兵不動之事？十三座營頭，三十多萬人馬，若有尅減軍糧，怎能夠安然如堵？岳飛一點忠心，惟天可表！叫我招出什麼來？」万俟卨道：「既不招。夾起來。」左右即將岳爺夾起，又喝打了一回。岳爺受刑不過，大叫道：「既要我招，取紙筆來，待我親寫招狀。」二賊大喜，叫典吏與他紙筆墨硯。

岳爺接了，寫成一張招狀，遞與二賊。二賊接來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武勝定國軍節度使，神武後軍都統制，湖北京西路宣撫使，兼營田大使，節制河北諸路招討使，開府儀同三司太尉，武昌郡開國公岳飛招狀：飛生居河北，長在湯陰。幼日攻習詩書，壯年掌握軍兵。正值權奸板蕩，藝祖之鴻基，復遇靖康喪敗皇都之大業。三千粉黛，一旦遭殘；

八百胭脂，霎時被擄。君臣北狩，百姓流離。萬民切齒，羣宰相依。幸而聖主龍飛淮甸，虎踞金陵；帝室未絕，乾坤再造。不思二帝埋沒於沙漠，乃縱倖臣弄權於廟廊。丞相雖主通和，將軍必爭用武。飛折矢爲誓，與衆會期；東連海島，學李勣跨海征東；南及溟池，仿諸葛渡瀘深入。羨班超關土開疆，慕平仲添城立堡。正欲直搗黃龍，迎回二聖；平吞鴨綠，一統中原；方滿飛心，始全予志。昔者羣雄並起，寇盜縱橫，區區奮身田野，注籍戎行。戚方本國家大盜，鞭指狼煙頓息；王善乃太行巨寇，旗揮即便剿除。除劉豫一賊之功；縛苗劉二將之力；收楊虎何元慶軍中之助；服曹成楊再興帳下之雄。斬楊么於洞庭湖；敗兀朮於黃天蕩。牛頭山殺賊，尸積如山；汴水河創金，血深似海。北方聞我兵進，人人膽破；南嶺見我旗至，個個心寒。朱仙鎮上，百千鐵甲奔逃；丞相奸謀，十二金牌召轉。前則遵旨屯兵，今乃奉徵見帝。有賊權奸，謀誅忠直。設計陷我謀反，將飛賺入監牢。千般拷打，並無抱怨朝廷；萬種嚴刑，豈自出於聖主？飛今死去，閻羅

殿下，知我忠心；速報司前，明無反意。天公無私，必誅權臣，以分
皁白；地府有靈，定取奸黨，共證是非——右飛所供是實，如虛甘罪

無辭。

万羅二賊，看了大怒，喝教左右將岳爺衣服去了，把魚膠敷上一層，將藤皮搭
上。一時間，將岳飛身上搭了好幾處。便問：『岳爺招也不招？』岳爺道：『你誤
了軍糧，打了你四十，今日欲陷我於死地。我死必爲厲鬼，殺你二賊！』二賊大怒
道：『你性命只在頃刻，還敢胡言！』付分左右：『與我扯！』左右一聲答應，就
把藤皮一扯，連皮帶肉去了一塊。岳爺大叫一聲：『痛殺我也！』霎時暈去。左右
連忙將水來噴醒。万俟卨又問：『岳飛你若不招，叫左右再扯。』岳爺大聲叫道：
『罷罷！我如今就死了也罷！我那岳雲張憲，不要壞了我一世忠名纔好！』那二賊
聽見此言，直嚇得汗流浹背，把舌一伸，就分付掩門。左右答應一聲「吓。」就把門
掩了。二賊假意起身，請岳爺坐了，說道：『下官看元帥的供詞，盡是大功；我二
人本欲上本保留元帥，奈是秦丞相主意，此本決難到得聖前。方纔元帥說有公子並
貴部張憲，何不修書一封，請他到此，上一辨冤本；下官二人就好於中幫助，不知

元帥意下如何？」岳爺道：「甚好！甚好！即使聖上不准，我亦情願與這兩個孩兒同死於此，方全得我父子二人忠孝之名。」隨即寫了一封家書，交與万俟卨。万俟卨分付仍送進獄中。

這兩個奸黨，就帶了岳爺的招狀，忙到相府通報。秦檜命進私宅相見。二人進來見了秦檜道：「門下小官，奉太師爺的鈞旨，連日勘問，岳飛受了多少嚴刑。今日寫下一張供狀在此。」就雙手呈上。秦檜看罷，大怒道：「那廝如此無理，何不頓就打殺他了！」万俟卨道：「太師爺不知：岳飛寫下此辭，小官即要加以嚴刑。忽聽他大叫道：『我死之後，岳雲張憲這兩個孩兒，不要壞了我一世忠名方好！』小官倘打殺了他，那岳雲，張憲有萬夫不當之勇，領兵前來，不要說我與丞相，連朝廷也難保！爲此小官忙掩了門，向岳飛假說救他，騙他寫書，叫岳雲張憲來上辨冤本。特來呈與太師爺定奪。」秦檜看了大喜道：「這是二位賢契的大才。」就同進書房中去，喚過慣寫字的門客來，將岳飛的筆跡，照樣套寫更改了數句。說是：「奉旨召回臨安，而奏大功，朝廷甚喜。你可同張憲，速到京來，聽候加封官職。不可遲誤。」寫完封好，即差能事家丁徐寧，星夜往湯陰縣去，哄騙岳

公子，張憲到來；只望一網打盡。這裏就委萬羅二賊在監內另造十間號房，名喚：「雷」「霆」「施」「號」「令」，「星」「斗」「煥」「文」「章」，專等監禁家屬人等。萬羅二賊，即去建造號房。

其時臨安有兩個財主，本是個讀書君子。一位姓王名能，一位姓李名直。他二人曉得岳爺受屈，就替岳爺上下使錢。那獄卒得了錢財，多方照看，替岳爺洗淨棒瘡，用藥敷上。那獄官倪完，原是個好人；見岳爺是個功臣，被奸臣所害，明知冤屈，因亦用心伏侍；故此岳爺在監安然無事。

且說濠梁總兵張保，自從和妻子洪氏領了兒子張英到任上來，過得年餘。忽然一日有軍校來報：「打聽得：岳元帥在朱仙鎮上屯兵耕地，忽然有聖旨召回，不知何故。」張保聽了，好生疑惑，一連幾日，覺得心神恍惚，坐臥不寧。便對夫人道：「這幾日不知我爲什麼，只管心驚肉跳。我想做了這個總兵官，反覺得拘拘束束，沒甚趣味，目下岳公子住在家中，我意欲同你到湯陰去，依舊住在帥府中。不知夫人意下若何？」洪氏道：「將軍！自古道：『無官一身輕，有子萬事足。』爲

了些小功名，絆住身子，倒不如到帥府去住；反可脫然無累，逍遙自在。」張保大喜，忙忙的收拾了行李，將總兵印信挂在梁上；帶了三四名家將，悄悄的一路望湯陰而來。

不一日，來至永和鄉岳家帥府門首，將車馬停住。岳安即忙進內報知李氏夫人。夫人道：「快請進來相見。」張保夫妻同了兒子來到內堂，拜見了夫人，又拜見了鞏氏夫人；然後將不願做官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夫人道：「總兵來得正好。現在傳聞：老爺欽召進京。前日老爺忽又著人持書來，把大公子並張將軍叫了去，不知爲著何事，好生望念！這幾日又只管心驚肉跳，日夜不寧。意欲煩總兵前去探聽消息，未知可否？」張保道：「既有此事，夫人不叫小人去，小人也要走一遭。」就向洪氏道：「你在此，好生伏侍夫人公子。我明日就往臨安去，探聽大老爺的行藏。」當時夫人分付備辦酒席，與張總兵夫婦接風，打掃房間安歇。過了一宵。次日飯後，張保分付了妻子幾句，打疊了一個包裹，獨自一個背了，辭別兩個夫人，出門望臨安進發。

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。到了大江口，前路一望茫茫蕩蕩，並無一隻渡船，走來

走去，那裏覓處；天又黑將下來，江口又無宿處。正在舒頭探望，忽見一個漁人，手中提著一壺酒，籃內不知放些什麼東西，一直走向蘆葦中去。張保就跟著上去一看，卻是灘邊泊著小船一隻。那人提著東西上船去了。張保叫聲：『大哥！渡我一渡！』那人道：『如今秦丞相禁了江，不許船隻往來。那個敢渡你？』張保道：『我有緊要事，大哥渡我一渡，不忘恩德！』那人道：『既如此，你可下船來耽擱一會，等到半夜裏渡你過去。但是不要大驚小怪，弄出事來！』張保道：『便依你，決不連累你。』張保一面說，一面鑽進艙裏，把包裹放下。那人便道：『客官你一路來，大約不曾喫得夜飯？我方纔在村裏賒得一壺酒來，買了些牛肉在此，胡亂喫些，略睡睡；等到三更時分，悄悄過江去便了。』張保道：『怎好相擾！少停，一總奉謝。』那人便將牛肉裝了一碗，篩過一碗酒，奉與張保；自己也篩酒奉陪。張保行路辛苦，將酒來一飲而盡，說道：『好酒好酒！』那人又篩來。張保一連喫了幾碗，覺道有些醉意，便道：『大哥，我吃不得了。少停上岸，多送船錢與你。』一面說，一面歪著身子，靠在包裹上去盹打。那人自將酒瓶並喫臘的牛肉，收拾往艙上去了。停了好一會，已是一更天氣。那人走出船頭將纜解了，輕輕的搖

出江心；鑽進艙來，就把那條纜繩，輕輕的將張保兩手兩脚捆住，喝道：『牛子醒來！』那張保在夢裏驚醒，見手脚俱被縛住，動彈不得，叫聲：『苦也！我今日就死也罷了！但是不知元帥信息，怎得瞑目！』那人聽了，便道：『你實說是何人？』張保道：『我乃岳元帥帳下「馬前張保」。爲因元帥進京久無信息，故此我要往臨安探聽。不意撞在你這橫死神手內！』那人聽了，叫聲：『啊呀！不知是岳元帥手下將官，多多有罪了！』連忙解下繩索，再三請罪。張保道：『原來是個好漢。請問尊姓大名？』那人道：『小弟覆姓歐陽，名從善。只因宋朝盡是一班奸臣掌朝，殘害忠良；故此不想富貴，只圖安樂，在此大江邊做些私商，倒也快活。你家元帥，沒有主意，由他送了江山，管他則甚？何苦捨身爲國？我聞得：岳元帥過江去，到平江路，就奉旨拏了。又聽得：有個「馬後王橫」，被欽差砍死。就從那一日起，禁了江，不許許客商船隻往來，故此不知消息。』張保聽了，大哭起來。從善道：『將將軍休哭！我送你過江去，休要弄出事來！』一面就去把船撐開。到了僻靜岸邊，說道：『將軍小心上岸，小弟不得奉送了！』張保再三稱謝，上了岸。那歐陽從善自把船仍搖過江去了。

張保當夜就在樹林內蹲了一夜。等到天明，一路望臨安上路。路上暗暗打聽，並無信息。一日到得臨安，在城外尋個宿店安歇。次日挨延城去，逢人便問。那一個肯多言惹禍？訪問了幾日，毫不知情。一日清晨早起偶然走到一所破廟門首，聽得裏邊有人說話響。張保就在門縫裏一張，只見有兩個化子，睡在草鋪上閒講。聽一得個道：『如今世界做什麼官！倒不如我們化子快樂自在，討得來就吃一碗，沒有就餓一頓；這時候還睡在這裏，無拘無束。那岳元帥做到這等大官，那裏及得我來？』那一個道：『不要亂話！倘被人聽得，你也活不成了。』張保聽見了，就一脚把廟門踢開；那兩個化子，驚得直豎起來。張保道：『你兩個不要驚慌。我是岳元帥家中差來探信的，正訪不出消息，你二人既知，可與我說說。』那兩個化子，只是撒撒的抖，那裏肯說，只說：『小……小……人……人……們……們，不曾說什麼！』張保就一手將一個化子提將起來道：『你不說，我就攢殺了你。』化子大叫道：『將爺不要著惱，放了我，待我說。』張保一手放下道：『快說快說！』那化子土神一般，對著那個化子道：『老大，你把門兒帶上了，站在門首探望探望；倘人有走來，你可咳嗽一聲。』那個化子走出廟門，把這門忙掩上了；便道：『秦

槍陷害岳爺；又到他家中去將他公子岳雲及將軍張憲騙到這裏，就一齊下在大理寺獄中，不知做些什麼。若有人提起一個「岳」字，就拏了去送了性命；因此小人們不敢說。將軍千萬不要說是我阿二說的吓！」張保聽了這一席話，驚得半晌作不得聲；身邊去摸出一塊銀子，約有二兩來重，賞了化子，奔出廟門。

再回到下處，取了些碎銀子，走到估衣店裏，買了幾件舊衣服；又買了一個筐籃，央人家備辦了些點心酒餚，換了舊衣，穿上一雙草鞋，竟往大理寺監門首，輕輕的叫道：「裏邊的爺！小人有句話講。」那獄卒走來問道：「有甚話講？」張保道：「老爺走過來些。」那獄卒就走到柵欄邊。張保低低的說道：「裏邊有個岳爺，是我的舊主人，喫過他的糧，我因病退了糧；今日特來送餐飯與他，聊表一點私心。有個薄禮在此，送與爺買茶喫，望乞方便！」那禁子接過來，約有三四兩重，暗想：「王李二位相公會分付；倘有岳家的人來探望，須要周全。落得賺他三四兩銀子。」便道：「這位爺是秦丞相的對頭，不時差人來打聽的。我便放你進去，切莫高聲，要連累我們！」張保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那獄卒開了監門，張保走進去，對禁子道：「你可知我是什麼人？」那獄卒把張保仔細一看，方纔在外面是

曲背躬身的；進了監門，站直了，卻是長長大換了一個人了。獄卒道：「爺爺是害我不得的哩！」張保道：「不要驚慌！我非別人，乃濠梁總兵「馬前張保」是也。」獄聽卒了，慌忙跪下道：「爺爺小人不知，望老爺饒我小人之命罷！」張保道：「我怎肯害你？你只說我主人在那裏。」獄卒道：「丞相爲了岳爺爺，新造十間牢房，喚「雷」「霆」「施」「號」「令」，「星」「斗」「煥」「文」「章」。岳爺爺同著二位小將軍，俱在「章」字號內。」張保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可引我去見。」禁子起來，又看了看道：「老爺這酒飯……」張保道：「你放心！我們俱是好漢，決不害你的。」那禁子先進去稟知，然後請張保進去。

那張保走進監房，只見岳元帥青衣小帽，同倪獄官坐在中間講話；岳雲，張憲卻手鎖腳銬坐在下面。張保上前雙膝跪下，叫一聲：「老爺！爲何如此！」岳爺道：「你不在濠梁做官，到此怎麼？」張保道：「小人不願爲官，已經棄官回轉湯陰——不想公子也至於此！」岳爺道：「你既不願爲官，就該歸鄉去了；又到這裏何幹？」張保道：「一則探老爺消息，一來送飯，二來請老爺出去。」岳爺道：「張保！你隨我多年，豈不知我心跡！若要我出去，須得朝廷聖旨。你也不必多言，既

來看我，不要辜負了你的好意，把酒飯來領了你的情。快些出去，不要害了這位倪恩公！」張保就將酒飯送上去。岳爺用了一杯酒，叫張保快些出去。張保走下來對岳雲張憲道：「二位爺！難道也不想出去的了麼？」二人道：「爲臣盡忠，爲子盡孝，爹爹既不出去，我二人如何出去！」張保道：「是小人失言了！小人也奉敬一杯。」二人道：「也領你一個情。」那倪獄官與禁子看了，俱皆落淚道：「難得難得！」岳爺又道：「張保出去罷！」張保道：「小人還有話稟上。」復上前跪下道：「張保向蒙老爺擡舉，不能伏侍得老爺終。小人雖是個愚蠢之人，難道不如王橫麼？今日何忍見老爺公子受屈；不如先向陰司，等候老爺來伏侍罷！」遂立起來，望著圍牆石上，將頭一撞。一聲響，頭顱已碎，腦漿迸出而死。後人有時歎之曰：

拌將一死報東君，忠義原來似憲雲。

地下王橫如聚首，馬前馬後總超羣。

那倪獄官看見，心中十分傷慘。岳雲張憲痛哭起來。獨有那岳爺哈哈大笑道：「好張保！好張保！」倪完道：「這張總爺路遠迢迢趕來，爲不忍見元帥受屈，故

此撞死！即發不其憐他也罷，怎麼反大笑起來？」岳爺道：「恩公你有所不知：我們「忠」與「孝」與「節」已經有了，獨少個「義」字；他今日一死，豈不是「忠孝節義」四字俱全了？」說罷，放聲大哭起來。衆人無不下淚。岳爺哭了一回道：「望恩公將他的尸首周全出去方好！」倪完道：「這個不消帥爺分付。」即刻差人去報與王鵠李直知道；將尸首擡在後邊。直到黃昏時候，王李二人將棺木擡來，把尸首從牆下吊出收殮，釘好材；頭上寫著：「濠梁總兵張公之柩」。叫心腹家人擡出城去，放在西湖邊螺螄殼內。可憐張保伏侍岳爺這好幾年，立了多少功勞，纔博得個前程；不願爲官，今日仗義死於此地！正是：

三分氣在千般用，

一旦無常萬事休。

不如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